旅行雜誌

勝利後的廬山
甘棠湖與鄱陽湖
大足石刻參禮
游賞台北市
蘇州今昔

廬山烏龍潭



民國三十五年
七月號
第二十卷・第七期

CHINA TRAVELER
Vol. 20, No. 7 · July 1946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PROSPERITY
Cigarettes
THE CHINA FOOH SING TOB. CO.
紅金香煙
品質始終如一
PROS PERITY
紅金
20 CIGRETTES
中國福新煙公司總廠圖
出品精良
歷史悠久

華大企業股份兩合公司

HWA DAH DEVELOPMENT CO., INC.

24 CENTRAL ROAD. SHANGHAI, CHINA

Phones: 18870-13247
Telegraphic Address: "WDADEVELO"
Codes: Bentleys-Complete & Second
ABC-6th. Edition Acme

中央路廿四號
電話一八八七〇 一三二四七
電報掛號五四七八

出口部

桐油，鵝鴨毛，牛羊皮，藥材，薄荷腦

進口部

化學原料顏料

燒鹼，保險粉，黑灰，鋅養粉，小蘇打
漂精，甘油，金銀粉，炭酸鈣，炭酸鎂
硫化元，硫化鹼，過氧化鈉，氯酸鉀，氯酸鈉

五金電器

馬達，鋼板，角鐵，洋元，洋釘
白鐵皮，黑鐵皮，電線，乾電池，鋅板及
一切機器工具

建築材料

水泥，鋼條，鋼窗，活動樓房，活動寫字間
活動住宅，活動廠房，

雜類

香煙，咖啡，玻璃皮包，原料，肥皂粉，防水
火藥劑，油漆塗料，香煙紙圈

船舶部

出租
買賣　沿海內河輪船
航行

美國新到 MR. O.K. 咖啡

品質高貴・
氣味芬芳・
眞空瓶裝・
歷久不變・

每瓶
・國幣三千元・

到處有售



華大企業
股份兩合公司
獨家經理

民生實業公司

現有輪船九十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渝申線　渝嘉線　渝瀘線
渝津線　渝滬線　敘屏線
渝宜線　渝萬線　渝碚線
渝敘線　渝長線　渝合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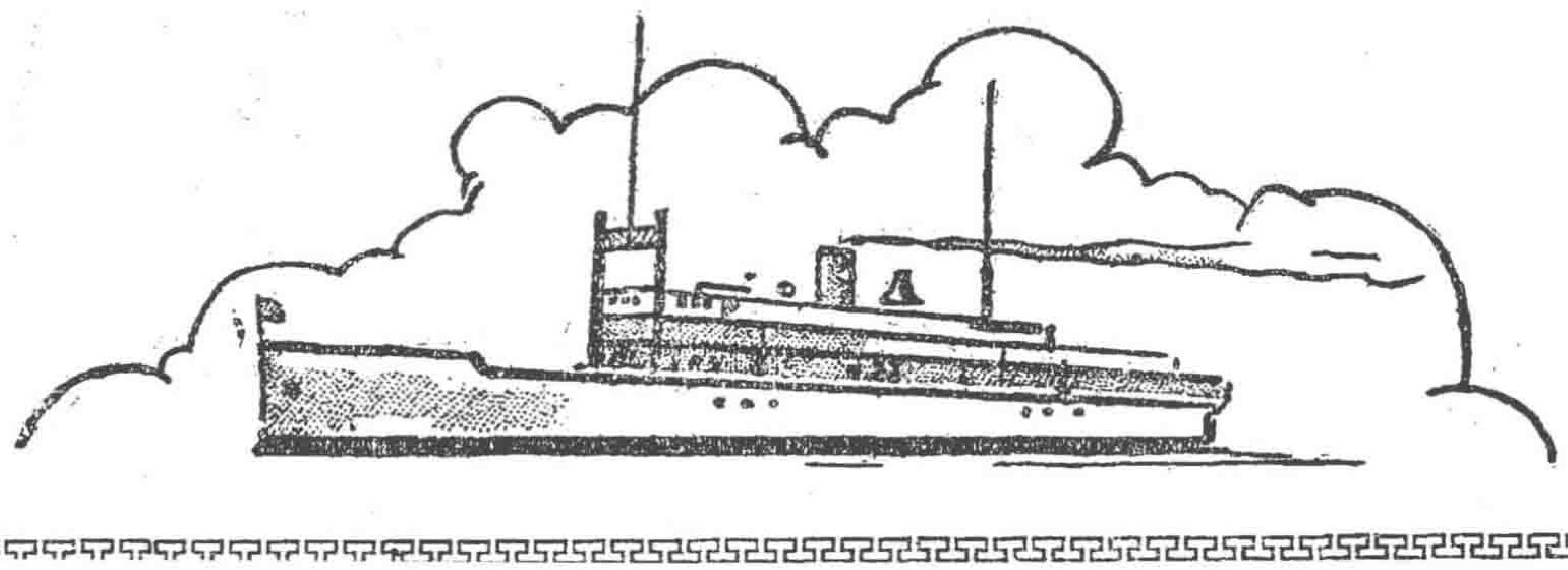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總公司　重慶朝天門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外灘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南京　漢口　宜昌　萬縣　陪陵　長壽
瀘洲　敘府　樂山　北碚　合川



三八香煙



愛不離口

中國和成煙草公司

亨利肥皂

電話購貨
隨接隨送

TEL.
82311
87910

經久不縮
經濟耐用

亨利皂燭鹼廠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及門市部
地址：太平橋西門路口

註冊商標　謹防假冒

樣樣
好吃

全國聞名　質料精美

名點
名菜

喬家柵湯糰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別有情趣雅座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號　電話：七四一七四號



中華洗染商店

STANDARD CLEANERS

1264 AVE. JOFFRE　　霞飛路一二六四號

歷史悠久
技術高超
中西衣飾
窗帘地毯
一經洗染
煥然如新
歡迎顧客
惠臨指教

本公司爲旅行客家便利起見洗件四天
交貨特別迅速電話接送七一八五三號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卷 七月號 目次

勝利後的廬山初夏……余靜軒……一
甘棠湖與鄱陽湖……朱偰……八
接收人語（中）……程志政……一一
大足石刻參禮……王仲博……一六
美國的新游覽區……家楠……二三
陝滬行役……藍士琳……二五
廣西融縣記游……馮朱棣……二九
北碚・溫泉之勝……黃大受……三一
美國的新游覽區（美術圖景）……三九
台北市剪影（美術圖景）……四〇
夾道濃蔭中游賞台北市……予風……四三
袁壩驛小景……曾魯……四七
銅鑌驛的夏天……趙捷民……四九
西北邊地拾異（五）……陳澄之……五一
蘇州今昔……趙德厚……五六
歐美采風記（五五）……沁明女士……六五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五）……葉勁風……七三
北甯路火車時刻表……八〇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伍千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 2000 圓


鵝牌咖啡茶
三星牌
糖果
香甜濃潤
高人一等
到處有售
三星咖啡製糖廠出品

廬山——避暑的金都，
恢復健康的聖地，
返老還童的仙府。

勝利後的廬山初夏

余靜軒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
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望廬山瀑布水」（張九齡）

一　牯嶺——這抗戰勝利的發祥地

我們幸而還不十分健忘的話，總還能記得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在蘆溝橋，發動侵略戰端之後，蔣主席一連兩次召集國內各界賢達、學者、專家，舉行商討國是的談話大會，一次是七月十五，一次是同月廿六日。這全國性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會，召集的地點，就是廬山牯嶺。

廬山自古以來，早為出塵脫俗的人，退隱的所在，也是騷人墨客遊覽遣興的風景區，也是巨儒學者退休養性和講學的理想地點，可見廬山自有她許多描述不盡的好處，更無庸筆者重複渲染。

可是，自從有了這次的浴血抗戰，又有了這曠古以來的抗戰勝利之後，不用說，這座匡廬，除了「靈山多秀色」之外，又在我國歷史上，贏得了抗戰勝利「發祥地」的一個美封號了。

二　我與廬山——結不解緣

筆者自十歲負笈潯陽，入校以來，朝朝暮暮，晨興之後，入睡之前，對這高矗入雲的靈山，多少總要看上幾眼。這看上幾眼的成分中，根據現在的回憶，分析當日的心境，大概包括了不少所謂「遐想」吧。

在校三四年之後，英文老師胡其柄先生（即戰前光華大學註冊主任）替本級選了歐文雜記做課本。讀到「一夢二十年」的一篇，開首一段，描寫卡沓爾山景的文字，認為這段文字，簡直就是遠眺匡廬的寫照。其中有幾句，至今猶能依稀默誦：

——沿江而西，山勢巍然聳立，威鎮遠近四鄉。

——當季節更代，或天時變演，甚且每日每時，山色且多變幻不測，遠近村婦，乃依其變幻，以為風雨之預測，如讀風雨表然。

——每屆天朗氣清之日，山色蔚然，其偉岸之輪廓，乃深深印入晚際碧空。時或滿山風景入畫，而峯頂乃集雲如冕，返映夕陽，輝皇有如王冠。

——江上旅人遙睇，山中茂林深處，紅角翠瓦，閃爍其間，乃恰當山嵐沒入新綠之際……

（註——以上係節選該雜記原文數句，以意譯之。）

然而除了匡廬的風景之外，當日的遐想中，恐怕還有些神仙怪異的憧憬，那是平日閱讀了些神怪小說的影響；以為像這等深山大澤，定有

許多仙人怪物隱居其中。

筆者對於廬山，雖然朝夕見面，有了這許多的景仰和憧憬，始終却是處在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局面。湊巧，就在讀着歐文雜記的暑假中，意外獲到一個機緣，居然隨着幾位同學，到了素日嚮往的牯嶺。

可惜童年的心理，最大毛病，還是沒有定見。照理，平日既是朝朝暮暮的心嚮往之，這次能以親身登臨，就應當好好的欣賞一下沿途的風景才是。誰知幾個同學在一起，從學校到蓮花洞的這一段，就在嘻嘻哈哈中過去了。起步登山，頭一段大概就算爬山競賽吧。其後一段，却是胆顫心驚，如履薄冰式的翻越剪刀峽。

（當年新路未築，欲達牯嶺，最後的一段，約六七里山路，必須經由剪刀峽。剪刀峽的形勢雖非鳥道羊腸，却也十分險峻。所以一般胆小的遊客，到了這一段，轎上坐着也怕，路上走着也怕。後來聰明人發明了一個方法，自己坐在轎上，叫轎夫把轎子調轉頭來抬着走；如此坐在轎上，乃是以退為進，却必須雙手把住轎上扶手，兩目觀天，百事不問，把整個的性命托付在轎夫的一雙脚上。）

這一次在牯嶺，共住了十二天。頭個十天內，終日忙忙碌碌的聽講、球賽、筆記、演說、唱歌，胡胡塗塗的混過去了。本來在這第十天下午，就應當下山。會中忽然收到消息，聽說山脚到十里鋪一帶，掘了戰壕，不放行人。當時少年心性，頗想下山看看熱鬧。無奈主持會務的人，不允下山。這是二次革命時，九江當地的一段插曲，所以兩天之後，也就完了事。

綜計這一次登山，舉凡尋勝、探幽、遊覽風景等等，一概蠲免，祇是賸下一點旅行的憧憬而已。

匆匆一二年之後，又是一個夏天，全國有征蒙的傳說，因為蒙古鬧着獨立。幾個留校度暑的同學，大家一商量，議定第二天準定舉行一個遠足旅行，作為征蒙的預演。遠足的條件，（一）遠足範圍，以牯嶺為目的地，必須當日往返。（二）晨起五句鐘飽餐一頓之後，立即起程，往返途中，只准飲水，不准進食。（三）起程後，六人必須同行，預定在牯嶺逗遛半小時，然後返校。（四）下山返校，係競走性質，頭二三名抵校者，可獲「征蒙大將」榮銜。（五）各人起程之先，由其他同學搜查一過，隨身除已穿戴之軟帽、單衫、短褲、雙鞋之外，僅許攜帶毛巾一條。至於錢鈔及可易錢鈔之物，一概不得夾帶。

記得當時正是伏天，赤日當空，暑氣蒸人。吾等一行六人，早六時動身，行二十五里，抵蓮花洞，才八句鐘。休息約數分鐘後，即首途登山，（上山十八里，約抵平路四十餘里。）抵牯嶺街，才十一句半。六人相偕在禮拜堂及網球場繞行一週之後，為取信於其他同學計，乃臨時動議，往謁胡其柄老師，作為曾抵牯嶺憑據。

惟胡老師及師母，一聽了我們此行的計劃及條件，立刻收了慈祥的笑臉，命令式的叫大家坐下，不吃飯即不許下山。胡老師是當日校中大家最敬畏的教師，因他篤奉宗教，宅心仁厚；却是令出必行。六個人碰到這種尷尬的場面，都感到極度的不安。遵了老師的命令，就毀了我們的誓約；全了誓約，就要得罪老師了。

這時，同行中一個年齡最大，詭計最多的張大帥，撒了一個瀰天大謊，說是「想去看看牯嶺大街，看了即來午餐」。好在菜飯還得一會才能備齊，胡老師料着我們也不敢撒謊，便允許了。我們六人就此一溜煙，向下山路直衝了去。到了剪刀峽底，聽得有人在嶺上大聲喊着；回頭一看，原是老師的大令郎嗣仁兄，在追捕我們這羣逃犯。

歸途競走的成績，以梅南嶺兄為第一，下午四時零抵校。其餘位次不大記得。僅記得六人中有一位因枵腹旅行，成了餓病。筆者與張大帥則榮居殿軍；抵校時已是五時敲過了。

這一次登廬山的因緣，還說不上走馬看花的程度，更談不到欣賞二字了。

可是自民國五年至二十五年之中，我與廬山確屬有些結不解緣。至於究竟去過多少次，現在也已模糊不清。就中只記得民國二十年的那個夏天，才算眞正的看到了廬山的眞面目，除了遊山玩景之外，還見識到許多不輕易碰到的奇觀，這裏略記數則如下：

一　雲海雷柱　有一天在一個小茶樓上，同朋友品茗撩天，忽然大雨如注。但半小時之後，天氣忽然清朗起來。我們憑窗俯瞰，只見山下數十丈的所在，平鋪了一片白雲，一望無垠，好像從高處看平地上舖着幾尺深的白雪一般。這種景象，常遊牯嶺的人，容易見到，並不十分希罕。所最奇特的，乃是雷柱：我們正在觀賞這片雲海的時候，忽然瞥見一個所在，霍地一閃，如同金蛇一般，在雲中蜿蜒上下穿過，隱隱一陣雷聲過去，陡地從那片雲中，拔起了一個灰黑色的柱形東西，如同一座寶塔；一霎眼工夫，這柱形東西，忽地炸開，奇光耀眼，好像炸彈落地爆炸情形。約莫過了一兩秒鐘，才又隱隱聽到了一聲霹靂。這柱形的東西，據說就是雷柱。如今想來，當時所見雷柱爆炸情形，參證近日報上原子炸彈的報導，頗有相似之處。

二　日出幻景　在泰山觀日出，常常可以看到幻景。根據前人筆記，有的見過雙日，一上一下，有的見過十幾個日頭，此起彼落的跳盪；有的記着日頭起來若干高度，忽然墜下，大地一片漆黑，如同陸沉一般等等。筆者這一年在蓮谷，無意起了一個早床，却看了一個奇觀。

這天日出之前，天空還隱隱有幾顆小星，東方還不會破曉，並且有一些層雲。剛剛注視了一下，忽然隱約看見一片黑雲裏面，有一個紅色圓囫。不到一會，這圓囫，漸漸縮小，成了一個紅球，紅得極其鮮艷。再過一會，紅球下面，水平線上，忽然放出十幾條長虹，從一點發出，扇形的展開，射到天空，光華閃爍不定。其後長虹愈變愈亮，而且轉成許多鮮艷的五顏六色，黑雲中的紅球，漸漸隱去。僅僅一霎眼間，長虹陡然不見，天際才現出了魚肚色，黑雲層的各邊上，都鑲上一線紅邊金色，極其美麗。然後日頭方才冉冉昇起。



牯嶺山景

三　熱雨　有一天正在路上走着，忽然來了一陣濃霧，其濃無比，好像極厚的水蒸汽一般。濃霧過去，天空已清，忽爾大雨如注，雨點極大，一點點打在臉上、身上，好像半滾的水一樣，大約總在三四十度的熱度。這也是已往僅見的怪事。

四　巨型蚯蚓　平生最怕虫豸，尤其是蚯蚓一類蠕動的東西。這一天從遠處探友歸來，坐在蔭處木凳上歇足，忽然看見丈來遠的走道上，有一條東西在蠕動着。起先當是一條小蛇，懶得理會。忽一注意，覺得不類。臨進一看，却是一條比拇指還粗，一尺多長的巨大蚯蚓。其時烈日灼人，見這條東西在沙土路中掙扎，看樣子有些掙命的情形，便動了幾分惻隱之心，同時還想到小說上「地龍」卽蚯蚓)成仙的故事，便折了一根細竹，預備把牠撥到陰濕的地方去。牠既可以逃命，我亦可結一分善緣。誰知竹尖剛一觸到牠的身體上，見牠忽然像蛇一樣，昂起頭來，蜿蜒直前，跑得很快。這種動作，好像脫出了蚯蚓正常蠕動的範圍，有些驚人。可是不到三四尺遠近，牠又恢復了一伸一縮的正常狀態，且較前尤爲困難。我想送佛送到西天，便趕上去再要挑牠起來。那知這回却觸動了牠的脾氣，竟爾亂跳亂碰起來。跳了幾下，方才靜止，完全不能動彈了，這才把牠挑起，

往下面深壑裏一送。我想牠碰巧，也許眞能修成一條丈來的地龍哩。

還有許多奇事，此處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寫出，留待將來再記。

二　本年初夏——舊地重遊

自從民國二十五年以來，其中經過八年抗戰，計共三千幾百個日子，差不多時時是在憧憬回憶中，想念着那常遊的廬山，尤其是揮汗如雨，疫癘遍行的夏天裏。

六月初頭，偶然一個動機，湊巧又碰見一個半商業性的機會，於是打疊起精神，稍事整頓行裝，計劃上廬山作一個短期戰後復員式的巡禮；要看看廬山的面目，究竟變了多少，許多古跡名勝，受了若干損失與破壞。意料之中，獸兵在我國淪陷區內，蹧蹋了一切，何況廬山是坐鎮在江西的鎖鑰星子縣的咽喉上，頗有軍事的重要性，當然要遭遇獸兵一番任意的蹂躪了。

本來計劃在六月一日，即星期六晚，乘京滬夜車，自上海首途。預計至遲星期三可以抵達牯嶺。殊不知計劃儘管計劃，而事實仍是事實。因爲事實不許可，——購車票的困難——竟就誤到星期二還不能成行。

這麼一來，不僅商業打算上，受了相當影響，即這一番打點舊地重遊的興緻，也打了不小的一個折扣。即令焦灼萬分，仍舊一無辦法。

也是由於一個巧遇，就在星期二這天晚上，在一座酒店上，無意碰到一位四年沒有見面的老友，剛從內地復員回滬。問了他一些近年狀況之後，才提到我的行動，和行不得也的煩惱。老友說，旣是要旅行，現成的中國旅行社，爲什麼不去委託？我說我所委託的機關，比較旅行社來頭還要大得多，至今還未能動身，想必旅行社也未見得有辦法。

承老友的熱心，再也沒有多說半句話，立刻離席，踉踉蹌蹌的跑到櫃台上去打起電話來。起初我還以爲他有要事，須打電話，因此並不留意，自顧一杯一杯的自斟自酌。一壺過去，又是一壺。約莫過了一頓飯的時間，只見老友笑嘻嘻地的走了來。「行了」。他說「一切都行，明天早車，下午到京，趕巧晚上就可上船，後天，也許大後天一早，就可到九江了……」

那有這麼巧這麼痛快的好事？據老友說：「除了星期六星期日之外，買車票雖不大易，也並不太難。這一次却是特別機緣，因有預定車票的人，臨時退票，剛剛補上了空子。」

第二天一早上車，當晚果然上了船，第三天夜晚就安抵九江。幸虧沿途都有旅行社的照料服務，在星期五的中午，終於抵達牯嶺。

因知溽暑已屆，滬上人士必有許多要上牯嶺去歇夏者，所以將筆者這次廬山巡禮見聞，拉雜寫些下來，聊供參照：

下關旅館，坐更守夜　南京的旅館，設不早先預定，臨時恐連坐的地位，都難找到。因此過路行客，多有在車站待車室，打睡過夜者。

筆者到了下關，在旅行社招待的地方候船，用了晚飯，忽然想起有個朋友，最近住在後街新源客棧，左右無事，便去看他。到了該客棧一打聽，那位朋友，早已他遷。正要回頭，瞥見一位舊交，從樓上下來。一問，他說在南京有兩天耽擱，城內的旅館，連站的位置也找不着，這裏還幸弄到一個容膝的地方。仔細問明白了，原來他所謂容膝者，乃是走道上，排了一張藤椅，夜裏就坐在那裏，打打磕睡；好像旅館聘請他來坐更守夜的。爲什麼不好好的睡睡呢？他說偶一睡熟，就得損失幾百CC的鮮血，因爲南京臭蟲，仍舊發達得很。

小孤山風景依舊　船過湖口，已在華燈初上時候。這時是農曆初八九，所以月色如洗。乘着月色，看見小孤山仍舊靜靜地立在江心；山上廟宇，依約看得出來，似乎還有些燈火。

九江的一夜　九江自從淪陷之後，情形十分蕭條。勝利以來，經過半年以上的整頓，據說並無十分起色，原因是經過敵僞兩醜，搜索過甚的緣故。筆者由旅行社招待，在龍開河西一馬路大安旅社過宿。照理應該要去訪問幾位同學，一者由於戰亂，不免流離；各人是否已經回到自己的家鄉田園，不得而知。並且第二天須乘早登山，且沿途勞頓，以提前休息爲宜。再者大街城內燈火昏暗，並不宜於夜行，故此作罷。

蓮花洞——役人役已問題　筆者在民國二十年以前，到了蓮花洞，

對於登山問題，決不猶移，必是請教自己兩條尊腿，徒步登山。到了民國二十五年，已到中年，就有些考慮起來：還是役人？還是役已？役人就是乘轎，役已當然是勞動兩腿。其時的結果，仍是役已，並且還獲到大大的勝利；換句話說，徒步登山，到了小天池，並不覺得十分疲倦；而且休息了一夜之後，分外頑健起來。


登山肩輿

自從經過抗戰之後，誰也不敢担保自己的健康程度。至於體力方面也許要打一個倒六折。缺乏營養，那是當然。精神的摧毀，由於焦慮、苦悶、失意、失望；意外的一時興奮，一時蕭索等等，更不知道要打什麼折扣。並且，十年到底不是一個短時期，體力的自然衰退，也是事實。

因此這次到了蓮花洞，再三考慮起來：役人？役己？旅行社何君，認爲筆者在打算盤，不便多所建議，只是說社中轎夫，個個穩健；素有訓練；也決不敢例外需索云云。這眞有些隔靴搔癢了。筆者雖窮，然而最怕人說窮；於是決定了辦法——轎子儘管雇了，並日雇了六名轎夫，可是不到力竭氣斷，（註：乃丹田之氣，並非呼吸）決不上轎。

牯嶺的山轎與重慶的滑竿不同，轎身爲籐製，其形式與背椅相似，人坐其中，左顧右盼，甚爲舒適，晴天晴蓬遮避陽光，雨天有雨篷以免淋漓，轎桿爲粗木製成，坡高途遠，需用轎伕四名肩抬，至體重者猶需加伕二名。轎伕訓練有素，有一定步法，人坐轎中，根據以往經驗，但覺其振盪有一定韻律，往往催人入眠。山轎有公轎，私轎兩種：私轎爲附近鄉民自置，自行營業，然其秩序至爲不佳，旅客人數少時，羣相爭奪，或貶低轎價，以爲競爭，以致毆鬪常生；旅客多時轎子不敷分配，則又奇貨可居，任意抬高轎價，管理至爲不易。廬山管理局有鑒於此，遂自民廿三年起辦理公轎，委託中國旅行社承辦，改善設備，管理轎工，分班排列，秩序井然，經九年抗戰停頓後，中國旅行社現又恢復服務了。

經過十八灣、竿笠樹、竹嶺窩、踏水河，一路平安，兩腿聽話。看見沿途風景依舊，並未遭到日寇踐躪，又聽到鳥語松風，和着潺潺的澗流，自成一種天籟，不覺心神大暢。一到好漢坡，一個千多步而又不規則的石級，我想這該是一個體力的大測驗了，心下有點忐忑。正要鼓起精神，澈底測驗自己的氣力一下，碰到六位過分客氣的轎夫，偏生主張要來攙扶。

自轎夫立場而說，好像無功受祿，有點不過意。而筆者對於這番好意；非但不領情，反而覺得是一種西洋侮辱，於是祇得也西洋式的說，「謝謝好意；我倒要試試看」。

祇略略小憩了兩次，居然把這段測驗經過了。到了坡嶺，自己有些不放心，便坐在路旁石凳上，把大腿、小腿、脊尾各肌肉，仔細查檢一下，不覺心下泰然；因爲各部肌肉及經絡，絲毫沒有强直狀態，知道自己並還不老。

剪刀峽探險　自從月弓塹到小天池而抵牯嶺，開闢新路以來，剪刀峽的舊道，當然無人過問了。因爲從月弓塹到峽底一段路，曲折盤旋，十分險巇，一直要下到谷底。谷底踄過山澗的一段，過橋倒不成問題，

只是那幾百丈掛下來的一股急湍，或則盤旋激盪，或則勢如奔馬，直射橋下，且響聲雷鳴，叫人看了聽了，神經稍弱的人，固然有些心驚魄動，即體質素強的，也不免目眩神暈。

筆者這次旅行，所負特殊使命，乃須親自觀察剪刀峽對於建設纜索車工程的可能性，因此必得探險一番。這段因緣，乃由於十餘年前慎昌洋行受某企業公司委託，有意建築纜索車代步，免除遊人跋涉的計劃；那套建築說明書，就是筆者迻譯的。

這段探險問題，事前未與旅行社說明。到了臨時，才向轎夫發表，請他們派出兩個人伴同我隨行，議定伴遊費每人二千元。其餘的四人和轎子，可到牯嶺去銷差。

問題並未經人反對，可是從那幾位勞工神聖的轎夫表情上看來，覺得筆者這等行徑，有些特殊，不免驚訝。

出乎意料之外的，這一段路，並無想像上的那等困難。事先認為廬山自經淪陷，日寇視為用兵重地，必是實行封鎖，不准出入；必是亂草荒木，蔓長橫生，所有路徑，必定荒蕪湮沒。殊知身臨其地，原有一切姿態，與前並無很大差別。探詢轎夫，方才曉得，在日寇盤據時期，當地山民仍在原地掙扎度日。採樵燒炭、種植、等等，仍舊在惡勢力壓罩下，盡力厮混下去；因為不如此就不能挨命。幸而如此，所以「山徑猶可循」，而我的使命，也就可以達到了。

牯嶺大街繁榮可卜　筆者到牯嶺的時候，還算夏初，登山的人並不很盛。但牯嶺的繁榮，則可預卜。所有旅舍都已大事刷新，沿街店舖酒樓已有擇吉開張的。據旅行社和某機關的意見，今年的廬山勝況，或將超過戰前最勝的時期：因為根據旅舍的預定，新舊屋主的房舍修理，建築公司的忙碌，公共會集的期約計劃等項，都是在說明今年暑期的熱鬧。



牯嶺市街

廬山繁華，全在牯嶺，除市街外，依山上下全是西式洋房，紅樓處處，掩映樹間，坐聽流泉，仰觀浮雲，可以消暑忘慮，開窗見山，俯視見雲，牯嶺本身即似一個大花園，不必四出探勝；但筆者遊興正濃，於完成此行職務後，復偷一日之暇，圍繞牯嶺匆匆遊覽一週，以尋昔日夢痕。

在筆者下山之前，聽人傳到了一個消息，說江西省政府已擬定今夏七月二十到八月二十，在廬山蓮谷或牯嶺傳習學社，舉辦暑期學術講習會，預算經費五千萬元，設教育、體育、英文、數理、化學、博物、文學、史地八組，講師皆係一時名流專家。全國青年協會，也有一個類似的計劃。又聽說由九江至蓮花洞公路長十三公里，翻修經費已呈由中央公路總局撥給。為爭取時間計，先由公路處在中央撥到各工程欵項下墊付二千萬元。潯牯電信路綫，現經交通部電訊總局積極整修，一二週即可通報通話。以牯嶺為中心至各名勝風景區之道路，則早由日俘修築竣事，山中風景區及各種建築物，亦均在大事整理。　蔣主席官邸，亦將修葺一新。

牧馬廠築商用機場？　到了牯嶺的第二天，遊巡黃龍山九奇峯下的金竹坪。此處古時有千佛寺，今已湮沒。其西有一所種植公司，即舊日

的牧馬廠，面積平而且廣。戰前若干年，本來有在此處開闢飛機場的計劃。我想這種計劃，亦非不可實行，因爲大部分的旅客，都以上山越嶺不易，因此裹足不前。假如利用飛機登山，就可免除這種困難。並且除了牧馬廠之外，還有好幾處也可修築跑道。假如能購用美國最近生產的直降飛機，這一切都無問題了。

除了利用飛機和建築纜索車之外，還有一個可能，乃開闢盤山汽車道。據專家的意見，這種計劃，比較纜索車更要實際，因爲車道的路線，很容易劃定，只要高處的仰角不超過三十度，普通汽車就可馳駛了。問題只要這筆建築費不過分巨大，就可着手。官辦商辦，或官商合辦，皆無不可。要曉得有些人對於纜索車，絕對不敢嚐試，對於汽車，倒是信賴得過哩。

天池小龍仍舊無恙　筆者第一次見到小龍，（如小型鱷魚，四足長尾，足有五爪，青鱗白肚，形似守宮，頭尾約長五寸。）乃在黃龍潭，而不在天池。據說黃龍寺住持，因小龍魚可以號召遊客，故從天池分了些過來，養在黃龍潭裏。無奈此魚，生殖不繁，且一個不留神，就要被人偷光，因此一到夏季，遊客來了，就要分神監視。記得筆者童年第一次所竊一尾，未到蓮花洞，就翻了白肚，回到西天八寶池去了。第二次到手兩尾，半路被和尙追了回去。這次重遊黃龍寺，看見小龍們仍舊在潭水中自在游泳，心中甚喜。回憶童年情形，躍躍欲試，無奈和尙尾隨不釋，只得罷手。

「原子保姆」功不可泯　這一次短期旅行，由滬而京而潯而廬山，又由廬山返滬，往返順利舒適，實賴旅行社的沿途照料，妥爲佈置一切，且甚經濟實惠，所以樂爲旅行者告。自有廣島原子炸彈後，滬上即有原子食品公司，原子鞋，原子飲料，原子雞，原子八寶飯，原子……。他們把「原子」二字，作最新或最摩登解釋。我想旅行社爲旅人打算，佈置旅行事，惟恐不週到，如同保姆，而一切手續又採用最新簡快方式，因此給旅行社上了一個尊號「原子保姆」，聊表感謝之忱。關於其他足跡所至，及一切感想，另待有暇，再爲報告。

卅五年，六月，下旬，滬上。





甘棠湖與鄱陽湖

朱偰

甘棠湖

煙水亭邊望　匡廬嶺萬重
雲鬟凝翠黛　月鬢倚芙蓉
縹緲香爐影　崔嵬太乙峯
長懷高臥石　衣履有餘蹤

九江之有甘棠湖，前臨大江，却負廬山，湖光山色，相得益彰，亦猶杭州之有西湖，西昌之有邛池，為該地生色不少。蘇子瞻嘗謂『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若從甘棠湖上望廬山，雲鬟凝翠，月鬢含黛，香爐太乙諸峯，倒影水底；煙雲變幻，盡入望中，廬山之眞面目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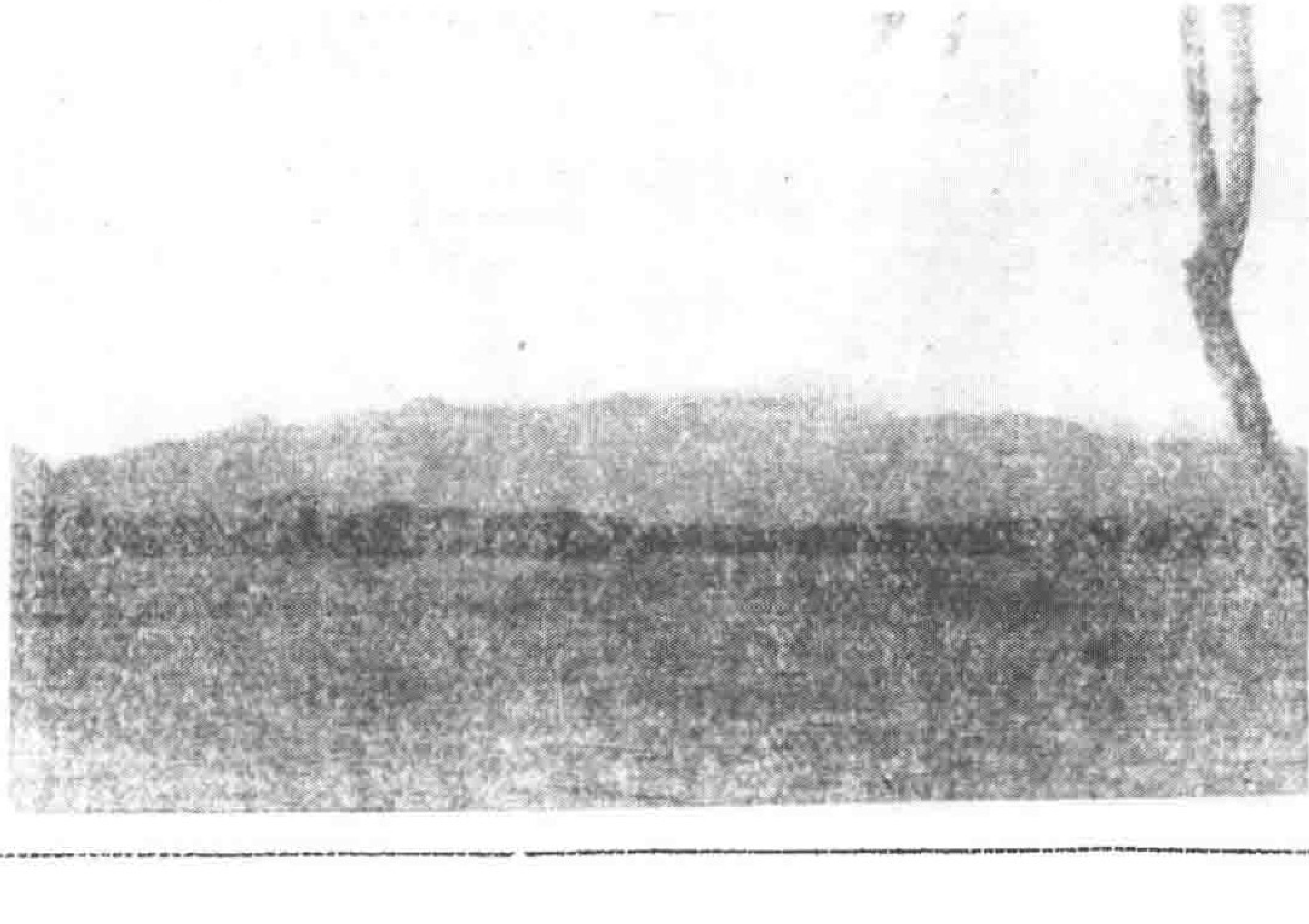
煙水亭

甘棠湖寬廣十餘里，中有煙水亭，樓臺蕭索，掩映柳絲菰蒲間，頗似嘉興煙雨樓。所不同者，亭正對廬山，山光含翠，湖水拖藍，每當廬阜雲生或長江日落之際，景至巨麗。余有句云：『雲生廬阜層巒白，日落長江野渡黃』，蓋卽景之作也。

琵琶亭

湖東有琵琶亭，相傳係江州司馬送客之處，登臨其地，猶令人心有餘悲。舉目四望，大江東去，廬阜南橫，山川風景，不殊疇昔；秋來楓葉荻花，蕭瑟猶如當年。樂天歿且千載，但其一種天涯淪落同情之感，則深入人心。登臨其處，為之低徊不止。甚矣文學感人之深也！

甘棠湖望廬山



鄱陽湖

我國大湖，洞庭而外，首推鄱陽。洞庭承湘資沅澧四水，匯為八百里之巨浸；鄱陽亦匯贛江修水上饒江諸水，成為六百里之洪澤。且洞庭所匯之河流，多兩湖溢地之水，

五六—〇一六

故濁浪排空，而不免獷悍；至鄱陽所匯之水，則多發源深山幽谷，水清可鑒，明瑟宜人；且有廬山株嶺，爲之掩映，五老逞奇，九疊聳秀，是又洞庭之所不及也。

含鄱口

從廬山望鄱湖，以含鄱口爲最佳。游人自牯嶺南行，至含鄱嶺，爲廬山南北之分水嶺。初登含鄱嶺，尚不見鄱湖；及至含鄱口，雙崖鐵裂，萬丈石開，口向鄱湖而峻，勢若可呑彭蠡，故以爲名。余嘗於向晚至其地，落日乍霽，暝煙初散，鄱湖澄澈，萬頃流碧。湖中諸山，飲翠嵌沙，如琉璃盤中，略置水石，爲之歎觀止矣。

由廬山直下鄱湖

由廬山下鄱陽湖，道路甚多：往星子者多取道含鄱口，而游大孤山者則往往道出小天池。由小天池循路東下，可七里許，爲碧龍潭，俗名王家坡瀑布者是也。碧水一潭，粼粼生紋，迎面懸崖上，飛雲濺雪，滾珠碎玉，雙瀑倚空，裊裊而墜。潭中橫巨石，上鐫碧龍潭三字；潭水玲瓏澄澈，環映倒影，石平如鏡，可坐可臥。仰望天光開闔，雲影離合，丹崖翠壑，掩映生寒。下瞰彭蠡浮碧，孤山映翠，四顧蒼茫，洵爲煙霞深處。再東行爲馬祖山；直下湖濱，即爲姑塘，舊稱女兒港。鄱湖千頃，水天一色，風帆沙鳥，浩渺無際，儼然大海之濱矣。

大孤山

渡湖有石山屹立湖中，是爲大孤山，大孤山者，與彭澤之小孤山相對稱也。大孤山一稱鞋山，六朝時所謂獨石。潯陽記云：『山形如鞋，高數十丈，大禹嘗刻石紀功。有乞食鳥，嘗逐客舟行，舟人搏飯投之，則接食，高下不失。』山壁峻峭，高數十丈，上有浮圖，屹立中流，古樹鬱蒼，怪石礴砢，洵爲鄱陽湖最勝處。陳文德大孤山詩云：『誰削青芙蓉，獨插彭湖裏？平分五老雲，遠挹九江水。日月共呑吐，煙霞互流徙。大力障狂瀾，與天地終始。』亦清新可誦。

鄱陽湖夕照



橫絕鄱湖

從湖口放舟，橫絕鄱湖，直駛南昌，可一日程。湖光浣翠，山色映碧，而天淡雲閒，水不生波，宛如行於瑞士之鄱潭湖。回首廬山五老，漸遠漸杳；僅餘漢陽峯尖一點，猶浮沉於水天縹緲間耳。

接收人語（中）

程志政

暮色蒼茫裏到了故都

記者於卅四年十月十四日離開南京，兩小時後，飛機降落在濟南機場。濟南機場跑道寬廣，規模宏偉，滿停着塗上太陽旗的敵機。這些敵機裏面，聽說還有許多是自殺飛機，專門用來轟炸英美軍艦的，當自殺飛機起飛以後，即無法降落，駕駛員的唯一任務是把飛機俯衝軍艦，機和人一齊撞在艦上，同歸於盡。最初英美對着這個「新武器」很感到煩惱，軍艦—尤其是航空母艦——受創的不在少數，後來他們研究好了對策，自殺飛機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和南京機場一樣，濟南機場是冷清清的，一會兒開來了一輛滿載士兵的軍用汽車，荷槍實彈，如臨大敵，他們都是航空委員會的防護員，因爲沒有接到我們停留的信號，忽然看到我們降落，恐怕有什麼別情。爲首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精神飽滿，態度從容，我們接談之後，才知道他也是交通大學的畢業生，他說：濟南四郊不靖，共軍時思蠢動，機場附近，就是他們的勢力，言下大有談虎色變之意！

我們的飛機在濟南機場預定要停一小時，因爲美國記者魯斯那時在歷下觀光，要和我們同機飛平。我們利用這一小時的時間到附近的小村落去果腹，鄉下人看見我們，眞親熱極了！可巧我們裏面有一位是山東人，和他們更談得起勁，一村的男女老幼把我們團團圍住，煮鷄蛋，蒸窩窩頭，送生梨，忙得他們不可開交，後來付錢，他們又堅決不受，好容易才勸服了他們收下，那時華北僞聯幣十元合法幣一元，所以物價比上海還要低廉！

回到機場，魯斯先生還沒有到，大家席地而坐，閒談了好一會，我們看看已近下午四時，再遲便無法北飛，正在焦急的時候，幾輛汽車飛駛而至，跳下了十餘位貴賓，除了魯斯以外，送行的有山東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副長官李延年等，機場也頓時熱鬧起來。一會兒，我們的飛機升空了，經過了一小時的航程，北平已在眼底了，北平本是美麗的都市，在空中俯瞰，尤其嫵媚動人，北海的白塔，太廟的古柏，都是十年來時時所懷戀的，飛機繞城一週，便在南苑機場平安降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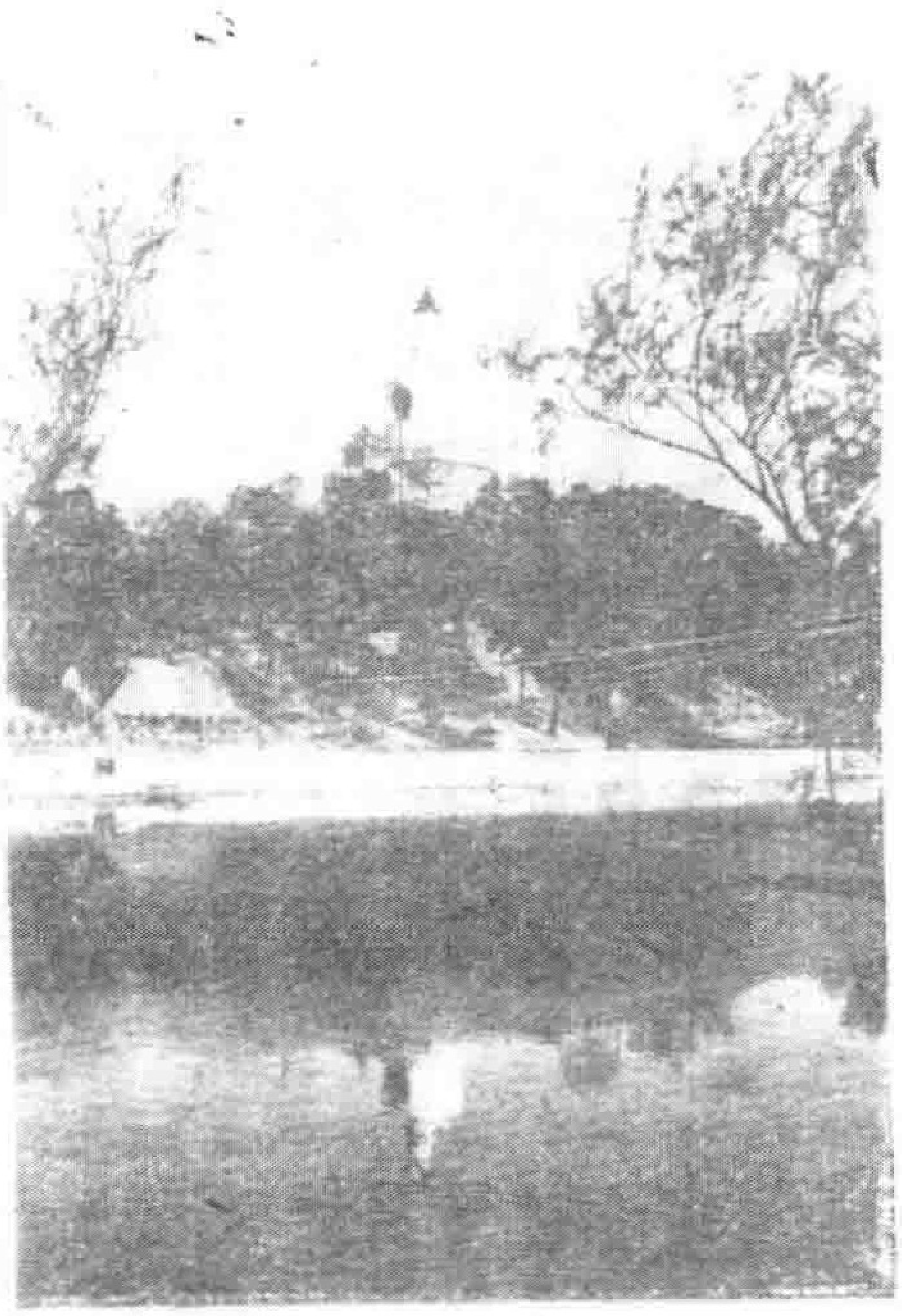
北平中航公司也沒有人在場照料，我們看看日薄崦嵫，對於如何進城，確是担着心，會計人員還隨帶着三萬萬的法幣，堆在草地上，也兀自放心不下，好容易和交通部特派員辦公處事務課通到了電話，在黃昏時候，派來了一輛卡車，一輛小轎車，卡車裏由四個衛士把手槍口向外指着，深恐暴徒們來搶刼鈔票，據說南苑至北平城裏，一路不甚平靖，當時國軍到平的很少，警衛力量，祇及外城爲止，郊區便難免有匪徒出沒，我們坐在車裏，凝神攝氣，似乎樹林裏會閃出一股人馬來，直到進了永定門，方纔放了心，經過天橋前門大街一帶，燈光慘澹，市面很不景氣！一會兒到了天安門，白石欄杆，依然無恙，故宮歷盡滄桑，外觀上並沒有什麼異樣，汽車在南河沿歐美同學會停住了，這便是交通部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的臨時處址，在那裏我們看到了不少熟人，特派員石志仁先生，愷悌慈祥，向我們問長問短，吩咐我們休息了便去吃飯，一羣人好似家人重逢，愉快異常！

敵僞時代的華北鐵路分區辦法

當晚我和接收平綏鐵路的負責人楊莘臣（毅）見了面，楊先生比我早來兩星期，他是交通界的前輩，歷任各鐵路的機務處處長和交通部鐵道部路政司的幫辦，爲人謙冲，最受屬下的愛戴，他雖已五十六歲，因爲勤於習拳，遇事樂觀，望上去還不過是四十歲左右，精神尤其健旺，他和記者見面以後，便談了一陣關於接收準備的許多問題，他充滿着樂觀，我自然

也跟着興奮起來！

那時接收華北交通的對象是僞華北交通公司，這個龐大的株式會社，不消說，是由日本人來經營，日本人對於華北是準備長期佔領的，所以對於華北動脈的交通事業，也是不惜慘澹經營，戰前中國的鐵路是以線劃分的，在華北的幹綫有平綏、北寧、平漢、津浦、正太諸線，日本人宰割了華北以後，便變更組織，劃成了八個區，第一是天津區，管轄的範圍是從山海關起沿着舊北寧綫西向北平伸展至豐台爲止，南面自天津沿舊津浦綫到德州。第二是北平區（原稱北京區），由北平北面伸到古北口，南面沿平漢綫至寨西店爲止。第三是張家口區，自北平西北的南口站起沿着舊平綏路西至石拐子止，再加上舊同蒲路自大同至武寧一段。第四是石家莊區（原稱石門區），自平漢路寨西店向南走一直到彰德爲止，再加上石家莊東至德州一段和石家莊沿着舊正太線向西到娘子關的一段。第五是太原區，包括舊正太綫娘子關至太原一段，同蒲路自武寧向南至風陵渡口一段，再加上東觀到潞安的一條支綫。第六是濟南區，包括舊膠濟路全部，加上津浦路德州迤南至臨城一段。第七是徐州區，包括舊隴海綫東段自連雲港至楊集止，再加舊津浦綫臨城至蚌埠一段。第八是開封區，包含隴海綫楊葉至開封一段，加上平漢綫彰德至黃河北岸一段，還有新鄉至懷慶一條支綫，新鄉至開封的聯絡綫。這是日本人的分區辦法。談到鐵路組織，本來是分區制來得合理，過去我國的幹綫制，完全是因爲借外債的關係，例如平漢是比國借欵，非自成一個單位不可，正太是法國債權，也要另立門戶，推而至於津浦、隴海、京滬，莫不如斯，這種畸形辦法，在管理方面確是不大方便，從前國民政府請了一位英國鐵道專家漢猛准將來考察，他在報告裏也建議把全國鐵路分成區域，打破幹綫制的舊辦法，可惜後來抗戰軍興，對於他的建議，沒有採納。這次日本人來了，他們自然大刀闊斧，照他們的計劃實行了！華北鐵路分成八區，統御這八區的，却是一個華北交通公司。這八年來，他們添築了北平到古北口的支綫，石家莊到德州的聯絡綫，正太路、同蒲北段都改了闊軌，打破了封建的傳統觀念，就交通言，交通的確是不能不說有了些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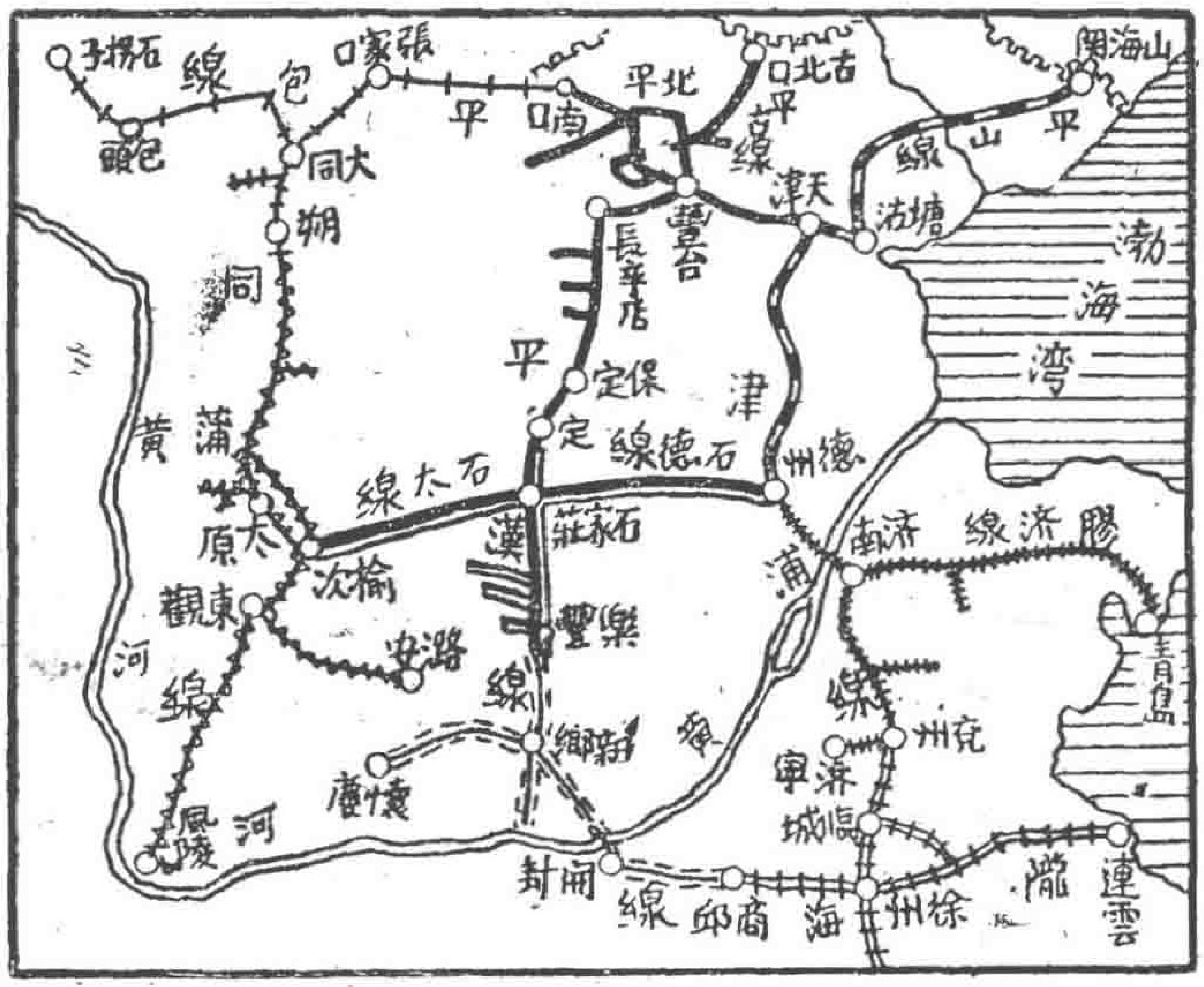
嫵媚動人的白塔

我們把八區鐵路的情形弄清楚之後，就知道我們要負責接收的是平綏全綫再加同蒲北段，總局是在張家口。那時候重慶調來接收的人少得可憐，華北交通公司歸特派員辦公處接收，一再延期，到十月十一日才勉強實行，原因是這個龐大的機構，包括無數的部門，豈重慶一二十位大員所能應付，那時接收張家口區鐵路的，祇有三五人，非待後繼的幹部到達，不易進行，於是在平整天的忙着計劃如何佈置人事，如何到張家口去！

失去了靈魂的北平

那時正是十月間，北平的秋色，在寂寞的空氣裏，更顯出清明和冷豔，記者在公餘之暇，也到各處去觀光名勝，采風問俗。北平當時通用僞聯幣，就是僞聯合準備銀行所發行的，和上海的儲備券不同。戰後上海儲備券和法幣的比例是二百對一，聯銀券和法幣的比例還沒有決定，黑市約在四五之間，也就是說，四元左右的聯銀券合法幣一元，由這一點看，北方的金融，比較南方穩定多了！物價呢，比上海更低，假定以五對一折合法幣，一件司麥脫襯衫僅合八百元，RCA無綫電收音機僅一萬餘

元，普通一餐，不過三五十元。所以那時由後方來的工作同志，祇要有錢，誰都買東西，窮公務員到了北平，彷彿到了極樂世界，有左右逢源，美不勝收的趣味。記者也曾訪問過好幾個在淪陷區沒有出走的家庭，據他們談起來，日本人對待華北人民，眞是惡毒極了！米麵一類的好食糧，全歸日本人享用，中國人所能買到的，祇是些混合麵，這種混合麵實際上便是些最粗劣的雜糧，還雜些霉爛的成份在內，使人難於下咽，但是除了這些「皇軍」不要吃的餵料外，中國人根本就買不到米麵，所以許多太太們談到吃混合麵，便痛心疾首，恨得日本人什麼似的。此外還有許多苛政，最奇怪的是檢查思想，凡是認爲思想有問題的，便送到憲兵隊去拷問，憲兵隊好似鬼門關，去的人自然是死多活少。敵人爲了檢查思想，對於收音機取締最嚴，祇許用一種華北政務委員會認可的「標準」收音機，除了收聽「王道」「皇軍無敵」一類的虛僞宣傳外，眞實的消息是不會有的！他們爲了偵查收音機，往往深夜偷偷的從牆外跳進人家，使你措手不及。



敵僞時代華北鐵路分區地圖

日本人在華北恣情享受，罪惡滔天，早已註下了失敗的命運。可是說也有趣，他們的迷信，竟使少數的中國人也大賺了日本人的錢。北平菜館之中，有一個名叫「東來順」，一個名叫「東興樓」，東來順原來是以涮羊肉出名，東興樓却是一個尋常北方飯館，日本人到了北平，看了這兩家飯館，取名吉利，便另眼垂青，大加賞識，尤其是東來順，妙語雙關，彷彿是天造地設，早就註定了日本征服中國，一帆風順似的，這眞是東來順老板當初取名時候夢想不到的奇蹟，也可見時來運來，東來順主人，活該交運發財了！

東興樓也同時興隆起來，日本人把沒收下來的山珍海錯，廉價的賣給他們。後來東興樓實在賺錢太多，股東們爲了分派不均，鬧了意見，竟把它關了門，也可算是樂極生悲，象徵着日本帝國的命運！戰後在帥府園開張的東興樓，已非原主，生意自然也是遠不如前了！

北平人民吃盡了日本人八年的苦楚，勝利後在人情上說，正可痛痛快快的清算一番，也使他們嘗些侵略他國，殘暴不仁的滋味。但是我最高領袖却本着慈悲博愛的精神，嚴誡全國人民，不得採取報復行動，北平人民爲了仰體領袖的德意，祇好以德報怨，不和日本人爲難，可是言談之間，總有些憤憤不平，認爲對他們過份寬大。偶然王府井大街上也發生了幾次衝突，原因是日本人趾高氣揚，引起了路人的不快，一聲呼喝，便把這些「萬世一系」的「天皇子孫」痛毆一番，警察們趕忙勸阻，眞也左右爲難。所幸這類事件，很少發生，北平人也够理智的了！

在事變以後，日本毒化政策，把華北弄得烏烟瘴氣！許多不知自愛的同胞，便染上了很深的嗜好。記者有一次去訪問多年不見的友好，看見他的姨母正在吞雲吐霧，他也似乎樂此不疲，堅囑記者在烟榻上靠着，他的姨母也殷勤的勸我試吸一口，記者當時看到這種情形，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悲痛，他們一家人全都被毒化了，類此的家庭還不少呢！後來最高當局到了北平，嚴令限期三個月戒絕，否則一律處死，這纔把華北的人民拯救出來。現在這位朋友，非但絕對不再吸烟，而且人家談到他過去吸

烟的事，他還認爲奇恥大辱，可見得人民心理上的一大改革了！

華北一向鬧着特殊化，的確特殊的現象不在少數，除了毒化公開而外，還有中國女子嫁給日本人的畸形發達，這些結合，多半是臨時性質。日本人一向瞧不起中國人，如何肯正式娶中國女子做太太，不過是倚仗權力，變相的强奸罷了！可憐好多女子，在利誘威脅之下屈服了！勝利的鐘聲一響，日本人開始集中，這許多無辜女子也整個的被遺棄了！她們漂泊着無以爲生，環境逼迫得再度走向墮落之路，我也和一位談話過，她最初告訴我姓李，後來又說姓張，我追問她改換姓名的原因，她說：以前在太原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不久就被迫而嫁給了日本東家，爲了避免親友們知道，所以把眞姓名隱藏了。日本投降，她的臨時丈夫也趕忙收拾細軟，逃到北平，她那時一個人被遺棄在太原，舉目無親，如何了局，祇好湊些盤川，到北平來倚靠姑母，誰知姑母本來很窮，又染上了極深的烟癖，反責令她來掙錢供養，她談到醜顏事敵身世漂零的痛苦時，熱淚交流，悲不自勝，我也不禁爲這個弱女子一灑同情之淚！

北平人正和其他收復區地方的人民一樣，對於空中飛來的中央接收人員，表示着極眞摯誠懇的歡迎！八年來無從訴說的痛楚，可以盡情的向我們吐露，受翁姑凌虐的媳婦，一旦遇到親人，便要訴苦，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我們對於陷區同胞，當然竭力撫慰，告訴他們，物極必反，苦盡必然甘來，富强康樂的中國，已橫在我們面前，祇消上下努力，大家的前途是會光明的，現在已是四强之一，將來誰還不敬重我們呢！他們聽了，興奮的情緒，不期然而然的在面龐上顯露出來！華北的人心何嘗死呢！他們愛國的熱忱，正不在大後方民衆之下呢！

北平是記者八年前舊遊之地，此次到了故都，曾經到各處名勝古跡，逐一觀覽，大體上說，日本人對於這些地方，並沒有絲毫的破壞，有些名勝，如頤和園、天壇等等，到反加整理，煥然一新。通到頤和園的大道，已完全改舖柏油，（編者按這條柏油路是袁良市長在廿六年修築的）西郊遊客，不再爲塵土所苦了！

勝利後的悲劇

記者在平勾留了兩星期，後續的接收人員，逐漸增加，我們都準備到張家口去一賞塞外風光。那時正是殘秋季節，故都已有些初冬意味，聽說塞外早已下雪，寒冷更甚，我們對於塞北的寒威，絲毫並不覺得可畏，因爲這次去接收，是一個光榮的任務，到邊疆去大家尤其有興趣，並且從朋友們談話中知道日本人已把張家口大加整治，變成一個摩登都市，和八年前不可同日而語。鐵路局的房屋，更是富麗堂皇，爲全市建築之冠。我們憬憧着到張垣接收後的熱烈情况，早把冰雪的威脅置之度外了！其時大家忙着買皮大衣，準備着禦寒工具！天橋一帶的舊貨攤，也生涯鼎盛起來！

歷盡滄桑的前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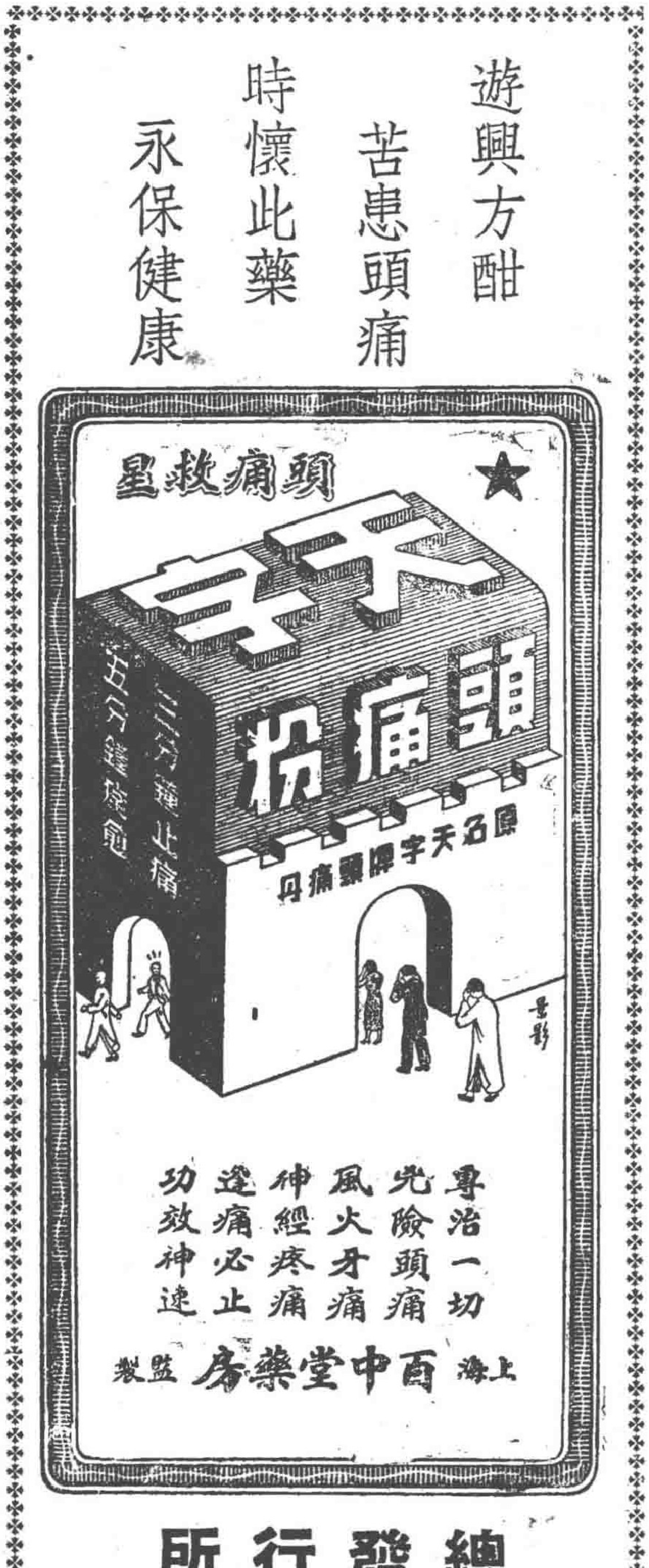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勝利帶來的和平漸漸消逝了！共產黨竟公然稱兵作亂，破壞交通，報紙上所刊載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壞，張家

口成爲共產黨的大本營，國軍一時不能大批北上，他們便利用青黃不接的機會，來實行割據。北平到張家口的鐵路，僅通至靑龍橋，慢慢地平津本身，也有些風聲鶴唳起來，物價不斷的飛騰，勝利給予人們的安慰，一刹那便完了！不但華北的老百姓失望，就是參加抗戰的接收人員，也沒有一個不愁眉雙鎖的！

事實告訴我們張家口是無法前去了！一月來的興奮，變成泡影，光榮任務，雖然落在我們的肩頭，却是無法完成了！誰料到中國在領袖英明領導之下，抗戰八年，列爲四强之一以後，還有變亂呢？還會有毫無天良的人來造成分崩離析的局面，以國家民族做犧牲品來破壞統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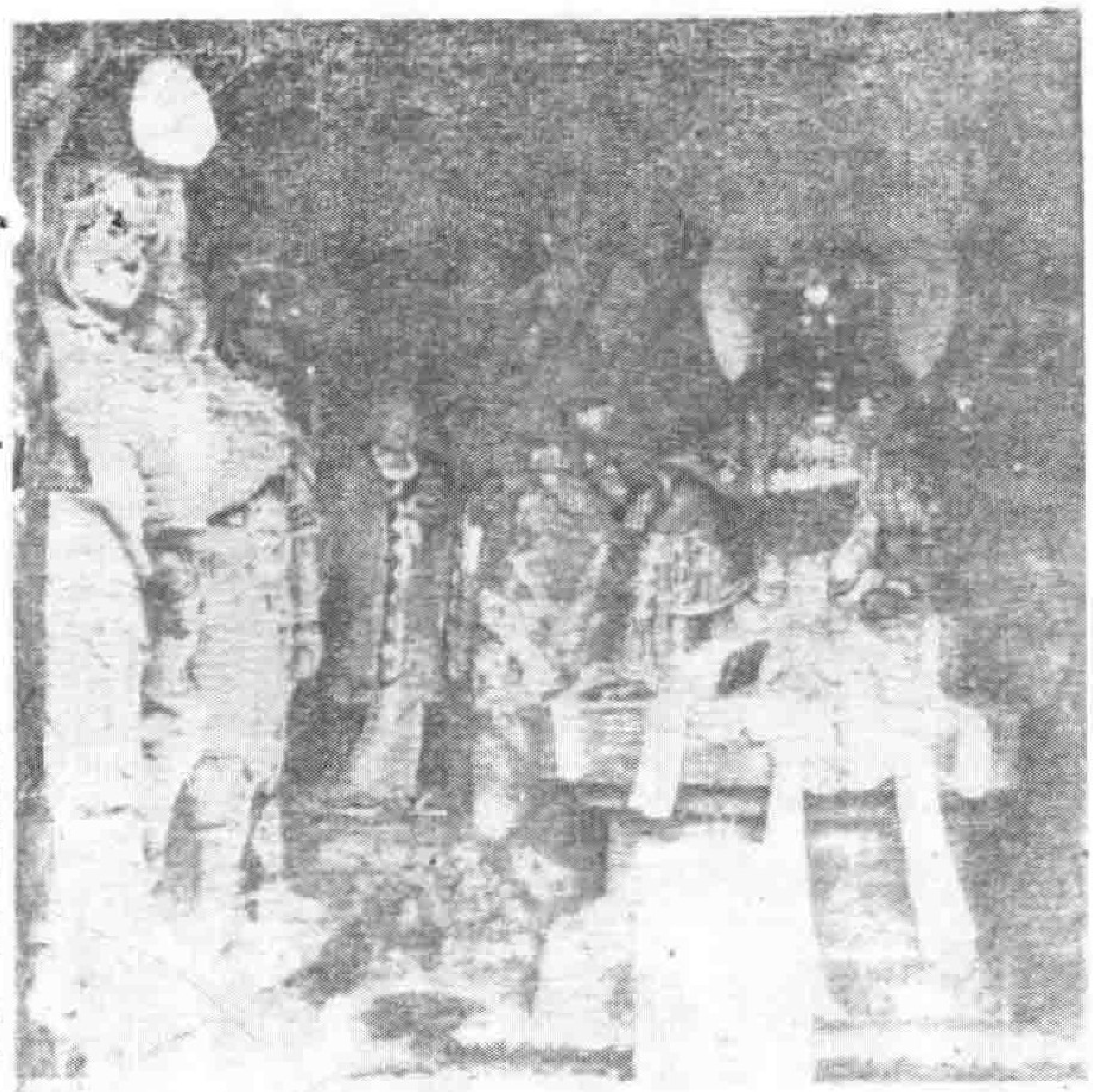
共產黨破壞交通，平漢津浦兩路，南北失去聯繫，宛如半身不遂。勉强可以通車的地方，也時時有被地雷炸車的危險，共產黨對於這種手段，美其名曰「阻止內戰」，試問那一個國家沒有共產黨，誰又會像中國的共產黨？我們站在國民的立場上，實在覺得破壞交通，炸死旅客，並不是一種合理的政爭行爲！

上面已經說過，華北交通公司下面的鐵路，共分八個分區，這次我們既然接不到張家口分區的鐵路，祇好暫時觀望，另作別圖。在十月下旬，石特派員志仁到石家莊區視察，臨時把楊萃臣先生也請去。過了幾天，楊先生來了一個電報，說石特派員已請他改接石家莊分區，希望留平同仁，早日南下，我們接到了這個通知，立卽加緊準備，在十一月八日淸晨六時半，我們一行二十餘人，終於別離了可愛的故都，重復踏上了征途！



大足石刻參禮

——王仲博——



第一圖：觀無量壽經一窟

抗戰勝利之後，將附凱唱還京的前夕，舉凡蜀中名勝古蹟，若不趁時瀏覽憑弔，豈不坐失機宜？我自避亂入蜀，過三峽，上峨眉，渝瀘嘉敘各州的幽麗奇處，遊踪殆遍，川南的永甯，黔北的懷仁，沿江名山勝水，也大多流連一過。因爲我酷嗜繪事，東塗西抹，數十寒暑，一遇好景，古代遺跡，總要設法身歷其境的欣賞一番，瞻仰一番，這也許是喜奇好古，爲我生平愛大自然之美的情緒所驅使；他山借助，更屬事業上和技術上的要求。適有去年在瀘州認識的一位同道好友——北平佟公超君，工山水，我倆很能談得來，此次邂逅合川，彼此公餘之暇，當然頗多過從。有一天，佟君懇摯的來約我，無論如何，復員之前，要抽暇去看看大足的石刻。基於以上的動機，於是我倆很自然的約定了在農曆新年過後的中旬，聯袂作大足之遊。

事實是這樣的：我倆準備攜帶些展覽品，由合川出發，先到銅梁，然後再趨大足。不用說一路遊目騁懷，問景訪友，瑰麗的大自然，是我們寫照的對象，高尚的園圃與館祉，是我們出入的場所，凡屬這兩地的美景聞人，可說鑑賞了不少，認識了不少；因爲我倆的目的地是趨大足觀石刻，不願在銅梁多事勾留。記得剛到大足二月十九日那天早晨，遇着一位耆宿前參議會議長陳習刪先生，就便在棠香社暢談了一些北山和寶頂山的掌故；同時還有現任議長王小滄縣黨部書記長劉行健救濟院長雷在齊幾位先生，這天早晨眞幸運，就是我倆乍來大足，所要認識的地方人士，能不期而遇的事前探聽了不少關於大足石刻種種大槪的輪廓，「高山仰止」，已經不禁「心嚮往之」了。

北山林巒引人入勝

北山在大足縣城北三里，屬東關鎭。白塔聳立山巓，遠觀山勢，雖不十分奇特，但峯迴路轉，林巒之美，自然也可以引人入勝。在未開始實地遊觀以前，我先假設一問題：以目前大足縣這三等縣份，位置不重要，交通不便利，學者罕至的地方，可說閉塞的很，何以竟有這非常驚人的產物？這個問題，恐怕一般人會懷疑到的。噯，我因爲便於考察起見，儘先來檢討一下：按其始北山是唐朝刺史韋君靖建的永昌寨的所在，四山環拱，形勢還要得；當黃巢侵陷京闕的時候，唐天子駕幸成都，四海波騰，三川鼎沸，幸賴這位刺史統率義旅，卒把亂黨剿滅了；於是聲威大振，朝廷擢授工部尚書當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累加刑部尚書，可見這位韋公的權重一時了。景福壬子春正月，纔卜築永昌寨於北山。因爲韋刺史這位將軍很有本領，不惟能駕馭當時一般的英俊，而且他輕財好義，扶弱濟老，極得人心，所以今天我在北山，首先看到韋君靖刺史的造像，雖經風雨剝蝕的不堪，然而他那種英武厚重的模樣，仍舊顯露於眉宇間，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再看乾甯二年韋君靖碑的刻石，尚可斑斑可考唐末五代川東一帶的局勢呢。韋將軍旣有赫赫的功勳，同時他又好佛，行仁取義，大凡英雄有英雄的想像，天生秦皇，才會有萬里長城；唐代三百年間，文運隆盛，才有大文豪、大畫家、大雕塑家的興起。推而言之，希臘羅馬的古文明的產生，都有他的主要原因和時代背景。北山的石刻佛像，推究其所以有這樣的造就，——據楊家駱馬衡何遂顧頡剛諸氏考察編號，以窟計凡二五五號，以像計凡約三六六四軀，多寶塔的刻像，尚未計算在內，從可知韋將軍的英雄思想和他好佛的心腸，不惜人力、物力、財力，加之他能禮賢下士，羅致藝術天才，鍥而弗捨，才會創造成這樣偉大的藝術品。在佛灣每一窟前旁，以及多寶塔內外壁間，都鐫有雕刻家的姓名：像伏元俊伏世能父子，伏小六伏小八等雕刻家，萃於一門，可見他們不光終身以之，簡直子孫也要繼續完成這不朽的工作。又可推知當局的虔誠倡導，而砥礪作家的努力，大藝術品的成功之由來，的確不是偶然的事！從唐昭宗乾甯二年，（公元八九五年）到宋高宗紹興十六年，（公元一一四六年）定爲北山佛灣造像的年代，這樣漫長的時間，年湮代遠，沒有妥善的保護，當

然結果是極度的損壞。據考察團的統計，北山完整的佛像，其比率爲百分之十一·一。那麼損壞的數量之巨，也至堪驚人了！現在閒話不必多嚕囌，先把實地看過的北山石刻，擇要分述於次：

（甲）觀無量壽經一窟　此窟（見第一圖）刻出全部觀無量壽經中極複雜的故事，體裁結構，極其精緻；說者斷定這一窟的造像，至晚亦應在唐乾甯三年。敦煌壁畫雖也曾有這種題材，但北山這兒是用偉大的立體表現的方式，可說是特別艱難而更覺寶貴。

（乙）心神車一窟　此窟諸像大體完整，且目前看北山全部造像，當以這一窟爲特別出色。普賢文殊諸像，極覺莊嚴生動，第二圖爲觀音立像，更顯妙麗精絕，偶觀照像館所攝的照像，幾疑爲一幅工筆人物畫片。（見第三第四圖）而心神車的盤龍雕刻，一爪一鱗都更爲奇特而有力，使人迴環摹挲不忍去。

（丙）文殊詣維摩詰問病圖碑　此圖（見第五圖）是一幅大壁畫，宋名畫家石恪所作，用筆如行雲流水，於此可窺宋代佛教畫的技工和風趣，頗像李龍眠的白描。李大郎摹出，又爲羅復明刻石。據大足縣志載：「王象之輿地碑目考云，畫維摩石像碑，紹興間北山刻云，昌州郡之惠音寺藏殿壁陰，有水墨畫文殊詣維摩問病一堵，意全相妙，合經所說，恐浸漫滅，故石刻於此。」邑令張澍又曾說過：「……旣摹得唐昌州刺史韋君靖建永昌寨碑，遂沿山尋之，復見此像。」所謂這壁畫高三丈寬二丈之說，實際測量，恐沒有如此之大。上面畫侍弟子十人，下面侍弟子七人，都是無髮頭陀；左側畫維摩有鬚，坐寶牀上，手執如意，首向文殊斜視的樣兒，旁侍二弟子，下面立七弟子，都戴巾，手執寶瓶諸物，就這樣的畫面，因爲受風日的浸蝕，此刻大多看不清楚了。還有畫面上竟有幾大塊的脫裂，假若長此下去，維摩像的頭部和旁立聖者（說者謂係散花天女）手持鉢面向維摩的形狀，再一漶滅，那麼這幅壁畫的精華就無存了。

（丁）古文孝經碑及趙懿簡公神道碑　署令張澍古文孝經考：「輿地碑目考云，『古文孝經在昌州北山，凡二十二章，與今文十八章小異』，按漢書藝文志和孔子傳序都曾載：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也。藝文志又載：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從此古文孝經不得列之於學宮，而今文盛行於世了。今天我們遊北山，於瀏覽風景和佛像之餘，看到趙懿簡公神道碑一洞，內外石壁，幾乎大半鐫刻的是拳頭樣大的每個字，——這古文孝經署名是范祖禹書。說起這塊神道碑銘并序，全銜是左朝散郎試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撰，左朝散郎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蔡京書并義額，元祐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立的。我和佟君臨去大足的前天下午，重到北山佛灣瞻拜一番，同時有位熱心的河北朋友李永尙君，很興奮的準備簡單拓碑的用品，因爲好古的心情的驅使，就趕忙把這一洞的書碑，拓了幾種，以爲紀念，惜乎這一代古物，毀壞不堪了。在這兒我附帶的插一段傳說：民國初年，縣中一位下江先生，對於北山的石刻，頗能鑑賞，而地方人向來不曾注意到這稀世的藝術產品，這位先生每逢得閒，就獨往北山，手拓蔡京碑，這樣經過很久的時間，完完整整的拓到了上千套，他就狠心的用小錘亂敲一砲，將這兩丈多高的石碑，字體大多都敲壞了；也有說是一位大足縣的縣太爺，所幹的勾當；更有說是城裏一家裝池老闆的惡作劇。所以結果要想找到一部完整的拓片，甚而出高價搜求，都不是容易辦到的。我們試想存心不道德的人，由喜愛的情緒，而變爲佔有的行爲，由佔有的心理，而發生奇貨可居的謬行，世間喪心病狂的人，尤以對於古物的遭刼，更是數見不尟的事。那種傳說，姑置勿論，眼看這洞刻石，上有泉水的浸襲，經常風日的剝蝕，慢說橫遭意外的損壞，長此不加保護，我恐怕也和上面所說的壁畫，同樣的漶滅完事。至於蔡京在宋朝是如何的大奸巨惡，我們不管他，祇以爲他這筆字寫的滿漂亮，（見第六圖）發神經似的

第二圖：心神車一窟觀音立像



三個人，一直拓到蒼然暮色的時候，我們才回城呢。

（戊）白塔寺　寺在北山佛灣的對面山巔，寺前有唐建浮圖曰白塔，另名就叫着北塔，也就是多寶塔。外觀凡十三層，內有六級，其始建於唐末韋君靖，宋瀘南安撫使馮大學完成其第六級，明清皆曾培修過；署令張澍多寶塔石記：「多寶塔，今呼白塔，……原名多寶塔也。」俗傳稱又名報恩塔，爲演述馮大學孝母故事，妄誕之說，不贅述了；不過這塔的各層內外壁，分別方面都嵌有石刻的佛像，幷有雕刻家伏氏的款式，而這塔心，層層築成登梯，內壁可以環行，可以遠眺，非常堅固，更見匠心，這都可說是中國建築史上的鉅型。白塔寺內，還有石佛，就是其他構造，也推上乘，唁、大足過去雕塑人才，的確不差！寺的環境，極覺清幽，張澍氏白塔寺有老松詩云：「寺外蒼松百尺高，槃陀石上聽松濤；它年留得虯枝在，白鶴歸來寄羽毛！」可見這塊地方不俗氣，令人寄託遐思！想來大足縣城裏的人士，北山一徘徊，要算是極高尚的遣興吧。再由塔旁轉角下山半，又可看到兩尊大石佛像，高約三丈餘，巍然危坐於白塔崖下，上面草草的覆以瓦房，仍是當不住風吹雨打，可是實在造這兩尊者的手筆，值不得怎樣的讚佩；也同樣的和佛灣最後一窟，——明蜀總制林公之像並碑，——證明這類作品，刀法的鈍劣，構圖的笨拙，相形之下，無法恭維。



第三圖：心神車一窟·佛像之一

（已）以上所舉，不過犖犖大者，其他關於北山各窟的佛像，遇有損毀的固多，而殘闕一部尚能得其彷彿者亦復不少。有一個小洞，刻的是像一位天女，已經風化的不堪，然而衣體，纓絡，依稀的還能認明，她那種線條的輕快流利，體態的秀美風韵，大有「曹衣出水」「吳帶當風」的趣味。雲岡、龍門、敦煌，筆者還沒曾親去賞識過，說者謂可與頡頏，容或過之。

復次：北山石刻中，鐫有供養像者，還有數十處之多。凡供養像內，有仕宦、武士、侍者、僧人等，其官銜、門第、時代等，並有題記，可資考證；其服飾、器物、和園亭、樓宇，歷歷可以考見唐宋年代社會生活的狀況，眞可算是考古學者的眞實資料了。下面兩片照像，可見一斑。

寶頂山以寺得名

寶頂山因有寶頂寺得名。大足縣志載：「聖壽寺卽寶頂寺也，在縣東北三十里寶頂山，維摩祖師道場，石壁鐫佛像，小大以億計，奇詭不可名狀，經樓猶存，貯藏經殘缺。康熙二十五年，兼攝榮昌知縣史彰招僧修葺，署知縣張澍搜出永樂成化年榜文石刻並各碑」云云。按明御史曹瓊恩榮聖壽寺記說道：「重慶郡屬邑曰大足，去城三十里，有山曰寶頂，有寺曰聖壽，建立自唐，至宋熙甯間，勅賜今號。相傳爲毗盧佛氏託俗煉形之所也。毗盧愛是山獨秀於衆峯，岑寂中白雲冉冉，蔭蔚蔽天，遂棲焉。」又接有清邑令史彰重開寶頂維摩寺碑記載道：「足邑三十里許有寶頂山，寺卽維摩道場也。歷代香火長盛，名齊峨眉，蜀人有『上朝峨眉下朝寶頂』之語。自獻賊逞殘而後，僧淨寺墟，迄今四十餘載，卽存瓦礫，亦不可睹，惟修巨木、纓綿蓊欝，紅翠塡塞，飛鳥上下而已。……」筆者引證了以上一些根據，從此可以知道寶頂命名的由來和牠的情形以及大概的沿革了吧。再查照勅賜聖壽傳鐙錄記載：寶頂的開創，起始於唐宣宗大中九年，到現在已有一千多年了，若追溯上古傳鐙，釋迦首傳迦葉，次授阿難，傳到二十八祖達摩，初入東土，一花五葉，至六祖三十三祖，繼立五家宗派，這座寶頂寺就是屬於臨濟派的一脈。說到寶頂石刻的創作者，他是南宋大足人趙智鳳一手經營數十年，纔成就這樣偉大的規模，完整的系統，一鑿一斧，都能夠表現出他的生命，在我們中國古代雕刻家裏堪稱第一位，這派純立體性的表現的作品，在我們中國美術史上也要佔第一頁。還有根據考察團的鑑定：趙智鳳傳柳本尊法，他是宗哈巴前密宗的大師，號爲本尊派。寶頂

五六—〇二六

就是這派經營的道場，在中國本部密宗道場有大量石刻的只此一處，於此可見寶頂石刻又是研究中國宗敎史的重地了。

因爲寶頂之遊的方便，一面請劉書記長寫封介紹信給住持僧錫鈞，一面就雇妥來往的滑竿，三十華里的上坡路，那天風和日麗，不用說一路飽餐山色，很快的到達目的地，香山鄉公所就設在這寶頂寺內，當時大和尚就招待我倆下榻鄉公所，鄉長正忙着應付即將來臨的大香火會的事宜。說來眞有緣，無意中遇若寶頂地方的一位魏老師——附近居民以及和尚都如此稱呼——這位老先生，花甲的年歲，健談的很，忽而儒家，忽而道家，又忽而世界大事，更隨時介紹些關於寶頂佛像方面的掌故，或間及些可信而不可信的傳說。這時我們攜有大足縣志，又請魏老師作個響導，那末以整個下午來參禮佛灣的佛像了。——寶頂山分南北二巖，中爲深硐，有石橋可通，形成一大灣，俗呼曰古佛灣。——按寶頂造像，既皆出諸趙智鳳氏一手，成於一時，爲一有計劃的有系統的體製，那麼，我們就順序的參觀這些神品吧。



第四圖：心神車一窟·佛像之一

從寺內步出，所謂山門外方圓畝多大的池塘，中間豎一碑，還有什麼佛跡池的古蹟，我們也無心多管，就走到兩巖的出入口，向南巖左邊一一探索。這沿巖上刻有九隻牛，十個牧童，牛的樣兒：有吃草的，飲水的，拴在石上臥着的，靠着樹的，或有仰首引吭而叫的樣子，也有奔馳不可勒制的形狀；至於牧童有的揮鞭，有的倚石而坐，有的口吹短笛，還有的用力牽拽着奔牛的樣子，又有延頸斜視相抱而戲的種種情態，這一段表現的就是楊次公證道牧牛圖的牘子經道場的故事。全石壁長有好幾丈，每圖附刻頌詞，還有楊公的題字和詩。

再前走，巖壁忽然高聳，有一大石窟，其場面的偉大，爲北山所未有，深十餘丈，廣五六丈，我認爲這就是古佛灣裏最精彩的一處——圓覺洞——大足縣一般人所喜歡叫作的今古洞。如圖片：（見第七圖）這洞裏鐫着觀音文殊普賢等高有丈多的坐像，兩傍排列也刻的是坐着的十二尊者像；惟中間有一尊別處不常見的跪像，面朝裏，頭略俯，合掌而虔誠的跪着，如圖片剛進洞口，就先看到她的背面。有人說這是觀音求道，也有人說是文殊菩薩，究意是誰，在這兒似無須辨認，總之，這一洞完整如新，刻法極巧妙而精緻，那種俊麗而莊嚴的態度，使人立刻有直覺感；尤以左列第三尊者像，當初進洞口五步的距離，以三十度角的斜視，其神情之美妙生動，恨我無生花之筆，實在難以描摹！洞的周圍和頂滿鐫着鷲嶺、峯巒、大海、波濤、花鳥、魚龍的形形色色的背景，眞是儀態幻眇，匪復人間啊！若以在畫室的心情去設想，比那些石膏模型，眞不知要高超到若干倍呢。據考以宋磧砂藏經所繪儀軌座飾，斷爲宋刻，正可與洞口宋魏了翁題詞兩相印證了。

出圓覺洞，沿崖西走，巖上的題字和新添鐫刻，都不値怎樣注視。下硐，一過石橋，抬頭就仰望到柳本尊的站像、臥像、和坐像，突出於山崖一端之下。前面說過：宋趙智鳳傳柳本尊法，這上層就是趙氏傳其教，經營這處道場而刻的柳本尊行化造像十煉圖；——有靜坐、剜眼、斷臂、等像。再就是趙氏自造的坐像和立像，旁邊刻着「假使熱鐵輪於我頂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薩心」，由此二十字裏，可以充分的了解趙氏苦行薰修堅忍不拔的志趣；有一坐像，上下左右，遍刻着他的學說，最下又刻「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這兩句話更明顯的表示出他的身份和抱負來。

魏老師手描指畫滔滔不絕而誠懇的引着路，倒不寂寂；據說前次考察團來鑑定發現廣大寶樓閣的名稱，其實在這長巖的左端近處，刻有一段，在一樓閣門額上，曾經標明，可見這廣大寶樓閣是大寶樓閣的對稱。（大寶樓閣在寺內，詳下文。）想來趙氏經營大寶樓閣之後，嫌其規模太小，氣派不夠，纔有這段長約里許的廣大寶樓閣的擴充。我們細看所刻大方便報恩經、觀無量壽經、極樂淨邦、鎖心猿、觀道體、雪



第五圖：文殊詣維摩詰問病圖碑

嶺鷹崖、釋迦十劫、以及放大的地獄變相圖、等等，——筆者當時雖有心細看，而事實上還同走馬看花，——法像經文，洋洋大觀，其刻神鬼因果禍福的故事，奇譎紛沓，令人震慄！統觀廣大寶樓閣刻這一大段，分作三層，在地獄變相圖的右邊一段應化各像，尚未完成，據說趙氏卽死，就這僅存的初步輪廓，一斧一鑿的痕跡，已可見那種神情表現得十分充實，非常生動而有力了，技術之高，的是驚人！

過廣大寶樓閣卽爲雷音窟賢劫七佛龕毗盧洞孔雀明王洞等刻像，皆精到之極；惟毗盧洞經過傾圮，石壁陰溼，傍晚入內，令人毛骨悚然！而明王騎孔雀，勢欲凌雲，悠悠乎又使人發生虛靜之感了。再過去就是九龍吐水，刻釋迦降生的故事。一龍口吐泉水，下刻二人，侍太子沐浴，皆半身像，旁邊的蟠龍石柱，刻得樸實古雅。復前行，只見一大臥佛，僅僅半身，就有八丈多長，其首腦之大，可以想見。旁鐫弟子十餘尊，都像悲泣的模樣，其上刻有仙女接引，原來釋迦涅槃聖蹟臥像是也。氣魄之雄，實在可稱大觀！

大悲殿——千手千眼觀音像刻在轉彎一過的東巖部份了，廟宇建築，比較寬敞，這尊千手觀音像刻工，着實與衆不同，普通常見的千手觀音像，不過多刻幾隻手，表示多手之義而已，這尊長廣各約五丈的觀音像，眞有千隻手，千個眼，每手都從一體伸出，而且每手各執一物，金碧輝煌，恍若天生，兀立像下，仰視一會，眞致人目眩神搖！這樣複雜錯綜的組織，構圖實屬不易，表現誠覺珍貴，古今稀有，眞鬼斧神工也！冥想當日趙氏的技藝，何等高明！他的魄力，何等雄偉！

大悲殿的右側，一段殘壁，猶有遺雕，可是在岩流滲溼之中，已漫漶的辨不清楚了。千手觀音像的左側和右側，有舍利石塔各一座，走過左邊的塔就是三世佛三尊：高各數丈，特別立體感，並且生動異常，身後各雕無數的小佛像作背景，更襯托得三世佛的高大而奇特。再過去卽是轉輪王像，與三世佛同樣的高度，口銜巨輪，霞光萬道，狀極雄偉，內雕輪迴轉化的種種形狀；靠近又排列着金剛十尊——十力菩薩，情態森嚴，令人望而生畏！右巖腰出入口處，還鐫一猛虎下山，極顯奔逸的樣子。說到這兒，東巖部份已經看完了，換言之，由十力菩薩起始，回溯到尚未完工的應化各像，作爲南北兩巖的結束，正可看出這位宋代大雕刻家趙智鳳氏的創作，是有系統有計劃的結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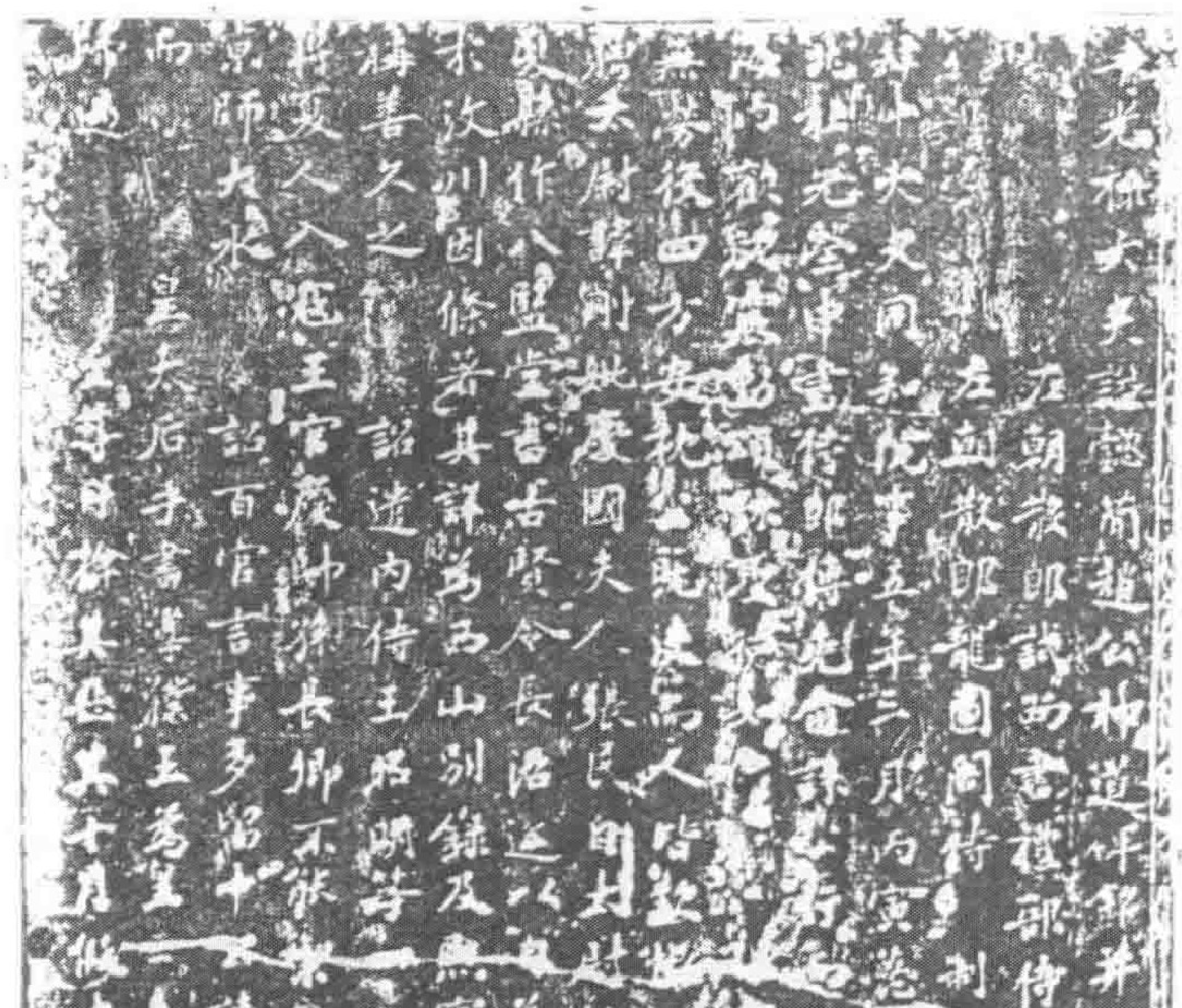
夕陽西下的時候了，我們只遠遠的望圓覺洞頂上那座萬歲樓，簷拱翼飛，矗立雲表，在這佛龕裏有如畫

五六一〇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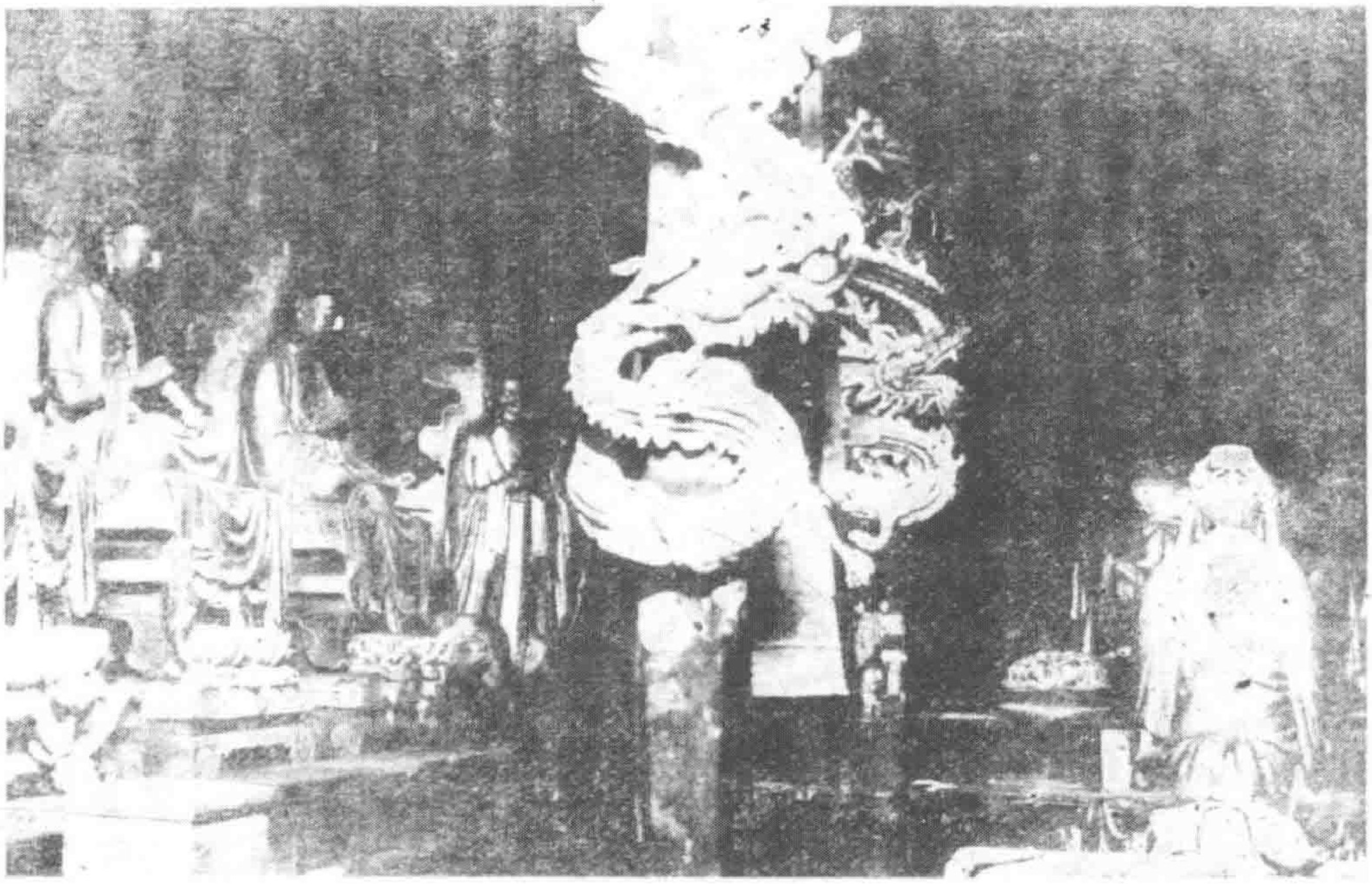
龍點睛，生色不少！但是我們要亟知大寶樓閣的蘊藏，卽刻掉轉頭來，步入寺內，拾級而上，過韋馱殿，再過維摩殿，觀音殿，轉右而行，就到了大寶樓閣，所謂寶頂是也。據考趙氏先於此寺側，經營一大寶樓閣，按大足縣志邑令張澍遊寶頂猶見佛像盈萬，若照考察團所統計的明確可數的佛像，約爲一千五百五十一軀，完整率爲百分之七九、二，可知過去損壞無存的不堪言狀了！考此大寶樓閣殘毀三次，頹垣四壁，遍刻佛像，樓閣後的石壁下截，照邑令張澍言：「鐫八字大如斗，僅存末大寶樓閣四字……」就我這次親眼看到，連末四字都快要湮滅殆盡了，只能證明這八字係橫書，樓字模糊，閣字當彷彿可辨。這樓閣旣經迭次的殘毀，後之重來培修者，僅僅綴砌嵌石而成，署知縣張澍遊寶頂記，於此猶見佛像盈萬，那不過是一百三十年前的事，現在餘存，約爲六百七十九尊，就連這數字還有一部新鐫的算在內哟。可是在這遍刻佛像的斷壁頹垣當中，猶可以想見當日的規模！走到維摩殿，這殿下層仍有石刻佛像數百尊，那種不完整的模樣，從東壁到西壁長約三十步的光景，想來也是檢拾大寶樓閣的殘石以砌成的吧。據分析趙氏在這些佛像當中，還間雜着自已的造像呢。又大寶樓閣有一小石室，名毗盧庵，這庵的內外壁，刻着柳本尊行化各圖和地獄變相圖，雄奇生動，更能推見當日的規模，並可與廣大寶樓閣同時參證了。張澍大令曾形容其雕刻之精巧說道：「後壁鐫小佛數盈萬，凡柱梁案棋、罔非佛者；或向，或背，或坐，或臥，或行，或立，或曲膝，或伸臂，或冥目，或歡笑，或悲戚；靡不生動曲肖，所執香花寶珠鈸鉢瓔珞之屬，亦復精巧寡倫；西壁多鐫女菩薩像，東壁上鐫毗沙天王像，怒氣鬱勃，陰森逼人；旁鐫佛數四，妙麗端嚴，天人俱足……」咳！於今一看，已不是當年的面目了，只可於彷彿中求之。

復次：大廣樓閣中，石屋左側，有柳本尊傳碑，碑額橫刻着隸書——唐柳本尊傳五字，筆法挺秀，大有曹全碑的氣韻。這碑文爲宋僧祖覺撰，在這碑上可以考得柳本尊的軼事。閣前石壁殘存，有恆沙佛說大灌頂法輪經和南無金幢佛敎誡。又閣前有一石塔，塔共三層，遍刻着佛說十二部藏經目錄，容經約千種，這或是趙智鳳氏當時所集結的經典。還有這石塔四壁刻經發現有數十個新字——字書上所不見，惟有類乎武后所造的字，疑是趙氏當日有意採用她的一部分新字，也未可知。關於大寶樓閣的種種，現在可以告一段落了。

魏老師又引導着我倆參觀兩件珍奇的：一是一座雕刻的大石香爐，一是燃燈殿裏一尊石刻的燃燈佛，千孔百眼，玲瓏剔透，技藝精巧



第六圖：趙懿簡公神道碑



第七圖：寶頂山今古洞

，尤以燃燈佛說來令人發噱；這佛面部刻的神情，眉開眼笑，週身各部到處都可以點上燈盞，造就的個個燈油，維持牠的一定的水平，多上一點油，隨時流入佛身的內部，而注入這佛座下的一個大油缸裏，如是構造，和尚們一年一度的收入的油，爲數可觀了。據說這廟的開支，大部就靠着這尊燃燈佛爲最旺的佈施。事實是這樣：每年農曆正月底，香會大盛，所謂「上朝峨眉下朝寶頂」之說，附近幾十縣的善男信女，就開始絡繹不絕的來這兒朝山進香了；我們那天一路遇着，看着，挑挑的，擔擔的，接踵而來的小商人，都準備做他們的一個月期間的好生意，——尤以農事上的交易爲特多。一到二月初，人山人海的擁擠擾攘，簡直是一片市聲。一排一排的香客，都編組起來，手掣着手出來進去，偶一不愼，脫了節就合不起羣了。所以鄉公所也同和尚們一樣的每逢香會，特別忙碌，總之，像這樣農業社會的畸形發展和鬧熱，可說達到極點了。嚶，再接着說燃燈佛吧：相傳那佛特別靈驗，比如你頭疼，假若在佛頭上的燈盞添了油，你的頭就會不疼了；假若你頭疼的厲害，你必須慷慨的多多的加油，才有好的希望；至於其他各人各病各事，都可如此類推。嘿，人人樂輸，人人加油，就這樣一天的油缸容量，請來計算計算吧，眞是有驚人的數字！筆者當時看到這佛油頭油面，滿身都是油煌煌的，魏老師還在旁邊有趣的指着說着，吾獨以爲世人旣有無饜之求，那麼，這位老佛爺的慾壑，眞就難塡滿也！

落日銜山的時候了，我們不管力疲與口渴，還要趁興的登上維摩頂。由大寶樓閣石塔之側，轉過寶頂寺後，沿石破路，拾級而上，仰覩古柏森森，蔚然林木之中，維摩殿飛簷畫棟，卽在眼前了。坐憩於合抱的樹下，但見山鳥歸林，鳴聲啾啾；蒼然暮色中，那滿地狼藉的殘毀的石像，有的是頭，有的是身，有的有頭無面，還有的半截頭面，半截身頸，各樣狀態，亂堆於荒煙蔓草之間，目擊之餘，使人有今昔之感，淒涼之情！固然，石頭無知，耐風霜而歷歲月，愚夫頑童過而污溺之也可，投擲之也可，更千百年也可化爲灰土；若一追念作家當日的一鑿一斧，一點一滴，都是他們的心血的結晶；有大强盜來毀滅，有小人物來摧殘，藝術品的遭刼，向來是這樣的喲！我們因爲時間關係，趕快到維摩殿左右前後的遶了一轉，在左側殿惟有一個長約七尺的石刻臥像，戴方巾式的帽，着漢裝，美髯飄飄的樣子，很値得注意。關於這尊臥像，有天和陳習刪羅鈞台兩位先生閒談，提到這像究竟是誰的問題，有的說是維摩像，有的說是柳本尊像，更有人說是趙智鳳自造像！——這是後話；但我當時只以爲這尊臥像刻的神情洒脫，蒼古遒勁，有行雲流水之致；我不管他究竟是人是神了；惜乎黃昏光景，不得詳盡摸索，至無所見，我們這多半天的勞動，才返回寓所休息，魏老師和和尚們在我倆就寢前又挑燈

圓坐，擺了很長時間的龍門陣。

小寶頂是一小盤谷

翌晨，住持僧很客氣的招待我們早餐，——寶頂和尚肉食，不比峨眉和尚吃素。——飯後，我倆又到佛灣一帶寫幾點畫稿，待日上三竿，遂卽辭別了寶頂，大約不到三華里，就遠遠一望樹林陰翳的當中，現出一座寺院，果然風景清幽，四面環山，形成一處小盤谷。寺前有兩畝多大的荷塘，周圍都是綠竹翠柏，還襯有幾株杈枒的大枯樹，姿勢可以入畫；寺後背依平山，山上一派的松林，爲寶頂所沒有的環境。到山門卽首先看到林故主席所題的匾額——廣大寺三個大字。入寺內，規模雖不十分廣大，其幽邃清靜，令人有「世外桃源」之思！正大殿旁側一小花園，蘭蕙盛開，蓊勃香氣，種類繁多的花木，不必一一贅述；惟有當廟門裏正中一樹牡丹花，含苞將放，是姚黃，是魏紫，不去細察；但以木柵圍護，在這寺內，生色不少。說到佛像，都是水造，金碧輝煌，非常壯麗；獨有一尊燃燈佛，是石刻的，雕製與寶頂同，當然這也可看作廣大寺的一棵搖錢樹吧；不過每年香會，小寶頂差遠了，所以土人說：「大寶頂燒香，小寶頂遭殃」，其意就是朝山進香的人只是路過，而眞正來加油的人，並不及大寶頂之多。住持僧積成當時招待我倆也很慇懃，他陪同左右前後的去逛；後來我們走到松林盡頭，磊然一大石崖，突出於松林之間，就在這兒刻下三尊佛，皆半身，並列在崖洞下，雖然看出是近代的產品，但是摹倣古佛灣的風範，也有相當的成就；[illegible]左邊的一尊，面部略斜，兩手偏舉，捧着一部書的姿態，幾乎可與圓覺洞的石刻相媲美。我當時坐石上，對佛寫照，但聽松濤謖謖，非復人間了。祇以城裏有事，我們戀戀的捨去，積成法師雖曾懇切的留我倆午餐，可是終於未能饒他而匆匆的告別了小寶頂。

當我倆到大足的第二天，就分別拜訪地方人士，一批北方的朋友如鄔主任瑞徵王主任毅忱董主任沛鴻李主任永尙等，都在大足先後主管過貨物稅和直接稅的；還有一位東北籍的郵政局長白玉山君，他們服務在大足，最短的時間，也有二年之久，白君一直在這兒五年多了，地方情形，相當熟悉；我們天天能吃到北方味：家常餅，水餃，鍋貼，到地的酸辣湯，家常麵，離開徐州八年的我，不想鹿獨戎馬之際，竟然跑到大足來，得有這點莫名的慰安！大足縣長郭鴻厚氏，是我四年前在威遠相識的老朋友；大足鹽場公署又無意中遇到一位場長，是三年前在自流井川康鹽務管理局的老同事，這麼一來，熟人更多了。自然旅途生活，不感落寞了。再大足縣自從名貴的古石刻傳出之後，好遊之士，常來觀光的，大有人在。當天就有銅梁空軍學校勞中隊長暨教官數十位來游覽，適值又到了一對青年畫家——華僑楊夏林君，爪哇人；孔繼昭小姐，東北籍，說來眞是巧遇，這位孔小姐是我前年寄跡瀘州認識的一位稅務局長的女公子，那時見其畫，未見其人；談話間，纔知道她倆賢伉儷由渝特來大足準備一月或二月的時間寫生佛像的。翌日，大足縣地方各機關聯合在縣黨部公宴我們這些朝山的遠客。此後又認識了一位地方藝術界老同志羅鈞臺君，他那幾天偕同幾位高足，正進行着北山的佛像寫生的工作。於是我倆在兩天之內，熟識了各方面的朋友，茶餘酒後，更添了不少的佳話；尤其涉及北山寶頂的材料，我更要兼收而並取。又過一天，陳習刪先生一大早就借給我們一部大足縣志，接着羅鈞臺先生就約我倆遊北山，再接着就是假縣黨部舉行畫展，很快的十天之內，把大足之遊，美滿的完成了。現在歸納起來，我的印象是：大足縣的人士——無論地方人，外路人，都很夠朋友，可以看出他們的醇厚之風；各界負責人士，都認爲大足縣這僅有的古蹟，須要給大衆知道，歡迎一般遠路來的朋友，尤其藝術界同志，予以宣揚，從可知他們已經對於地方文化，有熱心提倡與維護的至意；那幾天正值大足縣參議會開大會的時際，據說會中對於北山寶頂古蹟的保存，曾討論縝密的具體的方案；還有一點就是地方文藝界同志，對於遠來的同道，都能夠開誠，一見如故，這是很難得的。筆者在這兒應當表示十二分的感慰，更使人有雋永的回憶！

三五年花朝於蜀之合陽蟠龍山麓

美國的新游覽區

——參閱本期美術圖景——

家楠

美國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居民講起當地的風景來非常有聲有色，彷彿在向旅行者宣傳一樣。他們講到拔海一萬四千四百〇八尺積雪不溶的山峯，長達三千里以上的海岸線，魚介繁生野鴨成羣的沼澤，含有海洋山地和森林氣息令人舒暢的空氣。莫怪今年有大批美國女子要利用假期到那裏去蹦躂蹦躂了。

在美國女子的頭腦中，假期和服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西雅圖的第一家大百貨商店弗萊特烈納爾遜公司曾經費了五萬美金到西北部考察當地的環境，設計新式的服裝，預備做一票好生意。

陝滬行役

藍士琳

余久客江南，視為第二故鄉。留陝經年，乃有滬瀆之行。時值暮春三月（農曆），草長鶯飛，舊地重遊，當不勝其愉快也。然而路長三千餘里，時閱十有四日，其間情況，殆非身歷者，莫能想像。遠近親友，聞余至滬，紛紛問訊，爰紀而示之，聊代答焉。

長安居・處處留戀

隴海鐵路，原有藍鋼皮二等客車，自長安（站名長安，縣名亦然，市曰西安。）東行，對號入座，秩序井然。余離長安前二日，路局以緊急運輸，臨時取銷此車，恢復須在數日後，吾人急不及待，遂乘慢車以行。吾輩服務機關之首長，原兼路局要職，事先以公函致路局，為我輩留頭等票，主其事者，允予設法，但謂必須提早到站，否則雖有票，亦無用也。三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晨三時許，一行大小十四人，齊集車站，時尚未曙，春寒斜峭，筋骨瑟縮，殊不可耐。既明，謁站長，尚未起，晤值班副站長，知車尚在潼關外，未能於原定七時半開行，衆遂紛紛覓食果腹。九時許，得車票（價四五六〇元），衡行李，而站中黑板，粉筆大書曰，車約十二時到站，衆啞然。會友人鍾劉二君等來送行，鍾君素嗜酒，余亦有同好，遂邀至站前酒肆痛飲，以為祖餞。飲畢，至站，臥椅上，醺醺然睡，以昨夜飲歸，時宴，未嘗入夢也。旋為同人喚醒，時已正午，遂攜隨身行具入站，車猶未至，而旅客已雲集矣。候至下午三時許，車始姍姍來，大衆奔走呼號，爭奪坐位，紊亂之狀，殆難言喻。三等客尤多，其不得入車者，則攀援而登車頂，勇氣百倍，婦孺亦然。吾輩中壯男四人，隨衆擠入頭等車，而婦孺無法入。嗣見另一頭等車，得送行友人之助，佔一房間，衆入據之，惟吾與朱君無眷屬留焉。方余尋坐位時，以隨身行裝置婦孺前，言明於得座後來取；迨得坐位，出覓婦孺不遇，焦急異常。時天熱如仲夏，奔走數百步，汗出如漿，而口渴甚，遂急就賣茶者飲，盡三碗（每碗二十元）乃止。旋入車箱，遙詢朱君，知同伴來告，吾行具已攜入他車，心乃釋然。顧余離車時，一軍人欲據吾座，余與約，由其守座，苟余不返，座為其有，否則，以其衣箱置座上，而座仍屬吾；比返，果如約，而坐位窄矣。悶坐至五時許，車方開行。

余以三十四年五月三日，由重慶抵西安，歷時雖未滿一載，然長安視京滬為易居，在在均可留戀，今別矣，未知何日重遊，不禁黯然！

眺華山・峻峭可愛

但余所踞處，實非坐位也，乃置行李之鐵架耳。同車一軍官，欲以行李置其上，謂其本非坐臥處，余力爭之；會渠遷入另一頭等車，事遂寢。吾坐其上，不見天日，而空氣悶熱，尤不可耐。車中無隙地，出入至感困難，幸距朱君坐位不遠，每至站，購飲食，均由其傳遞；否則，飢渴之苦，殊難解除也。入夜，欲臥，足莫能伸，輾轉反側，悉不如意；且車中多孩童，啼飢號寒，終宵不絕；睡鄉雖好，余竟無緣得入，而鼾聲乃時有所聞，為之羨慕無已。車行極緩，次晨方達華陰。遙矚華山諸峯，峻峭可愛，又不知何時重遊，不勝於邑！抵潼關，下車至黃河濱一視，水急而濁，不通舟楫。潼關今為縣治，荒涼滿目。車入山洞，洞長而窄，煤氣逼人甚，而關不可見。抗戰勝利前，隔岸風陵渡敵軍，屢以砲擊車，車中人每喪其生，今則無可慮矣。旋過閿底鎮，東行車初止於此，鎮上驟形繁榮，今止於陝縣，情勢為之一變，交通於工商業影響之大，即此可見一斑。自閿底鎮至靈寶，舊道多未修復，車行新路，基未甚固，且多曲折，速度遂益減。經益地時，下行頗疾，上行則寸步難移，間或倒退、乃以人力推之，可發一噱。薄暮，抵常家灣，

停二時許，繼續東行。

過酒肆・痛飲大醉

十八日午前二時，抵陝縣（長安至此爲二四〇公里），未收票。同伴二人，負覓旅店之責者，遍尋無着。車站前一小店，無地板，以蘆席墊之，無門，亦以蘆席障之，其惡劣爲生平所見旅店之最，惟尚有一空房，吾人不得已，居之。寒風冷氣，上下襲來，而被袋未至，無法就寢，唯著大衣，坐以待旦而已。晨起，至中國旅行社與隴海鐵路局及陝豫公路聯運處合辦之招待所，覓得牀位，遂移居。所內僅有小房六，餘悉以大廳置牀，多者十餘，但極清潔。余以連夜未睡，苦甚，乃至酒肆痛飲，藉以麻醉神經，返即登牀，比醒，則午後四時許矣。次日上午，迭至車站取行李，乃知行李車中途解除，刻在靈寶，須明日始到。午後，遊羊角山，山在城西北隅，上有道院，聯以長堤，殊無山景。惟下臨黃河，濁流滾滾，灘聲悅耳。上游爲太陽渡，下游爲茅津渡，隔岸爲山西平陸縣境。二十日上午，取得行李，乃接洽汽車，蓋由此至洛陽一五五公里，鐵路尙未修復也。同舍有軍佐某，攜一妻一女，建議邀集三十人共包一車，以免擠擁，吾人和之，俄頃而齊。午後二時，汽車洽定。次晨七時，啓行。

上陽宮・紅葉題詩

自洛陽至潼關，原有洛潼公路，惟此行所經，乃係便道，大致與隴海鐵路平行。路無基礎，其在兩土山間者，坡度頗陡，殊不易行。雨後，泥濘滿道，車轍深可尺許，尤行不得，故有在陝縣勾留至十餘日者。吾人雖幸遇晴天，但塵土飛揚，四面撲來，恍如重慶之霧，數十步外，一無所見，司機旅客，皆感痛苦。惟地屬平原，路少曲折，苟非機件突壞，或司機不愼，殊無覆車之虞。途中常見膠輪大車，俗謂之拉拉車，曳以數馬，運載貨物，人坐其上，滿身塵土，幾不辨其面目。聞汽車缺乏時，旅客往往乘之，三日始達，痛苦尤甚。吾儕坐車上，婦孺在前，男子在後，悉以行李墊之。余與章君坐最後，震動尤甚，苟不力攀鐵欄，不難抛落殞命。予身後有被囊，旣以繩繫欄上，繩斷，乃時時壓吾身。我之小皮箱，爲人踐踏，兩鎖盡壞，不得已攜至身旁，以繩繫之，而藏物往往溢出。予處其間，苦悶尤甚。同行軍佐，頗以洽商此車爲己功，旣以其妻兒置司機旁座，乃以坐車後未能伸其足爲言，語殊不遜，吾輩惡之。會司機招載私客三，卽俗所謂黃魚者，軍佐欲移被囊坐私客，章君不允，遂口角，歷時許，乃止。抵觀音堂，午膳。聞隴海鐵路初修至此時，軍政機關多駐此（吳佩孚亦嘗駐紮），市面異常繁榮，後雖以鐵路西進，頓形冷落，迄今尙餘商店百餘，爲陝洛間各鎭之冠焉。午後，過澠池，新安。新安城郊，有函谷關，乃漢代移置者，今日視之，殊不險要。秦關在今靈寶縣南，相去三百里。傍晚，過西宮，兵房多完好，講臺等則已炸毀矣。按西宮爲唐時上陽宮紅葉題詩處，袁世凱禍國時，興建兵營，佔地極廣，可容三萬人；吳佩孚駐洛日，復行擴充；迄今仍爲軍隊駐紮。民二十一，國民政府，以洛陽爲行都，黨政機關，多假此辦公。其鄰爲石崇金谷園遺址，今爲飛機場。西宮今稱西工，殆所謂剷除封建意識之故歟？旋抵洛陽，天猶未黑也。

安樂窩・林森橋南

汽車站在西郊，吾人爲乘火車便利計，就東車站附近，遍尋旅舍，皆已客滿。後於南新安街某招待所（私人經營），得空房二，雖惡劣，亦居之。二十二日晨，沐浴後，入城遊覽。明季，李闖屠洛，內外兩城，悉被剷平。今城爲淸初所築，形方而小，繁盛處爲中山東西南北四大街，成十字形。出城，遊洛水濱，過林森橋，至安樂窩而返。林森橋爲二十六年所建，以其時國民政府林主席森之姓名爲名，悉用鋼骨水泥，寬闊堅固，極爲壯觀。三十三年春，洛陽失陷時，多被炸毀，今草草修復，尙可行車。橋南首右側，接連天津橋遺蹟，橋祇一孔；上覆以亭，係修林森橋時所建。舊傳宋儒邵雍在此聞杜鵑聲，知天下將亂，故袁拱詩云：『天津橋下水猶淸，洛浦灘頭舟自橫；兩岸行人朝暮過，阿誰重識杜鵑聲』？故事載邵氏聞見錄，而朱子名臣言行錄外集采之，以詆王安石，殊不足信，見梁任公著王荆公一書。今

亭內有商震所撰碑記，仍引舊傳，以申其說，牽爾操觚，良可笑也。上游有石橋，爲吳佩孚倡建，兩端已爲洪濤衝毀，僅餘中間二十餘孔。安樂窩在林森橋南堍，兵莊附近，門前有石碑，題曰宋儒康節邵夫子天津故居，清咸豐二年建。刻聯語二，其一云：『問設漁樵，萬事興亡付伊水；窩名安樂，一時寤寐到羲皇』。屋宇深邃，頗殘破，中廳塑康節像，道貌岸然。民十二，吳佩孚募款重修。今設小學於此。晚飲酒肆，食黃河鯉，味殊鮮美。關中以缺水，鮮魚鴨，故有『魚龍鴨鳳』之說。洛陽人有黃河鯉，足以傲秦人矣。翌晨，遇原服務機關所屬工程處職員某，云係昨晚到洛者，至距城約十里處，天黑，遇匪徒二十餘，伏溝中，鳴槍止車，司機疾馳去，彈如雨下，斃司機助手一，旅客二墜車受傷，渠左頰中一彈，而未穿出。視之，創口血猶未止，同人中有與相熟者，遂送其至天主教堂醫院留醫。而同日陝縣開出汽車六輛，臨時停宿者二（俗謂之拋描），尙在其後，則未遇之，殆已爲官軍擊散矣。

復員車・直達鄭州

時洛陽東行火車，止於開封，同人以鄭州可直達徐州，不如至鄭，以免在汴擠車之苦。乃一再與車站接洽，卒未能得頭二等票，蓋站中以人多，停止登記一日也。站爲槍砲所擊，殘破不堪。嗣聞有復員專車三輛，專供復員人員之用者，因念吾人服務[illegible]所，原係戰時機構，抗戰勝利後，停止進行，終至撤銷，固無復員可言，但吾人皆至江南工作，其任務與復員同，遂持公函至站接洽，知二輛已爲中國銀行等機構所定，祇餘一輛，未至，站長允撥與吾人，惟須足九十人之數耳。吾儕乃在站上，分別徵詢各機關人員，頃刻得五六十人，中華書局渝廠技工及眷屬十七人，亦允予參加，旋即額滿。吾輩遂返旅舍，運行李至站，買票過磅。自上午十一時，候至下午三時許，專車始到。車爲鋼製，有蓬，內鑲以木板，闢窗四門二，中置坐椅四列，似京滬路之三等車，視車盤所刻標誌，乃係日人在大連等處工廠所製者。九十人原不甚擠，乃有少數人，以大行李置其中，遂無隙地，行動不便。時車未開，乘客紛紛至鐵絲網邊，覓飲食，蓋小民臨時攜來，以謀微利者；站中員警見之，輒加驅逐。余嘗見一人，持鐵棍，撞破農婦粥缽，婦不敢言，狀殊可憐，而其人掉頭不顧，若毫不介意者。又見一幼童兜售綠色水，謂之汽水，每杯索三十元，旅客某謂其以冷水染色騙人，飲之必腹痛，逐之，幼童笑而去。凡此，皆社會之縮影也，不圖於咫尺之地，同時見之，爲之一歎！晚八時，車行。有頃，過成周故址旁，而至白馬寺站。寺爲漢明帝時，以白馬馱經自西域來而得名，其東里許，爲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四朝京都遺址，黑暗中，無所見。二十四日晨，過鞏縣，其地多山，舊有兵工廠，抗戰初他遷；北宋帝王陵寢，亦在境內。嗣過氾水、榮陽，而抵鄭州，時爲下午二時許（由洛至鄭爲一一九公里）。站屋已炸毀，附近市街，亦多夷爲瓦礫場矣。

望開封・萬屋沈沈

鄭州，隋始置，清爲直隸州，今爲縣，周初爲管國地。清光緒三十一年，以平漢鐵路成，自闢爲商埠。迨隴海鐵路通，遂爲兩路交點，市面益形繁榮。其大道曰大同，南北各一路貫之，成十字形。城在其南，閒頗冷落。吾人投宿大金臺旅店，聞昔爲歌女聚居處，今則一部炸毀，餘亦殘破不堪矣。室多無牀，而鋪以蘆席，門窗亦不甚完整，吾人居樓上，雖無潮濕之虞，而冷風吹來，亦殊難受。晚啖黃河鯉，其味比洛陽者爲尤佳，醉而歸。同行章君夫婦，攜子女四人，是晚乘車東行，唯吾八人留。二十五日，晨起，散步街頭，遇微雨。午後，至車站，購至徐州頭等車票（路長四二二公里，價壹〇八〇〇元。），並磅行李。次晨，六時至站，八時開行。頭二等係對號入座，秩序甚佳。未幾，至中牟黃河決口，濁流奔馳，南入皖境，匯於淮河。此爲抗戰時所決，溺斃敵軍人馬無數，使其不得逞於鄭洛者有年；而當時吾同胞，田廬蕩然，家破人亡者，亦不可勝計，思之惻然！決口長數十丈，今架便橋，木料頗小，望之似不勝其負荷，然全車約十輛，緩緩而行，竟安然渡過。而視接收之初，此橋未建，鄭州旅客，須循平漢鐵路至新鄉，然後

乘日人新築鐵路至開封者，其便利不可以道里計矣。今水利委員會，力謀恢復黃河故道，使入於海，而故道有已成鄉村者，且牽涉政治問題，不識何日才能完成也。過開封，北望萬屋沈沈，人烟稠密，路南爲河南大學農學院，林木葱蘢，欣欣向榮，惜未能下車一遊。車至蘭封，折而東南行，經民權，日暮，過商邱，入江蘇境，旋抵碭山。其地產梨，旅客紛紛購買，但皮厚質粗，不及山東產遠甚。晚十一時許，抵銅山，覓旅舍不得，幸遇津浦鐵路友人，引至公事車寄宿；不然，長夜漫漫何時旦？其苦殆不堪想像矣。

無限刼・八年一瞬

銅山，以縣東北有山產銅名（東漢鄧通之銅山在四川），清始置，爲徐州府治，故今俗仍稱徐州。古爲大彭氏之地，秦設彭城縣，楚項羽嘗以爲都。二十七日，以購車票不得，留銅山。余與朱君，閒行市街，自中正路以西，道路寬廣，兩旁皆新建築物，式頗美觀，蓋係日人佔據時期所建者。午餐後，至城西北隅和平巷，訪關盼盼之燕子樓，係二十一年十月重修，瓦屋三間，殊狹小，中爲門，上無樓。考諸碑記，清光緒九年重修時，尚爲樓上下兩間；而地址凡四變易。其右及前方，均有平屋。今樓址前壁，嵌二小碑，一謂關盼盼，彭城人，張愔侍妾，能詩；愔歿，感恩誓守，獨居燕子樓十有一年，矢志靡他，作詩三百餘章，皆以寫其哀慕；白居易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之，出盼盼佐飲；嗣有見居易，爲述盼盼近狀，居易咨歎，和其詩三章，復寄一絕諷之；盼盼得詩，復一絕，不食而卒；相傳尚書爲張建封，實誤，其說甚辯，但未署姓名年月。另一碑刻盼盼及居易七絕詩各三章，居易末一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此卽居易所以諷之者也。附近有吳季札掛劍處及華陀墓，其西南有雲龍山，惜未及遊。晚應舊同事馮輪香君之宴，飲綠豆燒酒，味甚佳。其寓爲日人所建，作日本式，入門脫履，屈膝坐墊上，殊不慣。次晨八時，乘津浦特別快車南下，亦對號入座，秩序尤佳。至符離集，旅客多購燒雞果腹。過宿州、蚌埠、明光、滁縣等大站，沿途風景依然。傍晚，抵浦口，列隊分班乘輪渡，歷時十分，至下關。自八一三戰起，余奉令駐武漢，以八月十六日，乘民政輪離南京；閱二月，復調香港；太平洋戰後，香港九龍失陷，以三十一年一月八日，逃出魔窟，返抵故鄉，嗣經曲江、衡陽、桂林、金城江、貴陽，以四月十八美國飛機初炸日本之日，到達重慶；三年後，入陝，留一載；今乃循隴海津浦兩鐵路而返京；計經蘇、皖、贛（過九江，曾登岸一遊。）鄂、湘、粵、桂、黔、川、陝、豫十有一省，爲時則八年有七月零十三日矣。

趕上春・重到江南

今日，長江天塹依然，龍蟠虎踞如故，舉目四顧，欣慰何如？惟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國都失陷，敵軍大肆屠戮，死者多至數十萬，而我軍倉卒渡江，溺死於驚濤駭浪中者，亦爲數甚夥，緬懷往事，又不覺悽然！下關迭經轟炸，房舍破壞甚多，市面遠不如昔。吾人至津浦鐵路下關營業所，洽取行李。旋尋旅館不獲，而丁君有弟，服務該所，久候不返，商得其長官之允，暫爲駐足。同人有主張乘十一時京滬車至滬者，衆從之，遂運行李至站，而頭二等車，業已售罄，無法購票，乃以行李寄存站旁中國旅行社服務所，仍返原處宿焉。二十九日，晨六時，至站，得友人之助，購票登車，幸獲坐位。迨八時，車行，沿途水碧山青，桃紅柳綠，景物之佳，遠非西北可比，極目四望，精神爲之一爽。道旁偶有建築物，如城門而無屋頂；隴海鄭州以東，及津浦蚌埠以北，亦往往有之。據同車某軍官言，戰時，我國飛機臨其上，輒以射擊機車爲目的，日軍以損壞機車過多，屢調南滿鐵路機車補充，久之，損其三分之二，乃爲此建築物，覆以草木，機車匿其中，以避空襲云。午後四時三十分，抵上海北站。乃至約定服務機關投宿，而三千餘里長征，遂告中止矣。時滬濱收復，已逾半年，歌舞昇平，繁華如昔，而八載抗戰，似已無人念及，因口占一絕云：『我到江南趕上春，不須惆悵憶芳辰。八年浩刦誰能記？依舊笙歌滿滬濱』！想有心人讀之，亦當不勝其喟喟也！

廣西融縣記遊

馮朱棣

粵西山水，論者多崇陽朔荔浦，顧融縣羅城，山勢亦復奇突，特以古稱邊荒，中土人士，向非竄逐莫涉，遂使奇峯怪壑，默默無聞於世，山靈有知，不幾笑人歟？

余既遊桂林陽朔諸山，乃經荔浦雒容，以赴柳州。位柳江北岸，江水北來，繞城成半環形，古稱薄水者是也。境內多奇峯，皆獨立不倚。南岸小山名「立魚」，孤峙道旁，卽柳宗元所稱「石魚之山，全山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者是也。

出柳州市，經柳侯公園，北行，山勢開展。經石碑坪及太平，峯巒漸偪，皆拔地峭起，林立四野，玲瓏透剔，奇特不讓陽朔諸山。山腰多土屋，陡立懸崖間，仰視無路，巉壁危巖，不悉山民如何登蹋也。至浮石，爲一市集，北達長安鎭，西通融縣。粵西鄉鎭，大都定日趕墟，趁墟日，百貨雲集，農民擁擠，平日市況寂寥。故浮石雖爲市鎭，而商舖甚少。穿街市，抵河埠，河岸絕高，石級平整，岸旁綠樹婆娑，於河水澄清中，艤小舟三五，其清閑景象，不減江南風趣。

雇舟，溯融江赴融縣，舟絕小，前後使槳，廁身艙內，不容轉側。江水頗急，淺灘甚多，有橫亙如檻者，水面高下不同，舟行至此，急衝直下，船首冲入水中，全船顚簸，江水濺入，艙內盡濕。順流西下，兩小時卽抵融縣。泊舟西門外，域內街道狹隘，市況冷落，僅西門外稍有市廛。

縣城東北郊，山巒蟠結。有所謂小峒者，高峯夾峙，中有狹道，長二里許，祇有進口，無出路，地勢絕險，土人謂爲諸葛武侯平蠻時火燒藤甲軍之葫蘆谷也。藤甲軍事，是否爲信史，姑置不論。但余考晉書地理志：劉備歿後，宜鄒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復屬吳。……孫皓分零陵，立始安郡。又考隋書地理志：始安郡，梁置桂州，平陳，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廢，統縣十五，義熙其一也。義熙舊曰齊熙，置齊熙黃水二郡及東甯州。平陳，郡並廢。開皇十八年，改州曰融州。據此，則蜀漢時之融縣，爲吳之始安郡，並非蠻地。又反考南齊書州郡志：甯州鎭建甯郡，本益州南中，諸葛亮所稱不毛之地也。道遠土瘠，蠻夷衆多，漢民甚少。據此，則諸葛亮所稱不毛之地，融縣不與也。據以上各點，則融縣小峒之爲武侯平蠻時之葫蘆谷，顯係附會。

由西門外經大橋，沿江岸西行，右轉入阡陌間，有山名老子，山石黝黑，小徑達巔，兩旁懸崖壁削，山半多房屋，空閑無人，謂係遇匪亂時，城中居民，相率登山，堵塞山口，空屋爲避亂時所居云云。再上，爲壽星巖，崖壁上鐫有壽星巖三字，遠處卽可望見之。此處係山半石洞，洞內面積不廣，黑暗潮濕，中設觀音殿。據洞口俯視，全城在望，融江紆曲，繞城西南流，隔岸平林糢糢，鄉村隱約。

下山，西行數里，高山阻道，細澗奔流。有懸崖若張巨口，徐霞客所稱之眞仙巖者是也。入其中，山石如覆釜，內有佛殿及平臺。臺下小河，深入洞底，幽暗莫辯。河上白色鐘乳，如皤然老叟，酷肖道觀中所塑之老聃像，故此洞卽名老君，爲融縣勝跡，香火甚盛，洞頂有鐘乳殘跡。余考宋趙希鵠洞天清錄怪石辨門云：融石，融州老君洞所出，起峯粗燥，體脆。又考宋范成大桂海金石志鐘乳條云：桂林接宜融山中，洞穴至多，仰視石脈湧起處，卽有乳牀如玉雪，石液溶結所爲也。據此，則古代老君洞內，鐘乳必多，今則洞內新有建築，除老君像尙保留外，其他已蕩然無存矣。洞內有孟獲像石碑，削　豐頤，有如老蓮派畫像，融縣非漢之蠻地，已如上述，何爲有孟獲遺像，殆好事者據葫蘆谷附會之傳說所立者歟？洞內又有宋元祐黨籍碑，余在粵西，黨籍碑凡兩見，一在桂林龍隱巖，一卽此處。考元祐黨人碑，首列文臣曾任執政司馬光等二十

七人，次列曾任待制以上蘇軾等四十九人，三列餘官秦國等一百七十七人，四列武臣張巽等二十五人，五列內臣梁維簡等二十九人，後列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二人，共三百九人。徽宗親書一通，立於文德殿門之東壁，州縣廳事，則蔡京筆也。後因星變，毀之，粵西兩碑，未識何以尙完整也？

出洞，繞赴山後，有細流流入洞中，卽洞內所見之小河也。右側高峯陡削，山半多石洞，洞內似有居民，但上下及兩側，似均無路可通。迤西平曠，穿行阡陌間數里，山勢漸偪。北側羣峯，排列成行，峯頂老松參天，山坳中設柵門，通羊腸一線，隘口險要，丸泥可封。登山道，越柵門，別有天地，四周高峯環列，如天然圍屏，中爲平原一片，廣袤各里許，村落四五，散處其中。守望相助，雞犬相聞，山隘均設柵門，以阨守防盜。如此境地，不啻世外桃源，地名「古鼎」，爲邑中山水勝地。

立山間平疇中，放眼四顧，峯巒環抱，似置身盂底。石峯拔地，孤立無依，如蕈芽，如圓柱，鵲起平地上。此種峭然兀突之山勢爲粵西所特有，他處所未見。

山中氣候溫暖，林木青翠，山腰多石洞，縷空若蜂房。最大者爲東村之龍潭，村據山崖，攢聚數十戶，繞以石垣，有總門司起閉。入門，由村路登山，卽見洞口。進洞，拾級下坡，蓄水滿洞。據村民言，深不知底，每年必有樂聲，出自洞底，若鑼鼓若管絃，聲聞遠近，爲時歷三五日，居民謠謂爲龍王晏客演劇之樂聲，每年樂聲起時，遠近居民來此間焚香膜拜者不絕於路。余來非其時，未得親聆此聲，亦一憾事。意者洞底多罅隙，水漲時流水丁東，甕然作響，有似奏樂。吾浙浙東燭溪湖有所謂「湖滃」者，每年八月間，湖底作聲如鼉吼，情形與此相似。離古鼎，回融縣，遂返柳州。



上海分莊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號
　　九七二三七號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創自同治　歷史悠久
自設工廠　規模宏大
工料考究　精美出衆
歷屆賽會　均獲褒獎
銷遍中外　譽滿全球
中國第一　扇業之王

北碚·溫泉之勝

黃大受

重慶說溫泉

四川是古代的內海，等到海水乾枯以後，才露出盆地。所以四川境內，除了中壩和成都平原，松藩草地，峨眉樂山，這幾塊平地外，幾乎全是重山峻嶺，山嶺起伏蜿蜒不絕，重慶一帶附近，更是山谷深邃，河流湍急，地層的構造，也特別的複雜，所以出產煤，石灰，硫磺等礦產。

因爲山多水急，泉水特多，加以地層礦質太多，便容易造成溫泉，只要硫磺和石灰多的地方，泉流穿過便都構成溫泉，重慶附近的溫泉極多，現在因地位的不同，分別叫東南西北溫泉。每個溫泉的所在地，都不止一股溫泉，好比壁山的西溫泉之外，在壁山城外二里路的地方，又另外發現溫泉，正在興修。南岸的南溫泉外一里多遠處，也另有小溫泉一處。北碚的北溫泉，除了公園裏處處可見溫泉以外，就是縉雲山下，很多的岩穴裏面在冬天也常常冒出熱氣，其下也是溫泉的暗流所在。

重慶的四個溫泉以南北溫泉發現最早，西溫泉較遲，東溫泉則更遲，最近幾年才發現，南溫泉距重慶卅里，處在山窩裏，西溫泉則遠處壁山縣西十五里，東溫泉在重慶東卅里木洞溪南十餘里處，現有楊滄白先生墓園，據云風景秀麗，現在正開闢公園中，北泉則在嘉陵江畔，水道離重慶一百卅餘里。

溫泉的造成，通常係因石灰和硫磺二種構成，北溫泉是石灰泉，南溫泉是硫磺泉，硫磺泉可治皮膚病，功效顯著，石灰泉的功效較小，對身體的益處較差，北溫泉的溫度爲攝氏卅七度上下，與人身的溫度相仿，四季均可沐浴游泳，冬天自然不大合適。南溫泉的小溫泉，溫度也不高，春夏秋三季均佳，南溫泉水甚滾，冬天沐浴游泳，毫無寒意。

北溫泉在嘉陵江邊，溫泉峽左旁，位置在北泉公園裏。正當嘉陵江三峽的中流，縉雲山脉由東南橫過嘉陵而成西山坪，和縉雲山對峙，構成了溫泉峽，濱江石灰岩層消蝕成一條不到兩里的平地，就是今天的北泉公園！

根據實際可考的史實，北溫泉是和縉雲山同時開闢的。劉宋景平元年，在溫泉當時設想思祠（現尚有一碑存在），趙宋時，勅賜縉雲爲崇教，溫泉賜額叫崇勝，宋朝嘉佑年間，道州周濂溪先生赴合州任判州，過溫泉時，曾經序刻彭應求詩，放在廟堂，元憲宗時，親征釣魚城，受傷退居到北泉，在這裏死去，可見得北溫泉的歷史，是相當的悠久！

到溫泉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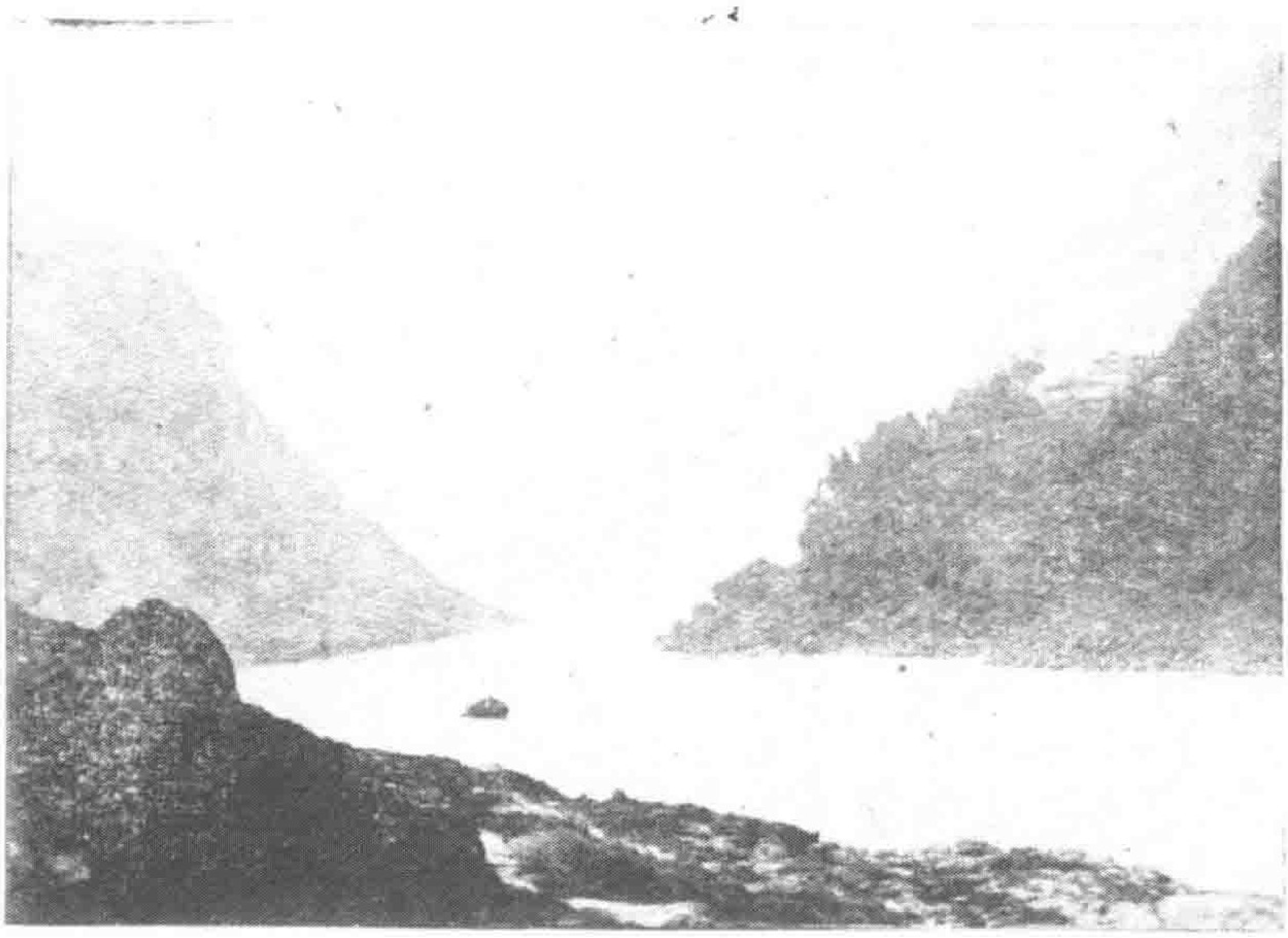
從重慶到縉雲山和北溫泉，可以由水陸兩道，水路是從重慶千厮門碼頭，搭乘民生公司輪船，可直到北溫泉囤船上岸。民國卅三年冬是每天有兩只船開合川，路過北泉，每天早晨六時準時開船，大約在中午一時左右，便可到達北泉。

從陸路，便要沿江步行，經過柏溪和許多小山，有一百三四十里，一天走不到；水路的路程也相彷彿，自然是坐船便當而經濟，要不然，還可搭乘市內公共汽車，在重慶兩路口汽車站，須登記購票，搭車到北碚，車經成渝公路，到靑木關向東北經靑北公路到北碚，共九十公里，繞了一個大灣，到北碚每天上下午各有汽車一次，民生公司常有專輪航北碚，也可搭乘。

到了北碚，可沿江邊步行繞山坡合馬路，約一里多便到北泉公園，全程只有十里左右，若由北碚走溫泉公路，灣山過嶺，便有十五里之遠，步行的多取道小路，小路相當平坦，不過春夏水漲，有時也不方便，還可騎馬僱滑竿也行。要不然，就在北碚搭船上溫泉，不過上水水急，灘

多可怕。且太慢，春夏秋溫暖時日，抱着遊玩的心情，也不妨搭船到北溫泉去。

從嘉陵江搭輪船，可見兩岸風光，有時地勢開闊，綠色滿野，有時在這兩山中隨山曲折，途中要經過牛角沱，磁器口，柏溪，悅來場，……夏壩才到北碚，再經金剛碑大沱口，進峽到溫泉，嘉陵江上有小三峽，溫泉峽是中峽，兩岸常見上水船隻，一二十個縴夫，聲嘶力竭地拚命向前拉跑，像不知歲月的久長，拉向一個目的地方，下水的船隻，放在中流，縴夫分成兩排，在船頭上一大塊地方很整齊的划槳，迅速地向下流去，這古老的傳統的交通方法，在今天依然担負着責任。



嘉陵江的溫泉峽

多少年來，這嘉陵江上，不知多少人經過，發生了多少的幻想，每當春季水漲的時候，多少洶湧而來的新潮，換去了經冬碧綠的水流，這詩意的嘉陵江啊！有時水面上露出一大堆亂石，水向前衝去，發出極大的浪花，波濤洶湧，到也令人提心弔胆，因爲這條河裏，翻船的機會極多，有時幾十幾百的埋身江底，悲慘的故事，說來令人心驚胆寒。

特別是冬季水落的時候，淺灘時露，水中伏石的地方，漩渦多而且急，小船一不留心，捲到漩渦中心，便常常有翻船的危險，許多胆小的人，對于坐船，特別地具有戒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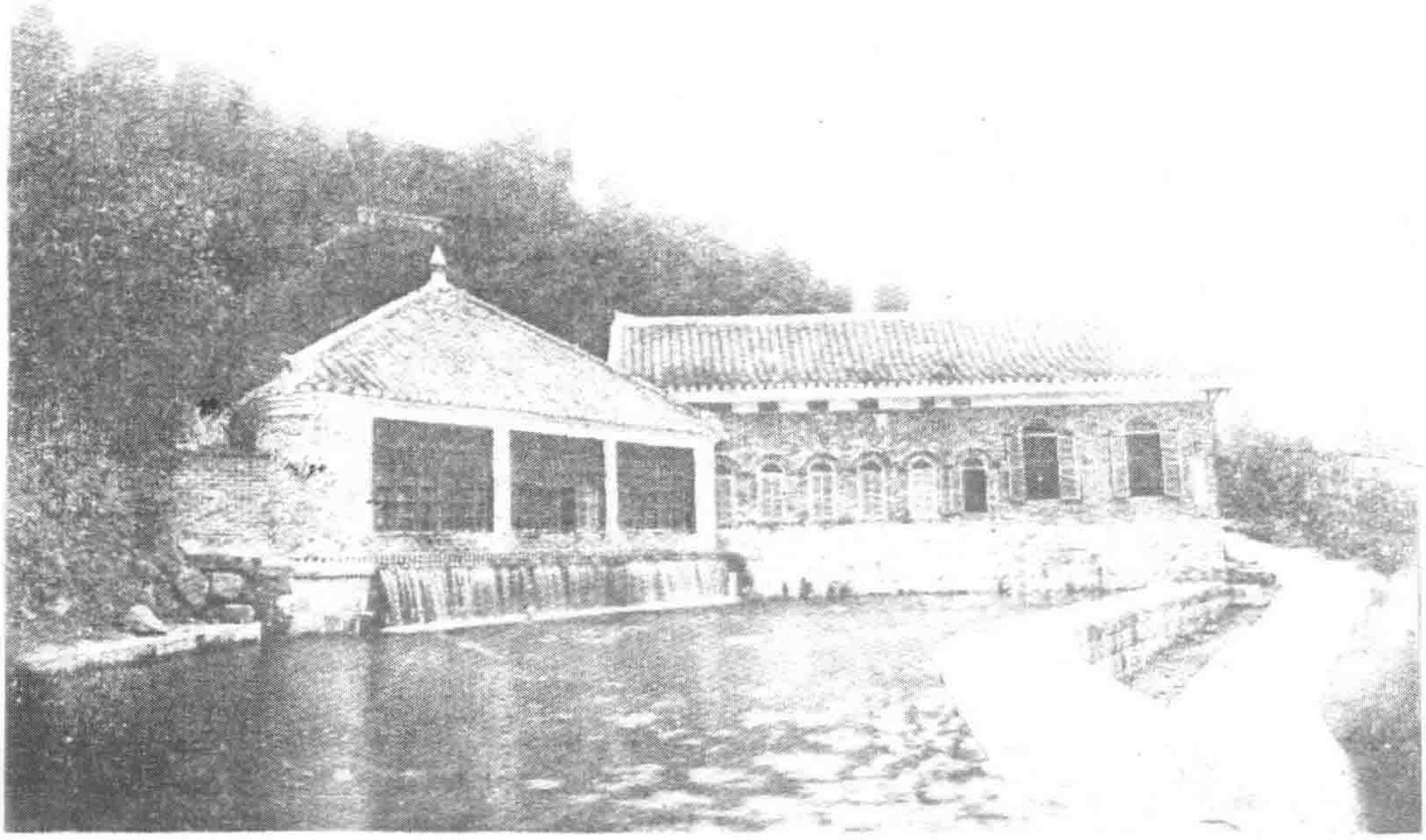
閒話北碚

到北碚的交通，前面已經說過；我在這裏對北碚來介紹一下。北碚因爲地勢平坦，水陸交通便利，而且北碚的建設，是有計劃的，整齊清潔，街道成井字形，經緯交錯，有大都市的風味，並且有餘地可供市區發展。在民國初年，這裏常是土匪出沒，極不安甯，其後經地方人士竭力整頓，盧作孚先生的經營，日見興盛。民國卅年，省政府特劃璧山、巴縣、合川、江北四縣地區，設立北碚管理局，地位比於縣等，實際上設縣的條件，是有過之無不及，筆者以爲中國每一個縣治所在地，至少應以此爲標準。若每個縣城都能够有北碚這樣的規模，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四項建設，必定大有進步了！

現在北碚管理局的治所，設在北碚，管轄有十幾鄉，一切組織，均同於縣，局內分科，分室，都和縣政府相同，可以說除了名稱和縣不同以外，已經完全和縣一樣了！

北碚市區，的確是一個現代化的小型都市，雖無摩天大樓，却也有許許多多的兩三層樓房，市區的規劃，始自民國十六年，現在繼續地在開展着，一條條的馬路，像十字似的交錯着，馬路是用三合土或砂土做成的，整齊而清潔。兩旁有人行道，中間的車道不寬，只有二丈左右，好在北碚市內很少有汽車經過，因爲市區太小，用不着汽車。

所以每條馬路，只有人步行，人都在路中行走，自然無擁擠的麻煩



北溫泉游泳池

，天下雨時，也無泥漿，更無汽車的喧擾，初從喧嘩紛亂的重慶來到北碚，馬上會給你以清靜安寧的感覺，她有重慶的長處，但無重慶的缺點。

市區南端有一個北碚公園，裏面佈置得很是清幽，園中一個土山，叫火焰山，上面有清涼亭，民衆教育館和青年團部，都在那兒，山上可鳥瞰全市，瞭如指掌。公園內有很多欄洞，豢養了許多動物，供人觀覽，如老虎、豹、狗熊、狐狸、猴子等等，設備到還不錯。

公園旁邊，有一個大的公共體育場，可容幾千觀衆，臨旁一個公共會堂，可演戲放映電影，不過設備不佳。北碚各學校公開演戲，都是在這裏舉行。

電燈也是和重慶一樣的不亮，昏昏欲睡，市面在晚上九點鐘，便沒有了。家家關門閉戶，這眞是一個小城市的風味。

吃東西在小店裏都還公道，有些大店到不一定好，旅館小的比較便宜，大的如兼善公寓，設備很好，可是要貴一半，電燈不亮，要用清油燈幫助。

北泉公園概況

除了坐小輪從碼頭上坡直到公園以外，無論你走小路公路，都先到公園大門，在馬路的右交叉旁，你可以看見一個石柱，上有北泉公園四個大字，你便步入公園了。

起初是沿着大路下坡走，路是用大石塊鋪成的，下雨天也沒有積水，一進園內，走不了多遠，便見了一排排的寶塔松，在路兩旁矗立着，差不多有一丈多高，青翠可愛，公園裏也打掃得淸淸潔潔，當有太陽的日子裏，你在公園漫步，有一種無上快慰。

談到北泉公園的歷史，並不算長，因爲土匪太多，游人多不敢來。民國十九年時，溫泉寺的主持隆樹和尙發願修建，當時的峽防局長胡南先也表贊同，便開始辦理，盧作孚做局長後，得了何北衡的贊助，由北碚人士鄧少琴來辦理，從民國十六年五月開始經營，十八年完成了現在的浴室，公園也漸漸修理完成。經常由公園事務所來管理。

公園裏的名勝古蹟，這裏來作一個簡單的報告：

溫泉寺　劉宋景平元年創設的，趙宋賜額叫崇勝禪院。

接引殿　是明代的建築，在四川很有典型。殿裏有明清間顯貴的留題石刻，和浮雕盤龍香爐。接引殿到大雄殿中間，是明代的建築，中有池橋，很像宮殿的製作。

大佛殿　明代的建築，清朝再加重修，殿傍用蘆竹圍成草坪，綠草如茵，可以在草地上坐臥。殿後有敞廊，殿兩旁筆柏聳翠，景色很是秀麗。

鐵瓦殿　全殿的瓦，都是鐵做的，上面留了信士姓名，其上蓋了琉璃綠瓦，光彩奪目，是東川少有的建築，登殿的石級旁邊，有一株三百多年的紫薇，每年夏秋兩季，要紅一百天左右，殿中間有一尊白石大佛，法相莊嚴。

宋代石像　有十一尊，羅漢像，存在廟後山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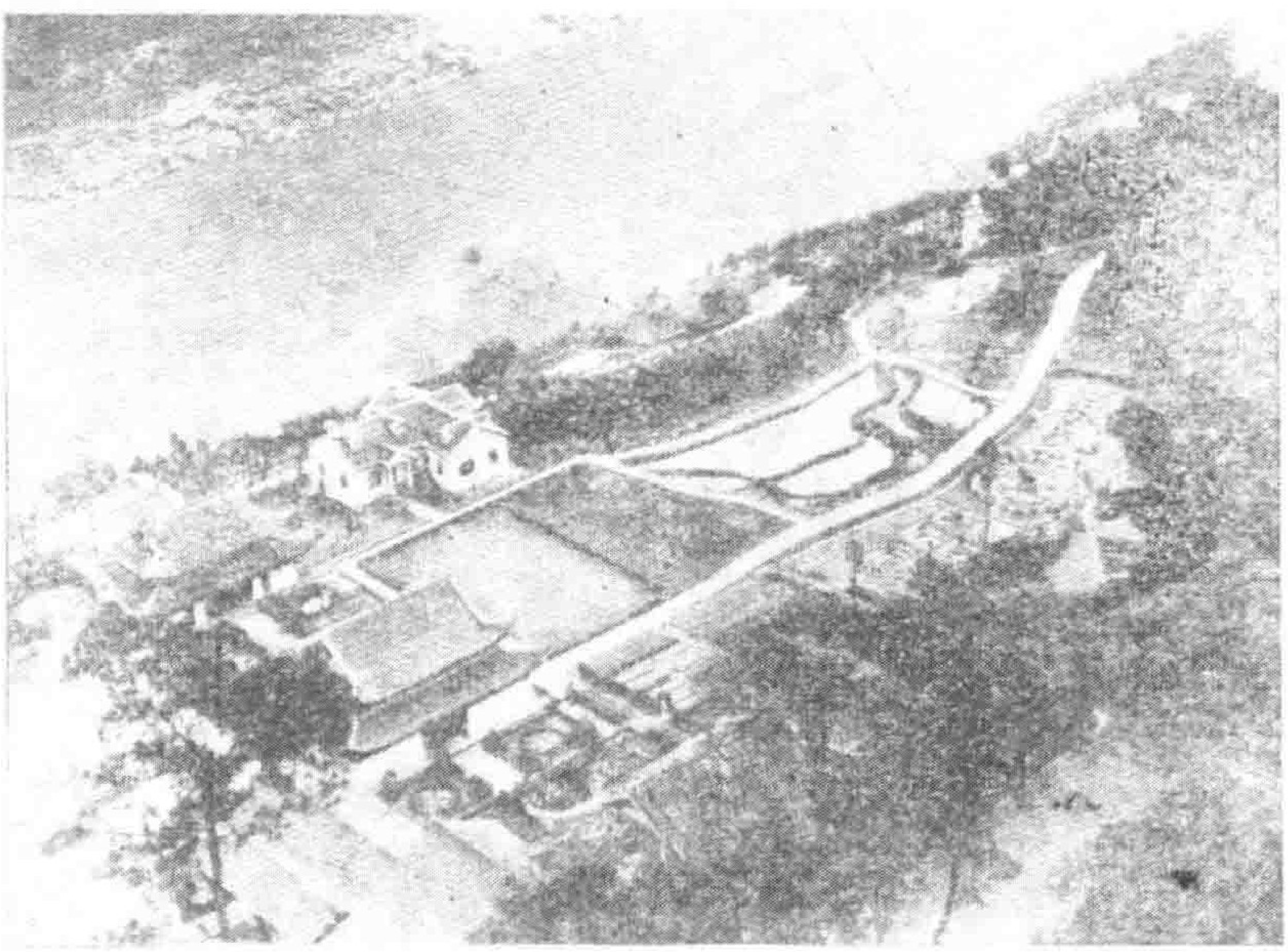
卑亭　從江岸碼頭上來，可以休息小坐，公園從這裏開始佈置，所以叫做卑亭。

乳花洞　全洞曲曲折折，有許多地方只能容一個人走過，全是乳花岩石構成，洞裏有許許多多的倒懸鐘乳，幽邃得很，要帶手電筒才可進去。過去土匪盤據三峽的時候，這裏是藏贓的地方。洞在公園東北角上。

廋嶺　實在是一塊小高地，三面陡絕，橫出構成廋嶺，廣闊不過兩丈，上面茂林成蔭，很是曲折。

聽泉亭　在小廋嶺的尖端，飛瀑從石壁垂流下來，聲音很清晰。

戲魚池　在接引殿後面，上面有座橋，魚很多，丟些餅果下去，魚便成羣出來。


北碚鳥瞰

愛蓮池　在公園中間，水也是溫泉，冬天也是滿池綠荷；到夏天五月間，荷花怒放，早晚清香，隨着風四面吹去，撲鼻得很，池裏荷葉，浮着水珠，像玉珠似的，可愛得很。有一個小島伸到池裏，四邊種着楊柳，坐在島上石凳上休息，也可看看四周的山光。

竹林深處　在卑亭上來路旁，竹林掩映，裏面有幾間茅屋，有時還有茶賣，可以閒坐品茗。

菱亭　全部是用棕做的，在數帆樓和游泳池的竹林裏，要細心才找得到。

古香園　將就樹根做成石台，在這裏吃茶，坐在樹蔭下面，別有風味。旁邊有塔院，有宋墓，有佛龕，古色古香，令人懷念古代不已！

公園裏的設備，關于食宿供應方面，前有中國旅行社辦的北泉招待所數帆樓農莊三處供應，並備有禮堂，可以結婚訂婚，佈置整潔優美。此外並有理髮部、洗染部、縫衣部，園裏面有中藥店，雜貨店，還有各種娛樂用品，可供遊客租用。

關於文化方面；公園裏的鐵瓦殿，有一個北泉圖書館，係南京中國辭典館長楊家駱，將他從南京運出來的書籍，和原來的一些書籍而設的，並收買了許多木刻，刊行北泉圖書館叢書，北泉圖書館附設印刷部，也是由中國辭典館創辦，一部份印刷自已編著物品，一方面並接收外界印刷物品，對這風景區增加不少宣傳機會，全館藏圖書六萬多冊，其中名貴的也不少。現在注重西南史地的整理，和搜集中國歷代舊著。

五六—〇四二

楊先生又打算把他廿年來搜藏的寶珍古物二千多件，開設博物館，現在尙未成功，只有一部份在圖館書裏陳列；全部古物和刺繡有上萬件，有許許多多的石刻碑文，皇帝的閙簾，玉刻屛風，圖章等等。其中最珍貴的一樣，就是漢洗，漢洗形狀很像臉盆，銅的，色黯黑，盆上端有兩耳，盆底中刻了四個魚形，把水注滿了，把手在兩耳上摩擦，水便從兩耳分四股噴出，像細雨濛濛似的，有時可以高到兩尺，發生一種鳴聲，有人說是古代的樂器，這樂器可以說是用很高深的原理做成的，該館一年公開演摩十四次，每次參觀費十元，平時就要六百元參觀一次，券資所得完全撥充該館經費。

至于溫泉，公園內處處都是，一到冷天便冒熱氣，游泳池在公園南端，泉源最大。所以建了游泳池，分室內室外游泳池，水都不深，有很少的地方才有一個人深。並有房間浴室，裏面很溫暖，冬天也不覺冷。泉水含硫化鈣硫化鎂成分很多，可以診治胃病，加強消化功能，又可診治婦女腹痛，促進腸胃蠕動，許多人住在溫泉，因此便學會了游泳。

在游泳池前面，有一個溫泉麵廠，專門出產溫泉細麵，東川一帶，都很銷行。溫泉峽裏，有種石頭，可以製硯台，發墨很方便，色澤石質都很好，來溫泉游玩的人，可以買回去做紀念品或禮品，公園裏隨處可以買到。

公園裏的情形，已說了一個大概，遊者諸君，可以留心遊覽了！

詩也似的園景

在北溫泉公園裏，春天秋天都是美麗的，只要有太陽的日子，光明會賜給你幸福和快樂，夏天雖然炎熱，但江上要是吹來一陣涼風，你仍會感覺到愉快。

溫泉是美麗的，加上縉雲山的煙，嘉陵江的潮聲，它使多少人起了遐思，使多少寫文章的人，寫出了極有趣味的文學作品。

溫泉公園裏，不僅可以給人以淸鬆的感覺，而且可以給人們的飄逸情緒，春天是不用說了，溫和的太陽照着天空，滿園全帶着黃金色似的，花開了，紅的、白的、黃的，香氣一陣陣撲來，小鳥兒飛來飛去，一羣羣男女青年，或者是一雙雙的情侶，在紅白石頭鋪成的路上散步，歌唱着快樂的春天，兩旁壁的山，綿延地矗峙在園的兩旁，山上滿處青青，園裏到處是水聲淙淙。

夏天和秋天，也是一樣的美麗，有的花因爲已經換了季節，枯萎了，然而有新的花又在開呢！夏天酷熱的日子，你在園裏的樹蔭下，可以享受到一些微微的涼風，秋天，只要是暖和的日子，你仍然有如春天的感覺，只是園裏的花草，已經不是欣欣向榮，而是一片凋零之態了！地下滿堆着落下的黃葉，雖然園丁每天掃去，可是秋風却一陣陣的催葉兒和樹枝告別。

冬天，除了山上，溫泉公園是極少看見過飛雪的，在一些寒酷的日子，冒着早上的風霜，到公園中美麗的松道去散步，寶塔松始終是那樣的青翠，看着那滿天白雪的天空，夾在谷中的遊人，也會感覺到冬天的嚴肅，然而公園裏的流水和小池，沒有一處不熱蓬蓬地冒着熱氣，使人以爲在放熱水汀呢；接引殿的敞廊，遠遠望去，直看見對面青松夾道的路旁小池，也是溫暖地冒着熱氣。

不過每逢雨季，也就是溫泉最不愉快的日子，山居最怕雨，秋冬季溫泉雨是多的，多得叫人心煩，多少閒情逸致，游玩興趣，都被雨水趕得乾乾淨淨，我們在雨聲中撐着傘遊公園，雖然感覺到清潔，但總覺得陰寒襲人似的。啊！溫泉公園是可以給人留戀的，但最令人懷念的，却是公園裏和暖美麗的春天！

溫泉峽畔嘉陵江

從公園靠河邊的囤船上來，有一個臨江的小茶店，你要是有閒暇的話，風和日暖的時光，你不妨泡上一杯茶，躺在椅上休養一會，冬季裏，那江水綠得發碧地緩緩地流着，安靜得像西湖一樣，小小的船兒，在水上一槳一槳，也只能掀起小小的浪花和波紋，從合川開下來的大木船，船

夫們哼着歌聲，兩臂使勁地划着槳，十幾個人一致的動作，水面上掀起了整排的浪花，船也就快地一直奔流下去。上午，中午輪船到了；那股浪波動了半個嘉陵江，小船在浪上迅速地起伏着，看着那拚命划着的槳，人們眞躭心小船的安全，輪船上汽笛嗚嗚的聲音，在峽中反覆着，是悽涼又是警惕，像告訴人們，時光又過去了一天，時代又在變了！

對面的西山坪，像一塊大屛風豎在江邊，山上樹木很少，顯得異常的單調，陰沉的土色，使人的心靈也感覺到沉重。只有那山腰和山端的幾棟白屋，點綴着這晤晤的土山，這分散在幾處的白屋，是保育院，力行中學和一個鄉中心小學校。

力行中學的校舍是散在山腰，用號聲代替鈴聲，有時傍晚，在暮色蒼茫之下，傳來一陣陣號角聲，是凄涼又是惋傷，使人們懷念起了不可追回的以往，一重重的舊事新愁，拉上了嚴重的心幕。

有時沒有月亮的晚上，星星掛在藍黑色的天空，被峽谷遮沒了一半的天，使人懷疑到是坐在室內，那晚上江上的燈火，反射在水裏是閃閃爍爍，遠遠望着南方一簇簇的火光，在煙霧瀰漫中，那兒就是北碚的[illegible]明廠。遠遠的波濤聲，是低重的傳來，像一層層的浪花，打上了心坎。

從碼頭下去到對江，我們可以沿着山畔的大路走到夏壩，起先沿着山邊行走，右邊便臨着江，出了峽口，便覺得突然開朗，天地一新似的，漸漸地轉向平地，開始經過一個約兩里長的沙路，這路兩旁全是桑林，青翠碧油，綠得可愛，春天走在這條路上，是輕鬆，又是活潑。出了桑林，過了大橋，便到東陽鎭，馬上便到復旦大學了。

出峽口到了大沱口，這裏的灘多而險，水像沸騰似的，每天滾滾不絕，像反抗河床的約束，終年發出怒吼，傳說中這是二龍作怪，這灘上，已經不知是有多少生命在這下面犧牲了！

二岩說礦工

溫泉公園對岸山麓，有一大叢房子，高高低低，遠遠望去，總以爲是一個鎭市，實際上那兒只有兩條小街，那地方叫二岩，是二岩鄉公所所在地，屬北碚管理局，以前也是土匪出沒之處。

二岩約摸有兩百多戶人家，有兩條極狹窄的小街，一條高，一條低，較低的一條，有許多極髒的小店，出賣着鹹肉，酒，花生等低等食品，那街上面也蓋了瓦，像在房裏一樣晤無天日，一羣羣的挖煤工人，就在這裏作臨時期的享樂，用他一日辛勤的所得，來換取勞苦後片刻的休暇。

二岩，它能有這一點點的市面，是全靠了這裏的煤礦，二岩在岩下有幾個煤礦，有兩個煤礦公司在開採，所用的方法，是古老的方法，靠人工爬進礦洞去挖取，用木條做成軌道，煤炭就放在小籃車上，礦工光着脊膊，灣着身軀，爬着推車前進；在洞裏，永遠是爬的，永遠站不起來，晤無天日，惟一的光明，只是那頭上的小電燈，發出極小的光芒。

礦工生活是非常的辛苦，每天要工作十小時，據說洞裏有的要深到一二十里，洞中的空氣，只靠幾個人，用手搖送風箱換氣，這一羣人的身體手臂腿部，因爲經常的爬行，都變成畸形，礦工這樣的生活，應該盡量地設法去改善。

嘉陵江一帶，是以出產煤著名的，白廟子，澄江鎭，縉雲山，有許許多多的大小煤礦，每月可出煤十萬噸。大的煤礦公司，還使用些機械設備，用小鐵軌，洞裏可容幾個人同時進行。然而小規模的開採，全用人工，那情形就慘極了，天府煤礦公司，和澄江鎭的寶源公司，是兩個最大的公司，兩個公司在江兩旁，相隔有十幾里，煤都是運到江邊，再運到重慶去供應。

大的工廠，對礦工的福利，還稍微注意，雖然尙不如人意，但總做了一些。小的工廠，根本就管不到這些，礦工的身體是灰白色，因爲不見日光的緣故，他們長久做下去，對生命的時間無疑地要縮短不少。所以對于嘉陵江上的礦工，以及各地的礦工，政府當局主管部門，應該集中精力設法改善，使于合理化。年來提倡改善勞工生活的計劃，已經不少，但應該趕快的實行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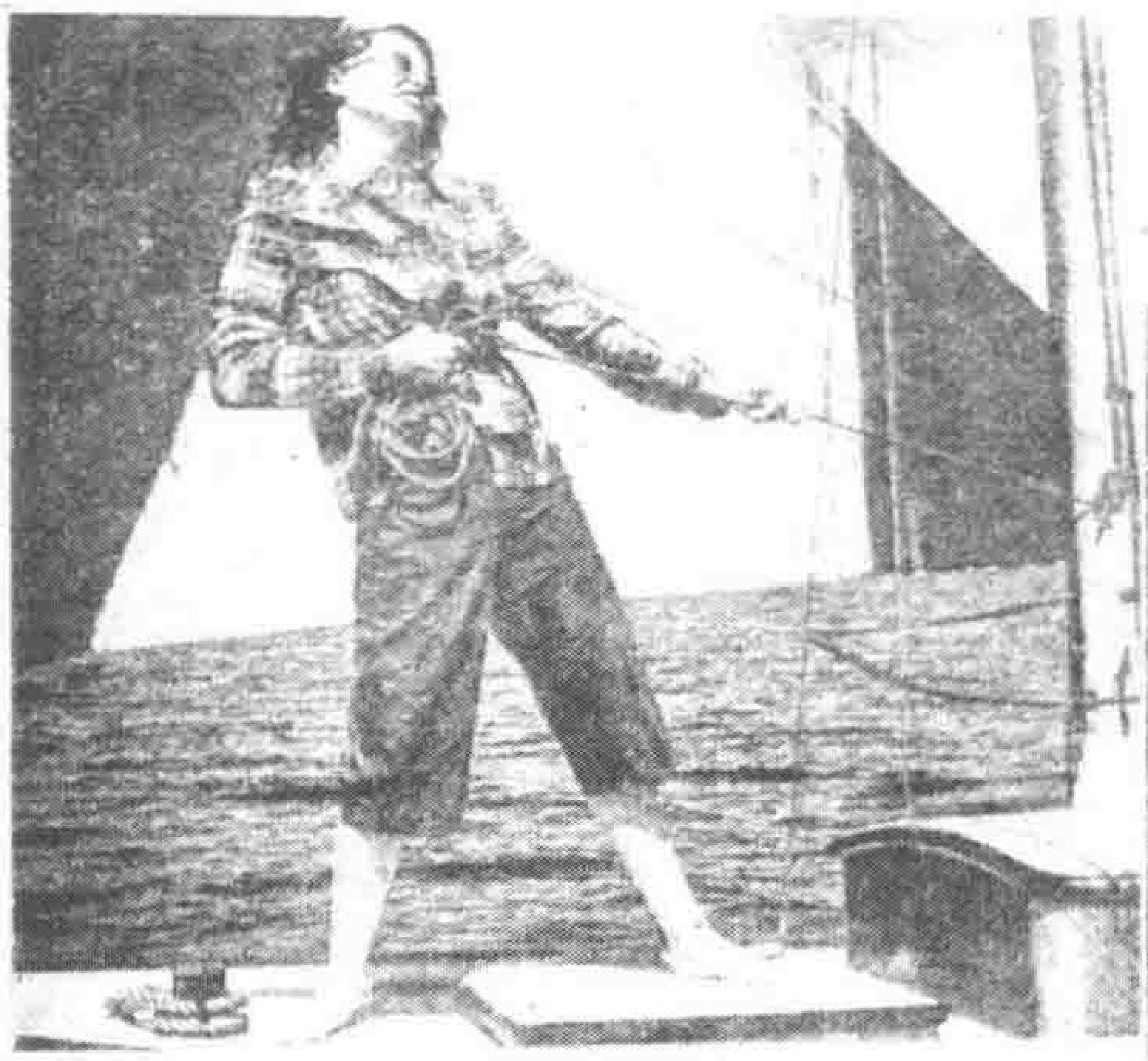
美國的新游覽區



⇧華盛頓大學女生在華盛頓湖上滑冰。



⇦離西雅圖不遠的卡斯卡特山坡，五月中亦有積雪，圖中一女子正在滑雪。



⇧西雅圖附近的譜熱海峽和華盛頓湖終年宜于駛行帆船。



⇩華盛頓州的森林中極多石子小徑，毫不泥澤，圖中兩女子身穿騎裝，正跨馬而行，狀甚閑適。



⇦美國西北部除大雨傾盆之日外，終年宜于玩高爾夫球，圖示兩女子新裝試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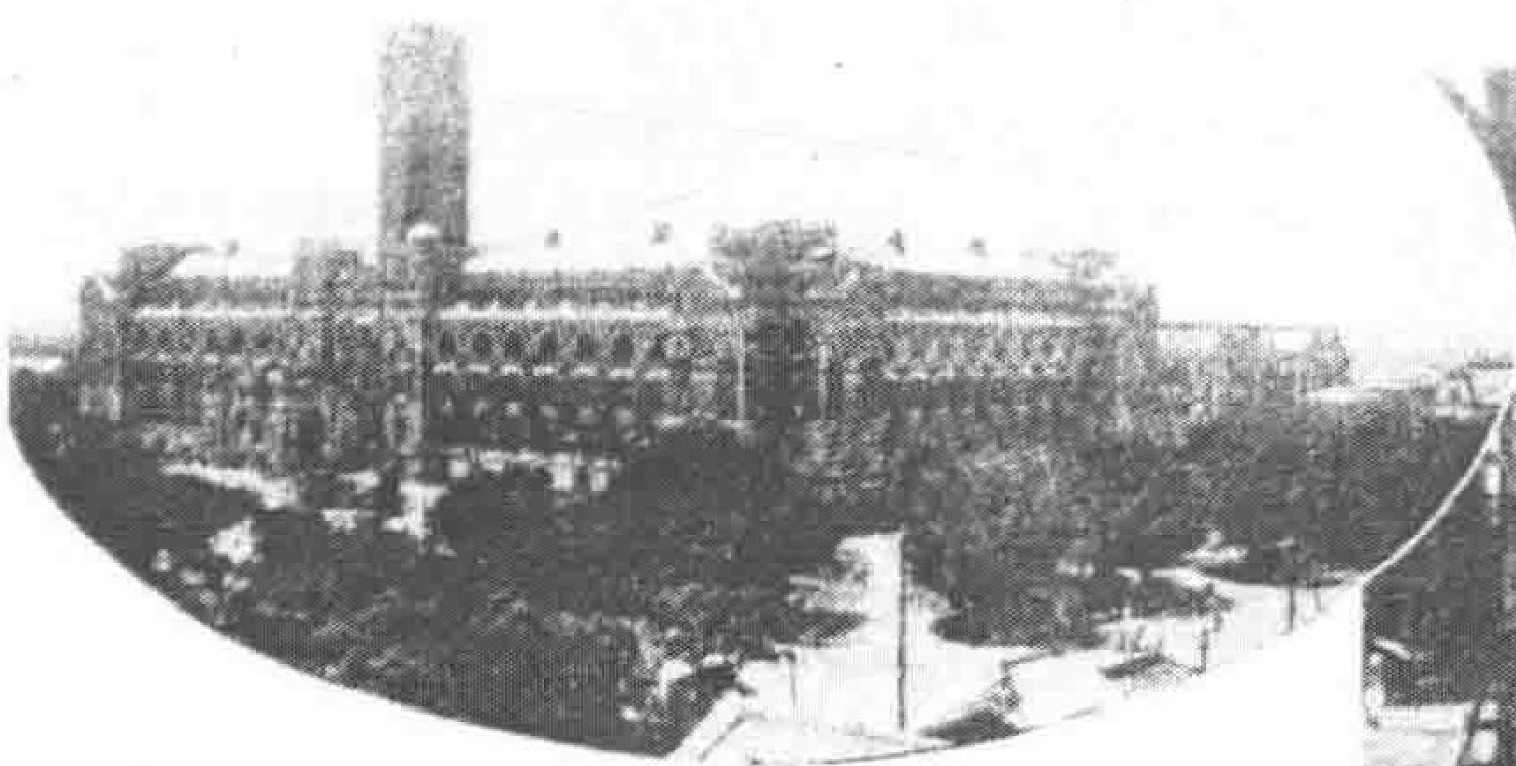
⇦西北部的高地和沼澤，多各色野禽，圖中兩女子身穿獵裝，正待出發。

台北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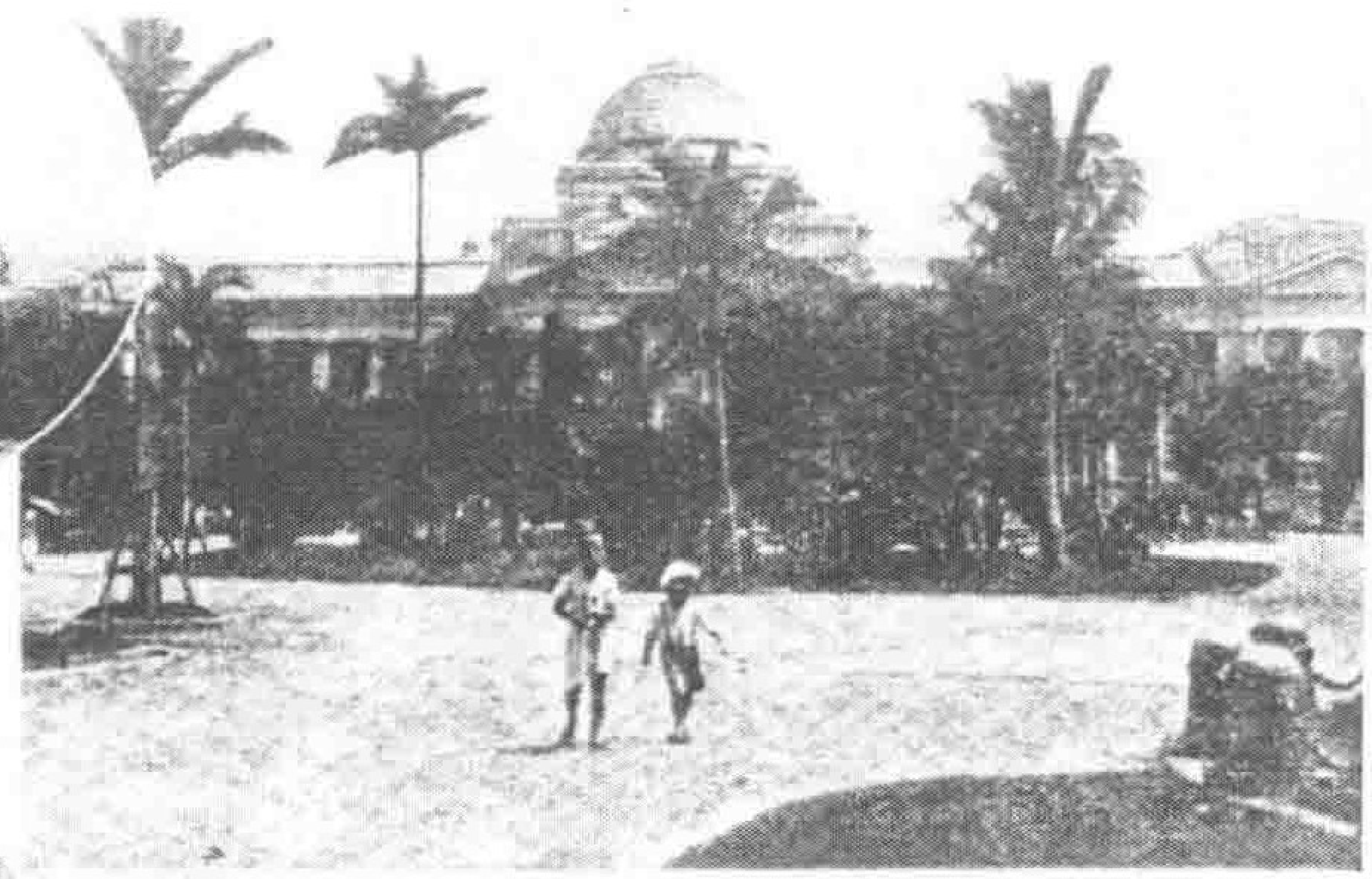
⇩台北市中山紀念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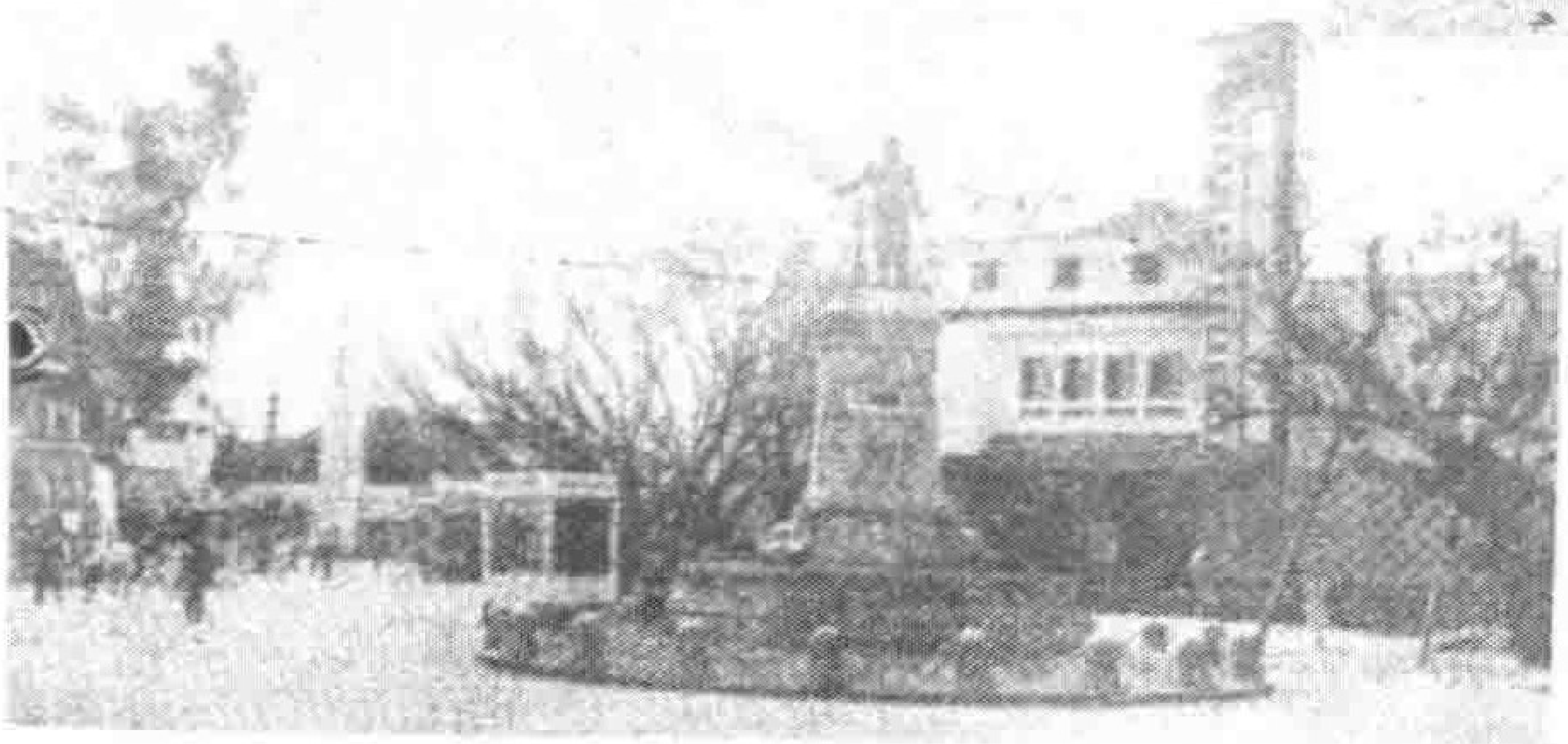


⇩台北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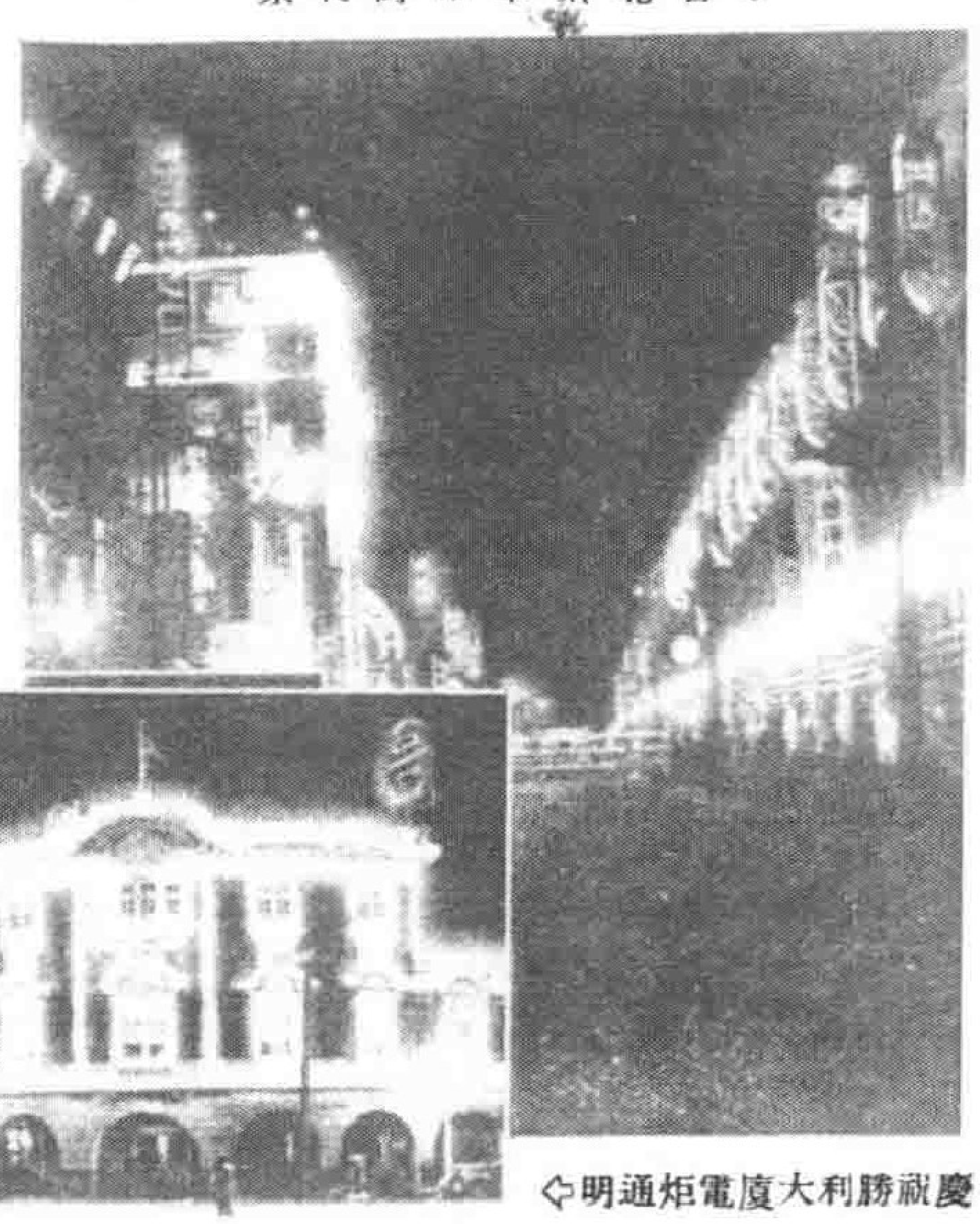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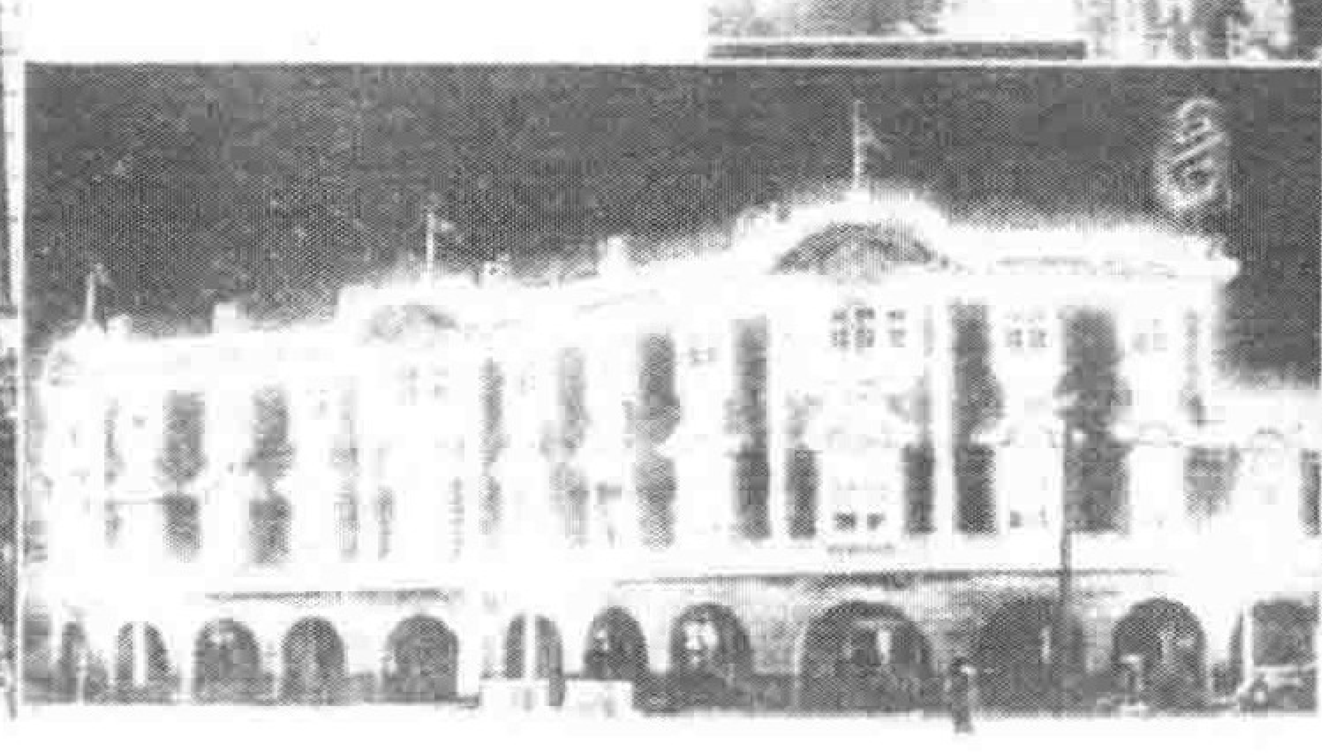
⇧台北劇場之外觀

⇩台北繁華市街夜景



⇦新型的電影院





慶祝勝利大廈電炬通明⇦

夾道濃蔭中 游賞台北市

本誌特約記者予風

五月二十一日的早晨，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作者踏上了中國航空公司滬台綫的九十九號飛機，氣候似乎異常惡劣，天在下着霏霏的雨，開重慶的飛機在天空旋上二個圈子，又飛了回來；台北去的飛機却意外便當地昇入了天空。飛機到了高空，太陽也射進來了。

安坐在飛機中，向窗外望去，長空萬里，海天一色，注視着瑰麗奇偉的蒼空，不禁迸發出一個無可抑制的微笑，引擎聲似乎很有節奏地，唱出一支雄壯熱烈的進行曲，幾片白雪悠悠然地從銀白色的機翼上掠過，機身緩緩似乎毫無感覺地左傾右側着。

上海的一切漸漸地遠了，以至完全都不見。

飛機中有往來着去小便的旅客，有不耐煩的攤開着書報在閱讀，引擎聲已轉爲重濁，似乎變得太淒厲一點，響得令人感到微微頭暈。

氣候和航程成正比例，漸漸地煥熱了，三小時差五分鐘的飛行，蒼葱鬱翠美麗的台島到了。一切都像上帝安排好，作者已經安然地到了台灣，而且在台北居住了一個禮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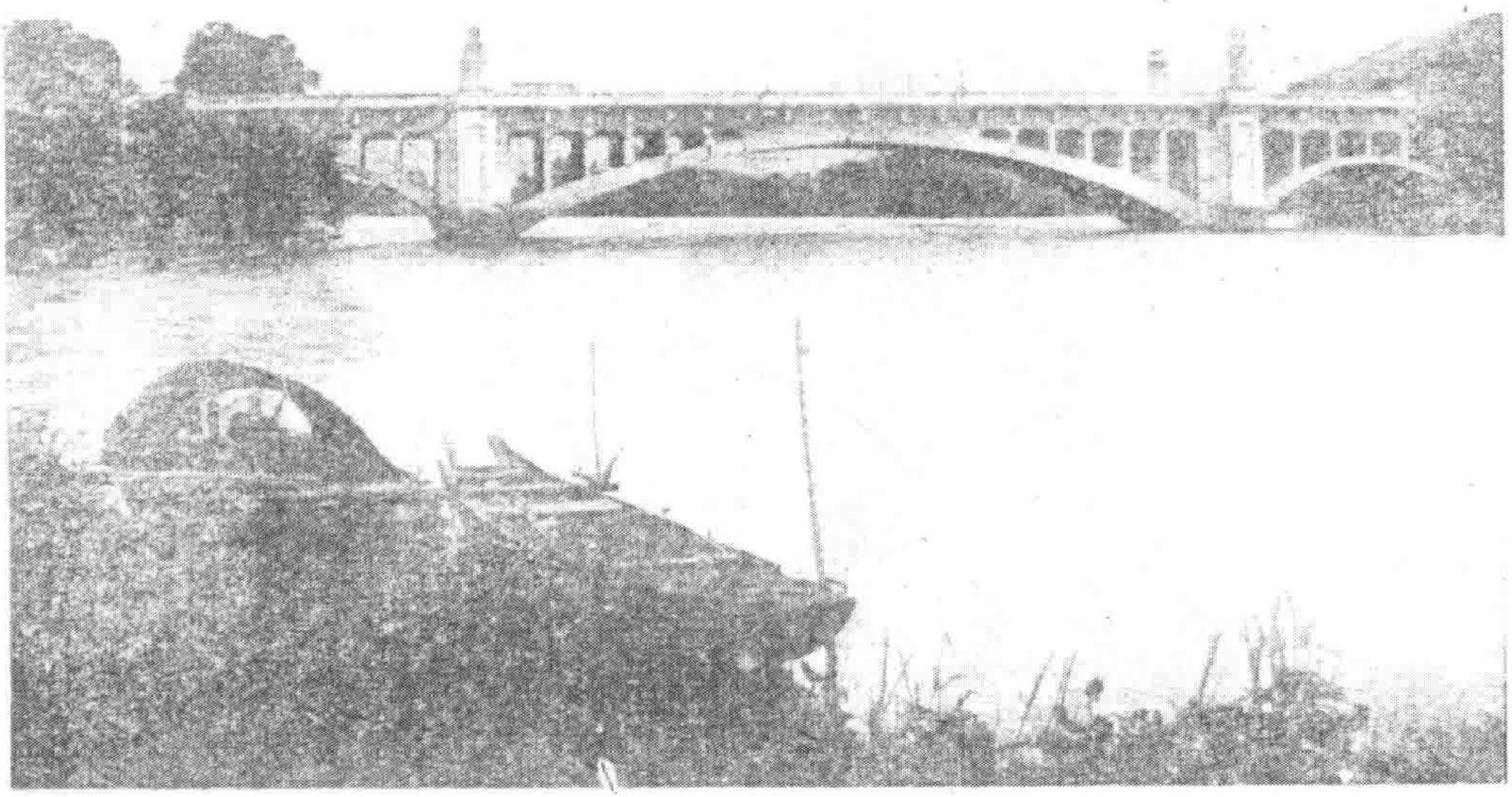
有點像上海·也像杭州

一禮拜來，富有熱帶風味的新奇的台北底景物，引起了作者極大的興趣，像欣賞一張好萊塢神怪的童話片，好像着了魔似的。平常在國內看到，多數關於台灣的報道，是太不可靠了。台北是一個完全現代化的都市，堅固的鋼骨水泥的建築，有點像上海，上海可沒有那麼寬廣的馬路和夾道成蔭的棕櫚；幽靜恬淡却像蘇州杭州，號稱天堂的蘇杭，那裏有如此完備和健全的博物館圖書館大學和醫院。在台灣的農村，有設備完全的國民學校，有縱橫錯落的瀝青公路，農家都普遍裝着電燈，紅色的磚瓦砌成的農舍比國內小城市裏的民房，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對比相差太遠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在台北，最高的台灣的領袖陳長官，從清晨到深夜，爲着曾經受過五十年屈辱的老百姓辛勤地服務，報紙上每天披露着開明賢能的措施，一心一意要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新台灣。

沒有帶家眷·就是鰥魚

和國內最顯著的差別，台灣沒有黨派的紛爭，物價低廉，人民生活安定，沒有罷工和怠工，物價似乎永遠膠住在一點上，沒有波動，這是值得稱頌的。

作者由朋友們的安排，居住在一宅台北希有的最新式的建築裏，利用尚未開展工作的餘閒，成天在台北的近郊和馬路上溜躂，朋友空下來，便一塊兒邀約着聊天。



台北之長橋

攤開報紙不時有大字登載着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隔膜問題，諸如本省參議員的談話，說如果處長任用一半以上的本省人，台灣馬上治好。並且每日有關於攻訐外省人的記載，詆毀外省人能力不够高，貪贓枉法，而渾身充溢着優越感；副刊上也有訕笑沒有攜家眷來的外省人是鰥魚，帶來了花柳病菌，散佈入台灣少女的血液，事實果眞如此嗎？這使作者感到惶惑，感到不瞭解。弟兄們五十多年的隔離，現在好容易台灣歸回祖國的懷抱，台灣人對於有着自己血液的外省人，竟會有如此大的懷恨？如此多的憤懣！

根據先到台灣接收的朋友們的意見：這也許台灣人太天眞一點，慾望過高一點，而缺乏對自身深刻的批判和檢討。台灣受日人五十多年統治和奴化的怨氣，現在全發洩在外省人的自己同胞頭上。五十年眞不是一個短時期，陳長官纔來了不過幾個月，僅僅短短的幾個月中，從茫無頭緒的亂麻中能如此順利地接收過來，這一連串艱重的試鍊工作，實在不容易 爲那些卵翼着過慣了 承平和沒有受過劇變的 台灣同胞所瞭解。

禁說日本話非常迫切

工廠大多停頓着，原因很多，日人對台灣人的教育原是非常普及，而是非常低級的，多數是限於小學和中學的階段，台灣人要進大學或更高深的研究的部門，簡直比登天還不易。同樣的，在工廠裏的技術人員不是沒有台灣人，但也全限於初步的膚淺的簡單的工作，只知道分工的一點點，此外整個的全貌的機械和秘密，全由日人包辦了去。已接收來的工廠，留用的日人技術人員又不多，自己又不帶足够的幹部，本省人只懂得下層的初步工作，中間是脫了一段很長的距離。

現在施政最感到困難的：就是語言不通。你想，連祖國的話都不明白不能說，遑論其他！作者想起問路或買東西，啼笑皆非尷尬的情形，不禁啞然。在街上書店裏全是日文書，偶或有幾種什誌和漢文圖書，每天都原封不動老樣子放着。

文化不能交流，那是事實，卽使刋物雜誌都不大有人要翻，幹文化工作的同志，眞有許多要灰心！我看政府非得以行動來制止不可，禁止說日本話，看日本文，根絕一切有日文的東西，非得轉換中文不可！

夾道濃蔭中多是棕櫚

每天每天，我在馬路上溜躂，看着熱帶風光的又富有東洋氣息的台北的景物，尤其夾道濃蔭整齊的棕櫚行列，我感到美極了，雖則言語是怪陌生怪難懂，但我看到每一人每一物，似乎對我都懷有着無限的親切之感，都在向我招手，向我召喚。我來的時日尙不長，這一個多禮拜，我像以前在校中放春假回家去一樣。此地的一切和我並不陌生，我寧可在馬路上跑，看，不願回到住所，這是有緣故的。

一雙僅僅費了八百元買來的極廉價的新皮鞋，每次盪馬路回來，嶄新的面子上，往往堆滿了泥塵。我驚異，如此旖旎明媚的城市，何來如許多的泥塵？汽車並不多，又是整齊光潔的柏油路，想不到空氣裏無形中包孕着如此多的泥塵，正也一樣，整個美麗的中國，就像此地，不知不覺有形無形之中，會雜有着這許多泥塵，但我堅決地相信，只要我能去做，像刷去鞋上的泥塵一樣，着着實實做一番清掃工作，揚棄工作，不是什麼都能够改觀嗎？

新生的台灣，將是新中國誕生的搖籃，也是未來中國的寶庫。這是作者在台北一週感觀的結論。

到杭州　請住
西湖飯店
清潔舒適　唯一無二
西湖勝景　歷歷在目
地址：湖濱路八十九號

高價收賣古今名人書畫碑帖
本堂受收藏家委托徵求名人書畫不論山水人物仕女花鳥等立軸中堂屏條對聯橫額書札古今碑帖珂羅版等如願割愛當以重價收買如蒙委托代辦尤所歡迎
接洽處安雅堂
地址　英士路（卽舊薩坡賽路）二〇七號
電話八四二六〇　大中華印刷所轉孫宅

袁壩驛小景

曾魯

抗戰時代大後方的產紙區

誰都知道梁山是產紙的，可是眞正產紙的地方並不在梁山，而在距梁山約九十華里的屏綿坡和袁壩驛。除屏錦坡產熟料紙外，袁壩驛便是抗戰期內後方文化事業普通採用而盛行一時的生料土報紙出產的地方。

車上特殊人物

作者自萬縣搭汽車先到屏錦坡，自屏錦坡至袁壩驛也約有九十華里的路程。梁、屏、袁三地，剛巧構成了一個三角形。自屏至袁有經濟部日用必需品管理處梁（梁山）大（大足）辦事處的汽車，他們經常放空往袁壩驛裝紙到屏錦坡，再轉運到重慶和其他各地，因此這來往的車便成了袁屏兩地間的交通工具了。在上車的早晨，有一羣特殊人物，他們每人身上掛有一枝手槍，掛槍的式樣也很特殊：將一根紅色或黃色的綢帶，一頭扣住槍口，另一頭扣住槍把，這樣便背在身上，他們把一簍一簍的鹽巴和大批淩亂的的貨物，一件件搬上汽車，雖說空車，可是東西眞多，使乘客們快要無插足餘地了。乘客們雖然在司機那裏納過小費，（車可自由搭客，該處並不正式賣票收費）可是經驗告訴他們，即使無法立足，也只好忍氣吞聲，因爲他們知道這批特殊人物是不好惹的。在這裏打死個把人是一件最平凡不過的事，你不看曾威風一時的司機對他們也只好側目而視嗎！好在車上架有大木架和鐵欄（可憐古老的車子，牠的鐵欄早已被人們扭得變成不像樣子了，）儘可將手向上拉着，用掛鴨的姿勢一路掛到目的地；尤其好在到達目的地最多也不過三個鐘點的路程，時間不算太長，儘可作暫時的忍耐；何況吃苦耐勞原是我們國人特長的本領。

車子踏上不平的公路，一路搖搖擺擺，經過很多滿長竹林的山，在午飯的時候，到達了目的地——袁壩驛。

袁壩驛輪廓

袁壩驛和四川其他的城鎭沒有兩樣。是處在環山之中的一個小鄉鎭，有一條僅有的街，長得可以從這頭望到那頭，居民大約有數十戶，平時街上人很少，很恬靜，除非每隔三天的趕街，那時人們從四面八方鄉間趕來做買賣，算是最熱鬧的日子了。居戶的生涯，大都離不了紙：有的做紙的買賣，有的做染紅紙的作坊，有的做迷信紙，有的專當挑紙到鄰埠去的力伕，和砍竹（此間造紙以竹爲原料）時期的傭工，（這是比較窮的人了，）有的是做紙的半成品——叫做乾料。他們這裏計算財產的方法，除了通常估計穀子的多少外，還有論泡竹料塘子的多少，在這裏且把造紙的過程約略談一談：

這裏造紙以竹爲原料，因梁山一帶，盛產竹子，不過他們所用山竹，都是由筍快要成竹的時候的嫩竹，因爲取其易於泡製。在筍快要變竹的時間是非常短促的，大概每年五月間的半個月中，滿山的嫩竹，都得砍下來，過此時間嫩竹便成老竹，對造紙是無所用處的了。（在這裏用老竹造紙辦法尚沒被採用，）因此人們對於這匆匆半個月的時間是非常珍視的。有竹山的人，都得準備好錢僱用大批人來砍這些嫩竹，嫩竹砍下後，斬去頭尾以及殼葉，切成二三尺長一段，剖開後，就放在現成的塘子裏，加上石灰和水泡着。塘子講究的，其四沿用三合土敷光，馬虎的就簡直是一個泥坑，塘子的容量有大有小，大的可放濕料幾千斤，小的不過千把斤，至於所用石灰的多少，也有上下，每萬斤竹料，多的用到五千斤，少的用到一二千斤，這所用石灰量的多少，與將來取出來竹料的好壞成正比例，也就要看做料人家當時本錢的多少而定了。竹子在塘子裏泡上大約三個月後（也有時間更久的，）使完全發酵腐化，那時只要用力一攪，便都成了稀爛的漿汁。只要再經過一次筋楂的剔選和洗淨，放在太陽裏晒乾，便成了乾料了。因爲做乾料的設備簡單，鄉下人家，家家可做，不過規模大小之差別而已。

(這種做料人家，名之曰糟戶，)至於造紙，設備就比較複雜了，因此大部份的人家都只到做成乾料爲止，他們可以將乾料賣給造紙人家，而做造紙的人家，一共亦只有二三十家，這裏所謂造紙，完全是利用人工的，通常每三個人每天能造紙一千張，(即一令，紙張大小即如報紙)。一個人將竹料放在水裏儘攪，把纖維攪得很稀很勻，並且隨時把筋楂剔清；另一個人雙手張一個做就的細竹絲簾子，(大小如做成的紙，)在已經攪得很稀很勻的水裏用非常熟練的手法一撈，這一撈便把纖維很平薄地吸在竹絲簾子上，然後把牠取下來，這樣繼續一張張地疊起，再將水份壓盡了；另一個人再小心地將牠一張張揭開，貼在特製的烘壁上，(下燃煤炭)待乾燥後取下，這便成了紙張了。

主席滿街走

這二三十家造紙人家，都分處在四鄉，他們叫造紙合作社，在袁壩驛街上，有一個合作社聯合社，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放欵給他們，並且派有指導員，每個造紙單位根據牠所在地名稱叫做××造紙合作社，每社有一位理事主席，一位經理。他們倘有事情要互相接洽或商量時，便都到袁垻驛來，因此在袁垻驛，可以常常見到主席滿街走。在這裏聚集人的地方，通常是茶館。住在這裏的人，一早起來便上茶館，家裏儘可不必燒茶水，既經濟，又省事。可是在這裏上茶館也很別緻，你可以在茶館的門首看見懸有一塊木牌，上寫值日者×××。他們有這麼一個吃茶的組織：只要加入了這組織平時吃茶是不需會鈔的，而由值日者一個人出資，不過值日輪到了你，那末這天全部的茶資，就得由你負担了。這倒很可以省去平時吃茶零星付錢的麻煩，確是好辦法，可是也因此養成了人們無事即上茶館的習慣，在這裏，差不多的人都是如此，因此倘使你要找一個人，當你發現他不在家時，你就準可以從茶館裏把他找出來。

我到袁垻驛，自亦不能例外地不上茶館，那天適逢合作社議事，各社的負責人紛紛到來。有人給我介紹：「這是×主席」「這是×主席，」……共有二三十位，使我有些眼花目暈，要不是他們幾位白布纏頭，長衫草履，神態令人發笑，我眞要疑心我在參加一個政府要人們的盛會呢！

鄉長和大隊長

袁壩驛最高的行政機構是鄉公所，現任鄉公所所長姓唐，他們叫他唐鄉長，唐鄉長有三十來歲，據說是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生。這位先生在大學裏畢了業，而且在上海的大學裏畢了業，回來後，便爲一鄉人士推戴爲一鄉之長了。可是唐鄉長整天手裏不離一根老長的旱烟管，鼻上架着一副大黑框眼鏡，看起人來總要低着臉把眼睛從眼鏡的大黑框上半邊椽望出去；還有兩顆漆黑的門牙常常露出外面：這付神氣在上海的大學生怕是不大有的；不過這很可能，唐鄉長爲了適應這裏環境，在既當鄉長之後不能不有所做作吧！

很榮幸地和唐鄉長在街上一家飯館裏吃過一次飯，同桌的還有一位趙大隊長，大概算是全鄉有槍階級最高指揮者吧！他身上掛起一枝槍，足穿草鞋，看來相當威武，照說大家都該敬畏他，可以跑堂的兩個孩子太不成話，端菜和撤碗，老是嚷：「大隊長接一接！」聽來眞不順耳，然而我們的大隊長倒也民主得很，滿不在乎，有時見跑堂的應接不及，竟自雙手端起吃盡了的碗盞送到廚房裏去。這使初次見面的我，不能不嘆爲奇蹟！後來一打聽，才知道趙大隊長原是開飯館的，家裏現正有一家飯店開着呢。我們吃飯的桌子，下江所謂八仙桌，可是在這裏要坐上十個人，除二面各坐二人外，另二面各坐三個人，不過坐三個人的兩頭，桌子要比較闊些，因此這八仙桌便有些長方形了。我很奇怪在盛產竹子的這裏，在這個竹筍當令的時候，所吃菜中沒有竹筍看到，偶爾問起，才知道吃竹筍在這裏是被禁止的。

對抗戰的貢獻

這小小的鄉鎮，在抗戰八年，的確出了不少的力：壯丁大部已去從軍；尤其在這外來物資被封鎖着無法進口的幾年中，及至後來江西湖南等地的紙張不能到達後方的時候，這裏所產的紙，一直供應着人們的需要，據統計：最高的產量，年達十萬令以上。梁山和夾江同爲四川省的產紙區，可是袁壩驛所產的紙，因爲質地較差，價亦最廉，更被多數文化事業如報章雜誌等普遍採用着，于抗戰期內，牠對文化事業的貢獻，實在太偉大了。

銅鑵驛的夏天

趙捷民

銅鑵驛是屬於四川巴縣的一個商場，應該是古時的一個驛站。正在長江邊上，距重慶不過九十里。下流汽船只不過走一時半，走上水總得六小時。距江津只有四十里。儘管住在重慶的人多，但是知道銅鑵驛的，或是到過銅鑵驛的怕又是很少吧！

那裏確有值得提敘的地方。記得那年春天，我從瀘州坐了長途汽船到重慶，路過江津訪友，友人硬以最高的待遇把我留在銅鑵驛教書。那裏的明誠中學，原校址在重慶上淸寺，因爲抗戰後疏散到那裏去的。第二天，我只好雇了帆船，去到那裏教書。下了船，雇人担了行李，上了無數的台階，才進到街上。房子雖都是木製的，用許多木腿支持着。但還很整齊。記得兒時看父親的吳友如畫寶，有一張畫大風景緻，把房子吹到半空。當時滿以爲是胡畫而不實的，今天一看此地的木房子，也確有可能。又不由的令我想到古代的巢居。大概因爲江邊潮濕及山地，又因爲出產木材的關係。那裏街道尙整潔，有許多小商店。

我們出了銅鑵（本地人的稱呼），沿着石路走去。兩旁都是稻田，這時正開遍了黃色的菜花，有許多蝴蝶飛舞着。附近許多小的山也是一片綠色，大地靜極了！時時聽到田溝裏潺潺的流水聲。好像是人間天上，我當時確以爲自己是在夢中，或是已快到天河的邊上了！也許正在洗澡的織女要被我看見吧！不是後來進入一所洋房子裏，我眞不知道我是在天上或是人間？這洋房子便是天主堂及明誠中學。

最好玩的還在夏天呢

這不過是那裏的春天一角，最好玩的可紀念的還在夏天呢！春天過去夏天自然來了！可怕的重慶的夏天，像是在夏天每個人的頭上還放上一盆火。街上的男女赤腿赤臂舞着扇子，像是秧歌會。我在那裏才住了兩三天，不知化了多少錢吃冰淇淋？因爲八年來在南方不用扇子，此次一共掉了兩把！因此我又回到銅鑵消夏。那裏確是涼快些！

滴水岩是附近一條小河經過的地方，夏天水深有一丈多，瀑布直瀉而下，響聞數里。有水碾及小石橋。岸上常有天主堂的佩有十字架的黑衣修士在釣魚，有時明誠好靜的教員也去那裏垂釣。青年的婦女在岸上赤足赤臂洗衣，有時也唱唱情歌，令人聯想到伍子胥過河所遇的浣紗女，及禍害吳國的西施，大概都是他們的祖先了。野孩子們及學生有時脫得精光在她們的面前游水，她們十分鎭靜而熟視無覩，面孔紅也不紅。我們都是在午後時分於較遠的地點游水。我們買的有牛肉及大餅，游水累了，坐在草地上吃。仰臥在草地上休息，讓光明的太陽來溫暖自己的身體。這時的快樂自由的心情並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有時我們高興了在水裏捉田螺，大的如拳頭一樣，多極了！我們每人弄一口袋回去，讓廚子炒好了，另買點皮蛋及酒，在皎皎的月光底下，藉着孤墳的石桌，大家吃、喝、歌唱、彈琴、吹簫、那才有味呢！

「硌五洞」瀑布的寒氣

硌五洞距銅鑵約有十里，從銅鑵沿了小石路，爬過幾個山就可以到了。那裏有一個大水池，寬約半里，附近兩處有最大的瀑布，我曾在瀑布下兩次橫渡到彼岸。瀑布附近的響聲與寒氣，實在够驚人的。上海醫學院一個浙江學

生吳君（名法學家吳經熊先生之子），究因年齡輕，經驗少，在此處險遭沒頂。安徽張老先生年紀四十多歲游到中途卽轉回去。他向我說「老趙！我因爲腿有點轉筋，不敢游了！」我笑着說：「是的！」我深知老先生好勝，素不示弱，以這些話掩飾，實在早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不過我同老先生赤身從瀑布旁探小樹枝冒險爬山，終於都到瀑布山頂，他的精神也值得提敍的。爬山時，瀑布給於我們許多的涼爽氣，好比自然的電扇呢！

硌五洞乃是半山腰裏一個大洞，非向附近人家借梯子是難以上去的。我們偏沒有借，搭了一下人搭，就都挨次上去了。洞裏相當的大，確是躲警報的好處所。不過裏面黑洞洞的，蜿轉曲折，到終點有一個如井口大的孔，下面就是無底的水池。大概是住的人用以汲水的。洞口刻的文字及詩大都已淹沒了。隱約的看出，當清朝咸豐年間，江津的讀書人某因避亂全家來此地居住。後來乃成名勝地。本地人傳說，此地在淸朝爲强盜居住之所，內藏兵器盜匪甚多，官兵剿了很久，才平滅了。我也曾查巴縣縣志，但對此名勝，缺少記載，也是怪事。

數家臨水．自成村落

記得在北方讀小學時，偶作文言文「春日郊遊」，寫出「數家臨水，自成村落」兩句，先生就認爲最好的句子，大事圈點。那時自已也不過以爲是理想的境界，在北方是沒有的。誰知在四川的鄉下確是如此。常見山水的邊上，有兩三家住戶，頗有世外桃源，隱士住宅之感。我眞奇怪他們的不怕土匪，實在四川也沒有大股土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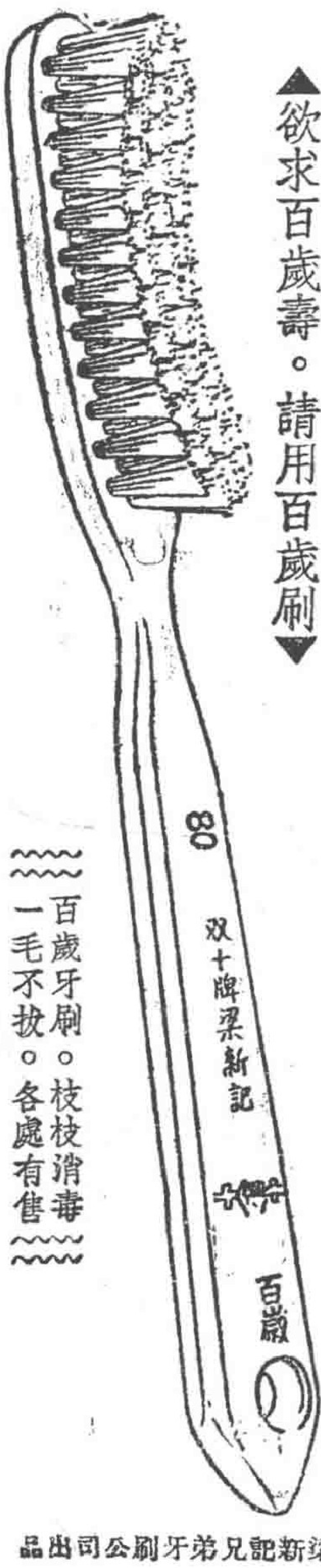
每到禮拜日的上午，天主堂就熱鬧起來，附近的摩登婦女都來作禮拜了！他們撐了傘，拿了扇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臉，都曬得紅紅的，她們不顧勞苦，爲了乞求未來的幸福。她們多是此處的富家太太或小姐，不過程度都是相當低的，多數是受過小學教育就不再讀了。我曾到過她們的家，有新的房子，竹林，白鶴，她們都是地主，生活也够舒服了！

讀書．游泳和下跳棋

我們自已的生活呢？在夏天（暑假中）只有三部曲：讀書，游泳，下跳棋。下跳棋的癮最大，從晚飯後六點鐘開始，有時下到深夜一點鐘才散。先在院裏點起油燈下，然後再搬到屋子裏。當時我們幾個人的跳棋技術確是相當驚人的。輔仁出身的矮趙（他們叫我是高趙）和我的技術不相上下，也是戰局難解難分的原因，同時他也是一位好强眞苦幹的人物。張老先生究因年邁氣衰，時候久了，招架不及，稍差一籌。不過有一次老先生專以棋子擠我一人，我怒了，不下了！多得老先生有涵養，若同是年輕的朋友，也許大打出手了。

那裏的外國人中以法國林修士精神最好，年已七十多歲，身體强如三十許人。巴修士是西班牙人，年只三十多齡，好耍。常常有西洋各國的男女朋友來找他玩。他們也去硌五洞游水，野餐。他的一個女朋友常住在我的隔壁，化裝品着實的多，鬧的我的屋子裏滿是香氣。她夜間高興了，在床上唱起軟軟的洋歌來，給我們這些孤身的男子以莫大的威脅！

銅鑽距重慶那樣近，但是我們的國人很少人知道去遊覽的。還是外國人會生活，人家常有許多人到那裏去遊玩。可憐的大多數的中國人，不會生活！有的竟自尋苦惱一生呢？

雙十牌
百歲
▲欲求百歲壽。請用百歲刷▼


百歲牙刷。枝枝消毒
一毛不拔。各處有售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五六一〇五八

西北邊地拾異（五）

陳澄之

日本人劫走了絹本佛畫

新疆的古代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裏，被各國人士發掘而盜走的難以數計。以發掘古物言，全疆當以吐魯番遭受的浩劫最大，尤其在最近的這一百年間。

先拿日本來說，日本的大谷探險隊在略喇和卓附近的吐峪溝，劫走了我國不少關於古代佛敎流傳的遺跡。在那些被劫的佛敎遺跡中，最值得注意的，在今日似乎應該向日本政府追還的，要算那被他們在吐魯番發掘了去的，業已殘缺了的絹本佛畫。其中有一幅繪的是穿赤色袈裟的大坐佛，圍繞着這坐佛的是四大天王和其他許多在佛典上有根據的佛爺神王。這大幅古畫所描繪的姿態，表情，形像都顯得極其嚴肅。原跡已經是殘損不堪了，但終於被想盡了方法運走了。

這一幅古畫用色的健實，筆調的秀麗，充份地表現出是中唐時代藝術上謹嚴不苟的作風。在新疆被人發現的很少的有數的古畫中，這一幅我人可斷定牠繪製的年代，必在唐代中葉以後。

在還些古代絹本佛畫的斷片裏，還可以看出有下列三十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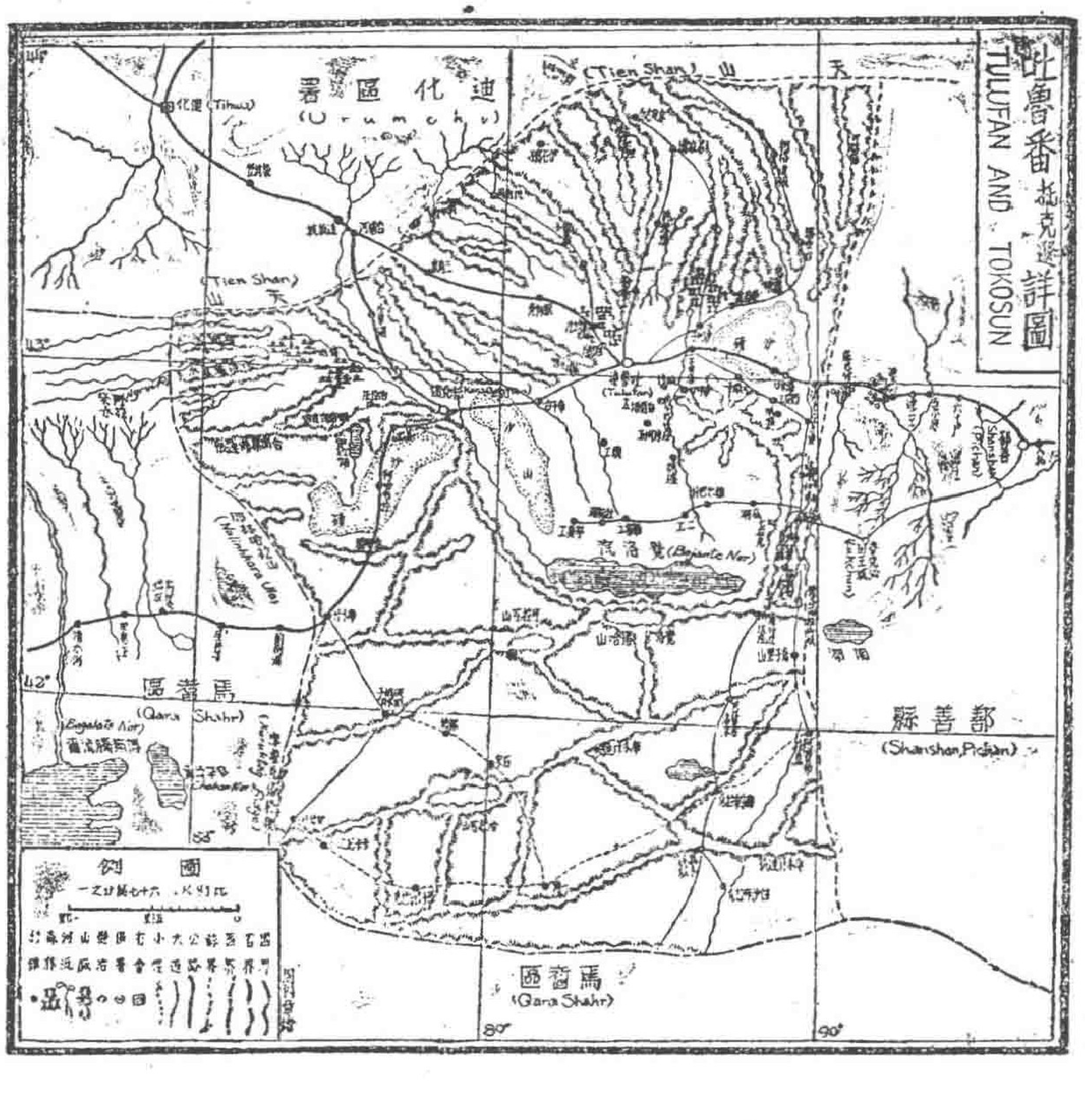
西方有佛
號彌陀
衆生念善
出婆娑
實樹花林
金殿閣
口口口口
口口口
大歷六年
四月十八日

大歷六（西元七七一）年，這正是第八世紀開元、天寶兩代中國文化極盛之後的年代。這證明西域與內地在那時候的密切關係了。

哈薩克文字的來源

從那一幅被日本人在吐魯番劫走的絹本佛畫上的銘文來推斷，我們覺得這佛畫一定是描繪的阿彌陀淨土的故事。不過吐魯番一帶當年受佛敎的影響決不是直接的唐代，內地跟高昌的關係相當密切，當時內地已經把阿彌陀淨土的信仰發展到極峯，也必逆輸到高昌一帶。

吐魯番（托克遜）詳圖



西元八六〇——八七三（唐懿宗時代）年間，突厥族的回紇人占據了吐魯番；但唐代的文化依舊逆輸至此。日本人橘瑞超曾在高昌的廢墟裏發現回紇文的佛典，此乃「佛說天地八經

神咒陽」之謂，諒必係根據唐代的寫經，但流傳到新疆，又用回紇文譯寫了出來，這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說明唐代文化和回紇文化在那麼早的時代裏，便已經在吐魯番一帶融會在一塊兒了。

回紇文字是怎麼一種文字呢？凡是研究新疆問題的人，對於中國邊陲各宗族的語文，宜乎有一深切的認識。否則，每每在學術的研究上，恒遇到「此路不通」的障礙。回紇文字跟索格特Sogd文字（今日哈薩克文字乃蛻變自索格特文字）極其類似。索格特文字的發軔是相當古老的。當時回紇人信奉的是摩尼敎 Munichaism。回紇文字是摩尼敎徒從索格特文字變化出來的。索格特文字至今依舊流行（不過早已拉丁化了）在蘇屬中亞細亞的撒馬兒罕一帶。這是因爲在中亞直到現在，還是有着很不少的摩尼敎的信仰者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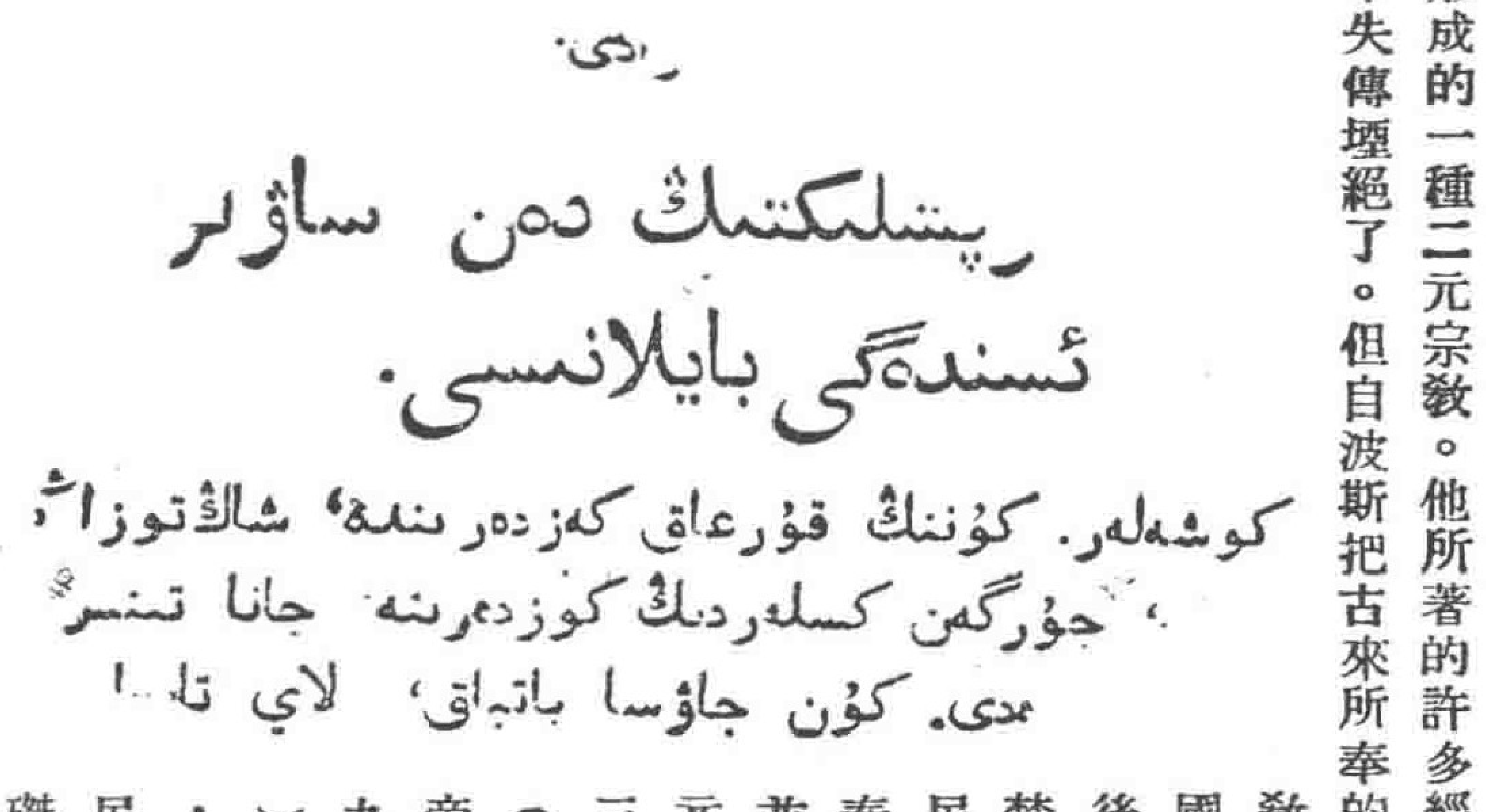
喀喇和卓附近土峪溝古代寺院遺址

我們現在知道吐魯番一帶的人在古時候曾信奉過摩尼敎。由摩尼敎用的索格特文字，而創出回紇文字。這證明吐魯番一帶古人的智慧是相當的高。在今日，他們依然富於超羣的智慧，但在文化沒有正常的進展中，智慧會向歧途上伸張的。近代新疆的動亂，多爆發在吐魯番。

吐魯番最初是信的什麼宗教？

吐魯番今日和新疆各地一樣是回敎的世界。但在回敎盛行之先，這一帶人奉行的是佛敎。在佛敎由中國內地逆輸到西域之前，他們信奉着波斯薩山朝才出現的摩尼敎。

摩尼敎的本體，直到近世在敦煌千佛洞裏，發見了兩種流行在唐代，重要的漢譯摩尼經典之後，我們才敢作進一步的推斷。敎祖摩尼Muni，西元二四〇（魏廢帝正始元）年誕生於波斯。他所創的摩尼敎是用古代巴比倫宗敎爲骨幹，採取一部份拜火（祆）敎和基督敎的敎義而形成的一種二元宗敎。他所著的許多經典，老早失傳堙絕了。但自波斯把古來所奉的拜火敎定爲國敎之後，便禁止摩尼敎的奉行，並在西元二七三—四（晉武帝泰始九—十）年間，把摩尼處了磔刑。



新疆日報哈薩克文版之一角

於是敎徒們便逃到中亞一帶去維持他們的信仰去了。

摩尼敎最初傳入中國內地是在武則天的延載元（西元六九四）年。據佛祖統記載：

波斯國人拂多誕，持二宗經僞敎來朝。

「拂多誕」Futotan，近人誤以爲是一個人

的專名，其實還是索格特語文「通曉摩尼教教義的人」的音譯，猶之乎今日「阿渾」在維吾爾語文裏的原意是「通曉伊斯蘭經典者」一樣。

唐時，有許多摩尼教的高僧，從阿姆河南岸經過新疆而入中國內地，當時各地建蓋了不少的摩尼寺，波斯藝術文化亦隨之而入。這宗教在中國唐代，其命運的消長，完全是隨着回紇人的勢力的消長而消長。

新疆回紇人雖然是摩尼教熱心的崇奉者，但中國內地在唐武宗會昌五（西元八四五）年，這摩尼教就隨着佛教和景教同時被禁絕了。然摩尼教遺留下來的文化，在今日新疆一帶依然俯拾即是。

到過吐魯番的考古家

吐魯番的若干廢墟，被各國具有野心的考古探險家，一再發掘；一再偷劫；一再研究；一再搜刮。但這些廢墟在今日依舊不失爲考古者的樂園。然至今我人尙未見有一位中國的學者，在此地有所發現。甚或未見有此輩在此地住過一個較長的時間，作有系統的研究。這又豈止是中國的遺憾而已哉。

至目前爲止，各國人士由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在新疆探古探今而聞名於世者計有六十人，這六十個人先後在新疆採掘了六十九次之多。

吐魯番自古以來，乃是西域文化的發祥中心。在世界學術界中，這是衆所矚目的可以發現古代文化淵源的一塊大地。曾探古至吐魯番的外國人士計有：

Kuropatkin 及 Wilkens（蘇聯）西元一八七六——七七（清光緒二——三）年。

Regel（蘇聯）西元一八七七——七九（清光緒三——五）年。

Younghusband（英）西元一八八七（清光緒十三）年。

Duvergne（法）西元一八八八（清光緒十四）年。

Hedin（瑞典）西元一八九四——一九三五（清光緒廿——民國廿四）年。七次。

Futterer 及 Holderer（德）西元一八九八——九九（清光緒廿四——廿五）年。

A. Stein（英）西元一九〇〇——三〇（清光緒廿六——民國十九）年。四次。

Grünwedel（德）西元一九〇二——七（清光緒廿八——卅三）年。兩次。

橘瑞超（日）一九〇二——一四（清光緒廿八——民國三）年。三次。

Le Coq（德）一九〇四——一四（清光緒卅——民國三）年。兩次。

Pelliot（法）一九〇六——七（淸光緒卅二——卅三）年。

Prinz（匈）一九〇七（淸光緒卅三）年。

Oldenburg（蘇聯）一九〇九——？（宣統元——？）年。兩次。

Gröber（德）一九一〇（宣統二）年。



在吐魯番發掘出來的漢文古籍

印・章・印刷

我到了吐魯番，看到過不少幅古代佛徒的印像。在新式印刷術傳入中國之前，這類印像對中國古代印刷術的影響很大。吐魯番被發掘出來的印像很多。這種印，有木製的，有金屬製的。在吐魯番被發掘的甚至有黃金製的。

印，在秦漢時代，中國內地就有了，可是我們一向是把「印」當作「章」看的。和所謂印刷是不同目的的，而當年佛教徒的印是廣佈佛像和佛教上的一切標識用的。所以牠有印刷的作用。卡特 Carter 就曾在他的所著的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漸一書中說過，唐代佛教徒的印像，影響了中國的印刷術。在中國關於這印像有所記載的，便是唐代馮贄所著雲仙散錄（雲仙雜記）中，引普象家中的僧園逸錄：「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衆，每歲五馱無餘」。（有人疑此書爲宋人的僞作）。不過在慧玄的慈恩傳和道宜的續高僧傳中的玄奘傳裏都沒有提及此事。今日別無旁證可循，姑置一疑在此，容後考引。

佛教徒印像當然是自印度傳入中國的。在義淨的南海寄歸傳濯沐尊儀條目：

造泥制底，及拓泥像，或印絹紙，隨處供養，或積為聚，以磚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為業。

「制底」乃是 Chaitya 的音譯。可是義淨去天竺時就知道了這佛教徒的印像。義淨是西元六七一（唐高宗咸亨二）年由廣州啓程，兩年後到達東印度海港耽摩栗底 Tamaliti (Tamlock)。比唐僧玄奘西遊晚四十年。再如唐代道世的法苑珠林，伽藍篇，感應錄，西域志，諸山感供犁寺條引有：

唐高宗顯慶五（西元六六〇——註）年九月廿七日，菩提寺寺主戒龍，為漢使王玄策等而設大會，使人以下，各贈華氈十段及食器。

又獻物薄中有「佛印四」。這佛印並不是佛的印信，而祇是把佛像印在絹紙上的印，這是從印度帶回來的。至於又逆輸到吐魯番的確實年代，一時猶不可考。

中國人的「破落戶」作風

世界各國的考古家既入新疆，無有不去吐魯番的。發掘吐魯番一帶廢墟中古物收獲最多者，至目前為止，仍當推英國的斯坦因。一九〇七年他先在吐魯番發掘了喀喇和卓（亦名 Dakianus）的亦都護 Idikut Shahri 故城，這便是突厥文裏叫做 Khocho 的高昌故址。

我曾匆匆赴此故址一行，如今農民們把此地堆積的遺迹逐漸地拆毀，並把若干古代的蹟蹝逐漸地剷平了，變成了田地。同時他們看見許多外國人到這裏來挖掘破磚殘瓦，廢銅爛鐵，稍有知識的也就零零星星地亂掘些古物出來，順便帶到迪化去出賣給來往的外國人。也許一塊或一片極有價值的遺物，並不知估以高價，也不識得是國寶，便以極低的代價出賣了。不久這古物便進了外國的博物院，成了稀世之珍。這是多麼的可惜！



木頭溝廢墟中古代石刻

斯坦因攜回英國去的無數中國的古代遺物中，取自吐魯番者以收藏於佛教古塔 Sirkip 者最多。

到了吐魯番，才知道這古塔在吐魯番的東邊。現在已荒蕪得不成樣子了。既無人保管，又無人愛惜。倒是任何外國人到了此地，必去此塔址所在處尋挖一點殘片回國。我在這地方徘徊了好半天，始終不忍心私自發掘。深願中國考古者早日來此，再作有計劃的發掘，不料呼籲至今，猶未見有此類人，亦未聞政府有此意。一嘆！

今日倫敦博物院藏有斯坦因從吐魯番發掘了去的中國古錢。這是宋代的遺物。如今祇好看着別人珍之藏之，再也回不了本土了。還有大批金屬遺物，婦女們用的金飾，中國邊陲古代的器皿，這都是有文化和歷史價值的。其中有一把銅鏡最為出色，非文化極高的古代民族，決沒有這樣精緻的成就。這一切直到今日，斯坦因逝死後，英國人除了珍愛備至外，但始終未能考據出牠們製造的正確年代來！

吐峪溝和木頭溝

據當地的漢人告訴我：凡是到過吐魯番的外國人，都曾到過吐峪溝 Toyuk。在這峽谷裏有着古代佛教和別的宗教僧侶們住過的無數石窟。今日雖已被風蝕得不成樣子，但就在這不成樣子的遺址上，有着無價的寶藏。在峽下有一條小河，此河兩岸所產的葡萄最為名貴，雖未經評定過，我敢說這裏的葡萄算得是世界上第一佳種了：碧綠，無核，味如蜜，狀若處女的乳頭。

吐魯番次一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地方便是木頭溝 Mutak。這裏有伯子克里克 Bezeklik 的遺址。在這遺址上有一連串倒塌了的廣大的寺院。由此俯視吐魯番盆地，格外顯得這地勢的高巍，宜為古人採為藏經之所。這些倒塌了的寺院，有一部份是鑿山而成的，牆上的壁畫是

值得我們用畢生精力來研究的。今人但知敦煌的寶藏豐富，殊不知此地的遺物較諸敦煌尤爲名貴。我們實在不能再疏忽下去了。可惜的是已被德國的格倫尉德爾及勒柯克；英國的斯坦因；以及日本的橘瑞超挖剝去了不少。他們曾一致地說：「要把中亞這些精緻細貴的佛敎繪典，美術遺蹟中特別的標本，儘量予以保存的話，沒有別的辦法，祇有很仔細地用有系統的方法從中國搬走！」

吐魯番的壁畫至多，而在今世裏祇剩下了一幅是完整無缺的。這原是藏在伯子克里克的，如今却出了洋，變了主。這是一九二八年印度的納克·山蘇丁 Naik Shamsudin 及阿夫拉玆果爾·汗 Afrazgul Khan 在吐魯番下了兩個月的苦工夫，把壁畫挖剝下來，裝了一百七十一箱，這一箱箱的脆弱易碎的大泥版是用駱駝，犂牛，驢馬，運馱了三千多英里的路程，爬越了一萬八千多英尺高的山嶺，送往印度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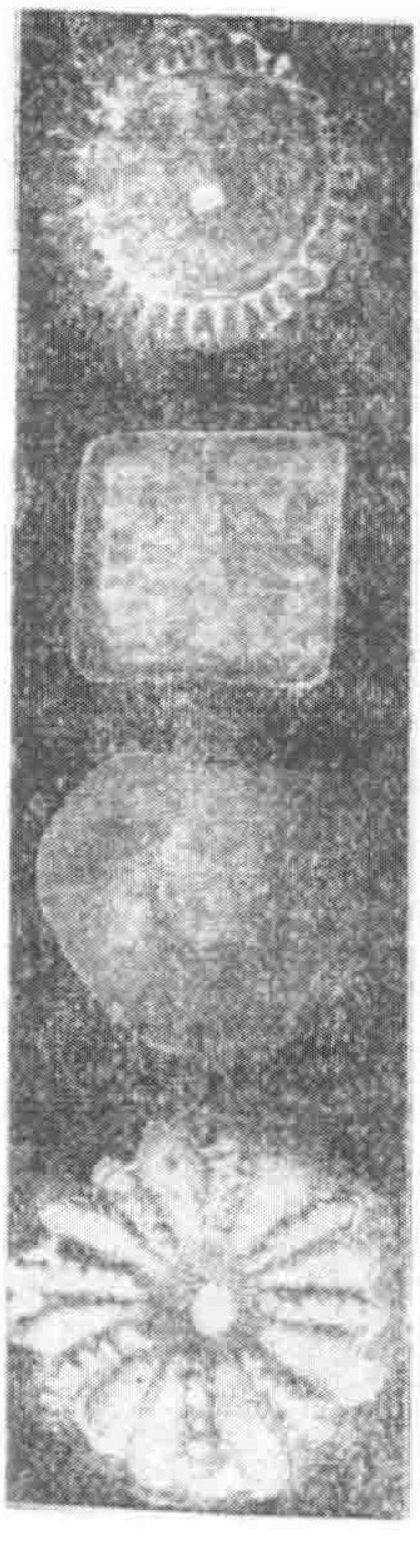
斯坦因在吐魯番發掘了去的古代佛像之一

再發掘一下，如何？

吐魯番木頭溝峽口下陷處有一塊滿是岩石的大荒原。這在阿斯塔勒 Astana 大村莊的上首，西邊緊接着喀喇和卓。這大荒原的所在是一塊古墓地。不料這墓地在十九世紀裏，便被外國人乘着新疆大亂時盜掘過了。因爲氣候乾燥，墓中一切遺物都還保存得很好。這些墳墓都是第七八世紀的。這當是在唐太宗征服西域之前的墳塋。墓的入口有漢文刊刻的磚誌，記着死者的姓名，生平和年代（此乃翟理斯Giles及馬伯樂Maspero兩敎授的推斷）。墓內被發掘出當時民間日常生活用的家俱器皿，還有做得很精緻的女俑。衣飾很有趣，和當時漢族的相似，祇有一點不同，她們都戴一頂很高的皂帽。更有馬俑，可以想像到是做照至今猶爲帕米爾東西兩邊所寶貴的博克達山的馬種形態造的。至於爲死者所備的食品中有各種麵食，這形式亦復是中國內地漢族人所常吃的糕餅。由此可見，當時漢族文化對吐魯番一帶諸宗族的影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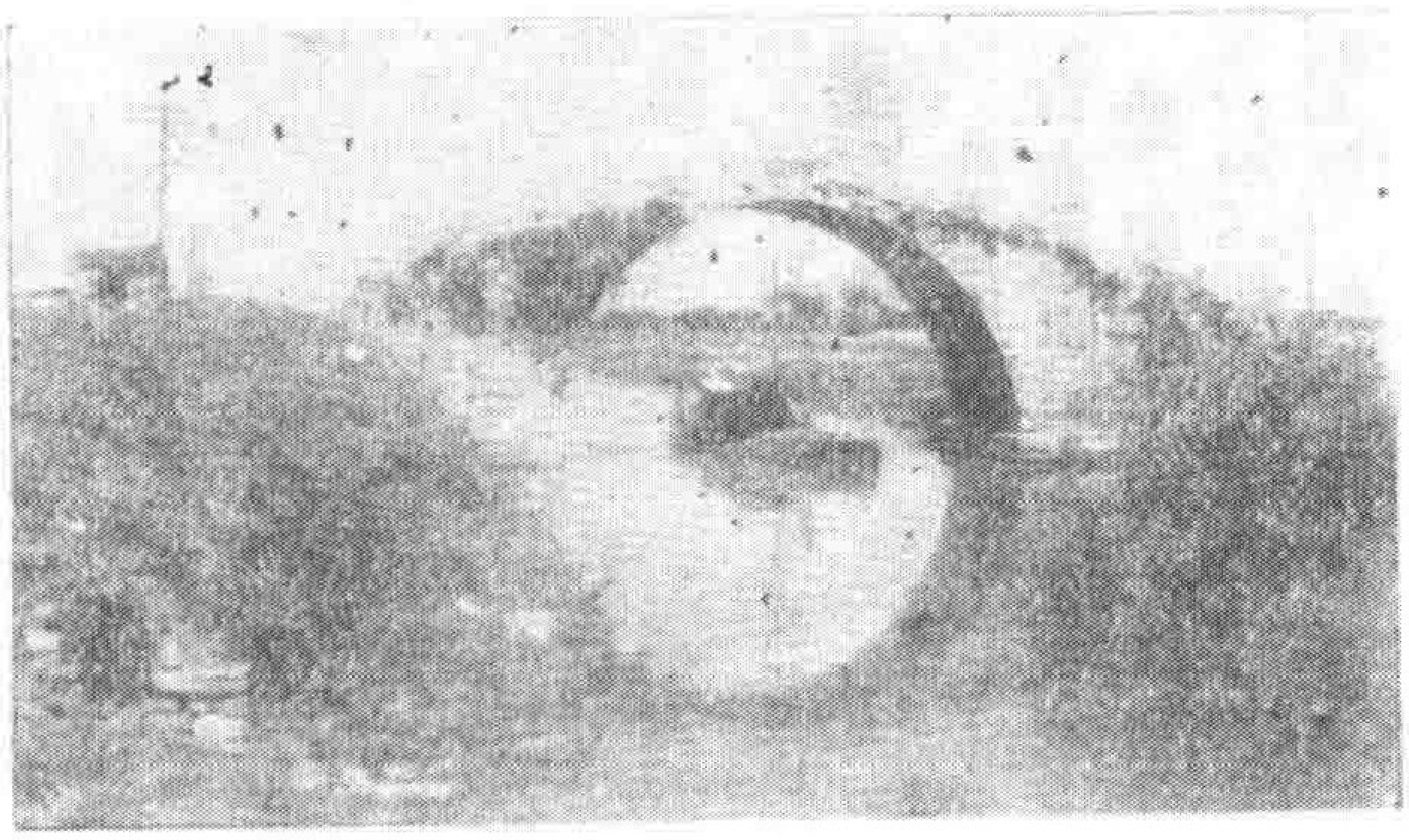
墓中還有婦女的化裝品，最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絲質品，這可以用來研究古代的紡織技術。這一切物事上的藝術表現含有極其濃厚的薩山朝的氣氛。這又足見當時的中國文化和波斯文化是在吐魯番一帶交流着的。

從這些墓地上，被斯坦因偷走了吐魯番當時通用的金幣。這幣是做照東羅馬 Byzantine 式鑄造的。按古代的風俗，這金幣含在死人的嘴裏。又有第六世紀薩山朝諸王鑄的銀幣，也會流通到新疆，其時人們用來掩住死人的兩眼。現在我們再去發掘一下，如何？恐怕像這樣的貨幣再也發掘不到了。在迪化南梁，一位北平人開設的古董舖裏，有這樣一隻金幣，由那色質來看，當然不是殉葬之物。一定是古時波斯人做國際貿易流傳到的新疆。今日維吾爾富人手中不乏此古幣，但多視若希珍。



第七八世紀時西北邊區民間日常食用的麵製點餅

狗牙子　方酥　油炸糕　花餅



寒山寺的楓橋

蘇·州·今·昔

趙德厚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是千古讚美蘇杭二州的俗語。我到蘇州來遊覽甚久，很早想提筆對蘇州作一個詳盡的介紹，使臥遊的人們多了解一點地方的情況，到底所謂的「天堂」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並且，也給旅行的朋友們作一番嚮導或指南的工作。可巧我剛要提筆的時候，在舊書上尋出一篇「蘇州賦」來，是明朝莫旦先生的大作。這篇東西遠在明代，有些論調是過時了，不過，他從前介紹蘇州的一切一切，也是非常之完善，我得了它，如獲至寶，作為介紹的門檻。第一，我把它分出回目，使讀者容易閱覽，第二，每個回目的最後，我加以註釋，看一看今古的差異和變遷，第三，我儘可能拍些照片，使讀者的印象更為深刻。這個介紹的工作做得如何？請讀者指教！好在「蘇州賦」中文句，讀者能欣賞也就是一樣。

壹：楔子

昔左太沖作三都賦，吳都其一也，構思十年，洛陽為之紙貴！至今煌煌簡冊，膾炙人口，豈後人所能續貂其萬一哉？然世異時殊，陵遷谷變，自漢至今，已千餘載，仰惟聖朝混一，而吳為南畿重地，改蘇州府，其風俗人才之美，禮樂文物之懿，又有非前代所能及焉，則夫嗣太沖之響，以鳴國家之盛，自有不能已於言也。噫夫！一事不知，儒者所恥，況蘇為吾父母之邦，生斯長斯，而謂不知其人與事，可乎？因不揣蕪陋，僭作蘇州賦，雖文采不及太沖，而事皆實錄，覽者幸無誚焉。

這是作者的一個開場白，他作賦的立場說得很明白。不過，現在的人，境界和立場又與作者不同，我們不但生斯長斯，才要明瞭他的一切情況，譬如人類還沒有到過的南北極，不是有些人冒險作探討的工作嗎？那麼，天堂的蘇州，煌煌簡冊，膾炙人口的蘇州，也不值得另一番的注意麼？

貳：沿革

鱸鄉子端居陋室，沈潛古學，白雲掩門，清風動幕，出步空庭，斜日未落；有客入謁，禮恭言格，曰：先生志伊學顏，比管擬樂，筆端造化，胸中邱壑，蘇州之事，願叩先覺。鱸鄉子曰：承君有問，愧余譾學，蠶絲牛毛，姑舉其略：蘇于地畫揚州，仰觀分野，星紀女牛，荊兮曰蠻，吳兮曰句，國於有周，霸於春秋，郡縣於秦，軍州於隋唐，宋元兮平江，我朝兮蘇州，拱京師以直隸，據江浙之上游，擅田土之膏腴，饒富口之富稠，文物萃東南之佳麗，詩書衍鄒魯之源流，實江南之大郡，信天下之無有。

關於蘇州的沿革，自顓頊氏初置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以來，蘇州屬於揚州地域，唐虞夏商各代，還是屬於揚州，沒有置郡縣。到了周武王十三年，封泰伯的五世孫周章為吳，子都句吳，四傳到了闔閭，命武子胥築城，方叫吳國。到秦始皇二十

五六—〇六四

五年，置會稽郡，吳國屬會稽郡，才置吳縣（現在蘇州亦叫吳縣）。到東漢永建四年，分浙江以西爲吳郡治，吳領縣十三，吳縣爲首縣。三國時候，吳屬東吳，還是首縣。到隋文帝開皇九年，廢郡設州治，改吳縣爲蘇州，因爲姑蘇山在吳縣的原故。宋太祖開寶十一年，改蘇州爲平江軍節度使。宋政和三年，幷爲平江府。到了元朝至元十三年，改爲平江路。明太祖改平江路爲蘇州府。淸朝沿舊。到了民國，稱吳縣，也稱蘇州。

從前的人對於輿地學不甚精究，把星宿的方位就來定地方的位置，這是何等的牽强，所以，用斗星和中女星來分別吳越，在淸朝康熙時候用西法實測，也不符合，因此誌書上說：「所謂吳爲斗分，越爲中女分者，亦安能以府州縣之尺寸而劃之？」

叁：疆域

以言夫屬邑之名稱兮，則常熟據海隅之形勝，長洲帶茂苑之繁雄，吳江名著乎松陵，崐山秀鐘乎玉峯，嘉定處練川之上，崇明居大海之中，惟吳縣爲最望兮；依郡治以爲雄。

蘇州是吳縣，長洲，元和三縣合攏起來的，現在三縣統稱吳縣，也統稱蘇州，蘇州城里，現在還有三座縣衙門的遺址。蘇州四鄰的縣界，東到崑山縣，南到吳江縣，西到宜興縣，北到常熟縣。蘇州在秦漢的時候疆域很寬，晉時分置海虞，唐時分置長洲，錢氏分置吳江，淸時分置元和，愈分愈狹。

肆：山岳

其山則隔凡兮洞庭，㕄卓筆兮天平，虎邱兮虎踞，黿頭兮龜形，石鼓兮靈巖，鐵杖兮支硎，夫椒兮越敗，姑蘇兮吳平，五隖兮箕踞，兩電兮杳冥，天女兮石公，金鐸兮銅阬，禹期通兮諸侯會；穹窿移兮狀元生，胥兮以子胥顯；虞兮以虞仲名，師兮墜星；華兮神鉦，陽山黃山兮，有戰場之迹；寶山錦山兮；有御書之榮，莫不蜿蜒磅礴，崒嵂崚嶒，雲煙舒卷，陰陽晦明，其前巖後岫，疊嶂層巒，不可得而盡其名也。

蘇州成爲天堂之一，山岳是一個主要原因，邑城周圍，羣山環繞，名勝古蹟，題咏極多，千古騷人墨客留連護賞者不知凡幾，就是現在選勝登臨，也是一番快事，玆將各山岳的名勝探誌如次：洞庭山：太湖中有洞山與庭山，俗叫西洞庭山，簡稱西山，所產枇杷最爲出名，紅色的叫「大紅袍」，白色的叫「白沙」，風景優美，明朝王鏊曾作洞庭兩山賦形容云：「羣峯散見，疊出於波濤之間，或隱或深，或沉或吐或呑，或如人立，或如鳥蹇，或如黿鼉之曝，或如虎豹之蹲。忽起二峯，發高騁望，近則重岡複嶺，嘁呀㟅谾，縈洲枉渚，蜿蟺緬邈，遠則煙蕪渺瀰，天水一碧，帆影見而忽無，飛鳥出而復沒，靈巖則返照孤棱，弁山則輕煙一抹，此天下之至奇也。」

天平山：距城三十里，現坐小汽車抵木瀆鎭後，再走五里路可達，山頂有蓮花洞，白雲洞，山頭盡多奇石，有突立高約幾丈的，另外有飛來峯，頭陀崖，五丈石，臥龍峯，望湖台，白雲泉，一線天，華蓋松等名勝，范仲淹有詩云：「靈泉在天平，狂波不能浸，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游潤騰雲飛，散作三日霖，大造豈無異，神化安可尋，挹之如提醐，盡得淸涼風，聞之異絲竹，不含衰樂音，月明羣籟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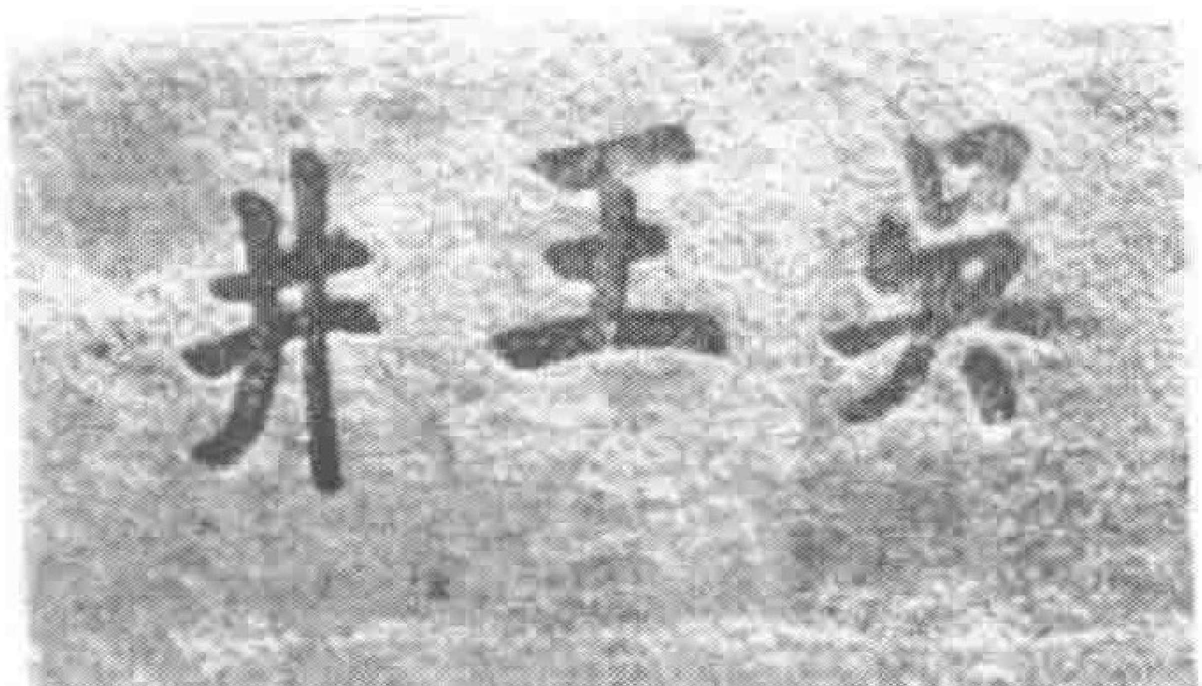
虎邱劍池——顏魯公眞蹟



，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徘徊不欲去，復發洛液吟。」白居易有詩云：「天平山上白雲泉，雲本無心水自閒，何必奔衝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間。」楊基有詩云：「圝圝山上石，下照太湖影，如何一鑒中，三萬六千頃。」

虎邱山：又叫海湧山，在蘇州城北五六里，相傳闔閭冢在那里，葬下去剛三天，有隻白虎蹲在上頭，所以叫做虎邱山，山上古蹟最多，遊人亦衆，眞是春秋佳日，仕女如雲，陸廣微在吳地記里說得好：「山中水銀爲灌，金銀爲坑，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列於他郡，但非樵牧之區，而南北朝吳興太守褚淵，竟謂今之所稱，多過其實，獨覩虎邱，逾於所聞，蘇東坡亦云，至蘇州不遊虎邱，爲欠事。夫以蕞爾之區，能與川嶽齊名者：一，虎邱有久遠之歷史也，劍池試劍石爲周秦之遺蹟，生公講台點頭石憨憨泉虎邱塔則爲六朝之故物，養鶴澗白公堤則爲唐代之廢址，唐以下更無論矣。二，虎邱有幽勝之泉石也，劍池之水，淵渟不竭，鐵華之巖，秀聳如削，石有千人之坐，泉傳第三之名，峯如海湧，寺以溪環，又爲他處所無。其他如循吏醇儒，高僧俠客，名士美人，或紀遊於篇什，或寄寓於僧寮，縱一信留，而溪山爲之生色。且歷代帝王，亦聞名嚮著，秦始皇因游海右，自滬瀆曾經此山，宋仁宗以御書三百卷，副藏虎邱，明英宗神宗敕賜虎邱寺大藏經，清康熙乾隆每次南巡皆駕幸虎邱，所以虎邱之名，獨駕他山之上，而文人騷客更從而品題之，故得享盛名垂千餘年而不朽也。」蘇州游覽虎邱最爲方便，有馬車汽車人力車，當地有特產，黛黛花與玫瑰花二種，泡茶吃，味最香洌，遊客必人手一匣。

黿頭山：又叫黿山，據誌書說，有石闖出如黿，四角如足，與下石相接，其間斷處，才通一線。宋宣和間，有朱勔者，力欲取其石，不得，乃碎其首。現在的黿頭山，是沒有腦袋的。



吳王井——在靈巖山上

靈巖山：靈巖山在城西二十五里，乘汽車或小火輪半點鐘後卽可到達，山高一百六十一丈，有大石巖，秀麗非常，相傳闔閭建館娃宮於此，西施亦住此，有西施洞，於民國三十二年被和尚改爲觀音洞，有吳王井，有烏龜望太湖石，有癡漢等老婆石，相望太湖，一碧萬頃，有井羅石，有琴台等名勝，春秋佳日，遊人不遜虎邱。靈巖山又名石鼓山，吳王曾囚范蠡於西施洞內。清康乾兩朝，駐蹕山上爲行宮。

支硎山：在靈巖山隔壁，晉高士支遁憩游其上，平石爲硎，因此得名，山有報恩寺，放鶴亭，白馬磵，馬蹟石等名勝，乾隆黃帝遊江南時，臨幸於此。白居易有詩云：「好是清涼地，都無繁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閒人，淨土堪敷坐，寒泉可濯巾，自慚衰鬢上，猶帶郡庭塵。」劉禹錫有詩云：「雲外支硎寺，名聲敵虎邱，石文留馬跡，峯勢聳牛頭，泉眼潛通海，松門頂帶秋，遲迴好風景，王謝舊曾遊。」范成大咏放鶴亭：「石門關外古亭基，樹老藤枯野徑微，放鶴道人今不見，故應人以鶴俱飛。」又咏馬蹟石：「跨馬臨空亦快哉，龍腰馬背漫徘徊，遊人欲識仙蹤處，但覓蒼生白塔來。」

姑蘇山：一名姑胥山，又名姑餘，復稱胥台山，其下有吳王夫差廟，其旁有小赤壁，下臨池潤。

五隝山：距城西南十五里，山四面均爲橫斷脈，又叫橫山，山上有七墩，又名七子山，前臨太湖，如虎踞之勢，山有五隝，因名五隝山，明高啓有詩云：「山空更響遠，雨過流還急，餘沫洒迴風，一林紅樹濕。」——飛泉隝。「色映溪沈沈，秋雲生夕陰，無限楚山意，鶴鳴風滿林。」——修竹隝。「遙聞丹霞塢，中有餐霞者，綘彩發朝朝，還同赤城下。」——丹霞隝。「雲開見山家，雲合失山路，聞語知有人，欲尋已迷誤。」——白雲隝。「欲攀淮南樹，人

去山寂寞，嫋嫋涼風生，疏花月中落。」——芳桂隝。

禹期山：舊傳禹王導松江以洩具區之水，並會諸侯於此，故名。又名禹蹟山。山麓有普濟寺。

胥山：踞太湖口，今叫清明山，相傳吳王殺子胥後，投於江水中，吳人立祠山上，以作紀念。

獅子山：形如獅子，山上有思益寺，上有石巷，南有大石，相傳是墜星，山上的兩大石，如獅子兩耳，附近有兩小山，左邊的叫索山，右邊的叫鈴山。明繆宗儼有詩云：「崖口衆山斷，橫嶺何突兀，起伏勢崢嶸，雄偉卓天骨，巉石扶介牙，灌莽動毛髮，驚風入松林，震若吼聲發。」

錦峯山：山上特產紫色石，又產磁石，能吸引針，相傳梁昭明太子讀書處。

黃山：諸峯高下相連，又稱筆格山，隋朝時，王世充破劉元進，坑其衆在黃亭磵地方。

華山：相傳山頂有池，上生千葉蓮，吃之登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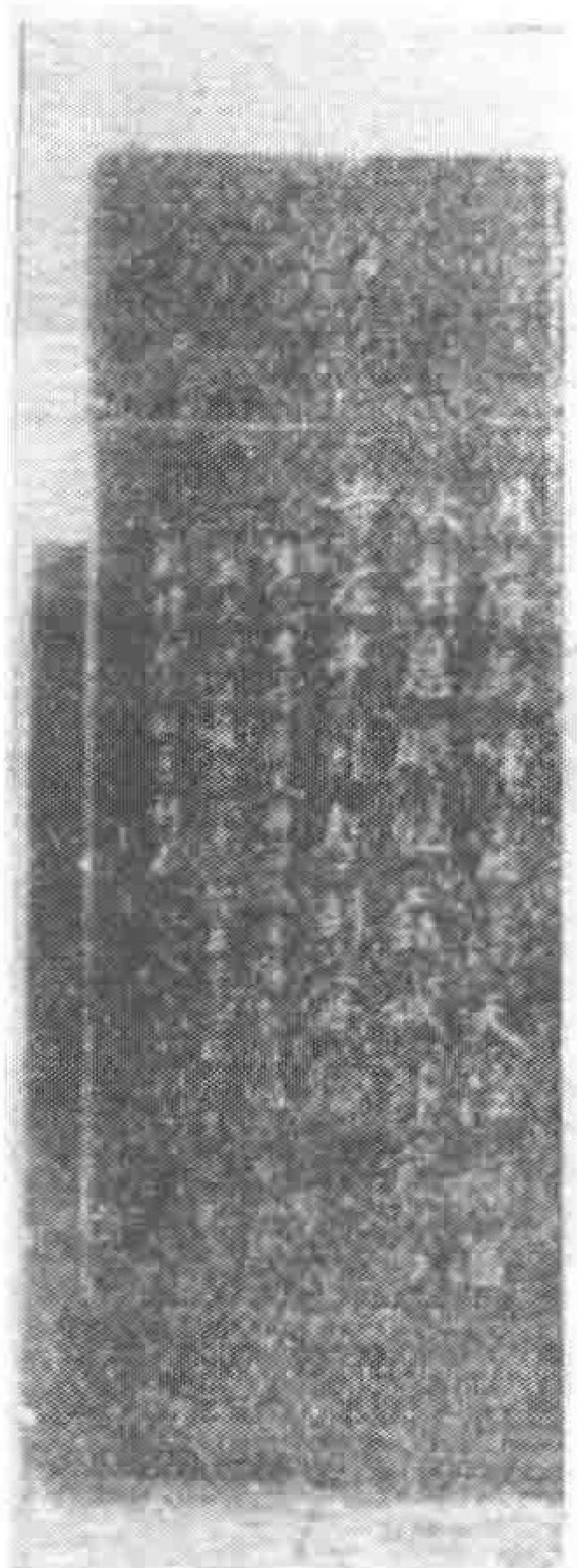
陽山：距城三十里，又叫秦餘杭山，越入吳的時候，夫差晝夜馳走，達於秦餘杭，飢得生稻而食，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呼公孫聖，三呼三應，大懼有頃，越兵大至，遂擒之。

穹窿山：距城東南二十里，上有赤松子的遺跡，東嶺下有磐石，有兩丈餘寬，相傳朱買臣曾讀書其上，現叫「讀書臺」。

總之，蘇州的山舉不勝舉，釋不勝釋，凡於有山皆有名，風景皆佳麗，所謂「山不在高」，蘇州的山足以當之，若西南的綿亙千百里的大山，另是一種看法了，我是來自山國雲南的，欣賞到蘇州的山時，眞有一種說不出的清快之感，尤其那山連水，水連山的景色，眞置身於畫圖中了。

原碑云：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寒山寺石碑

伍：湖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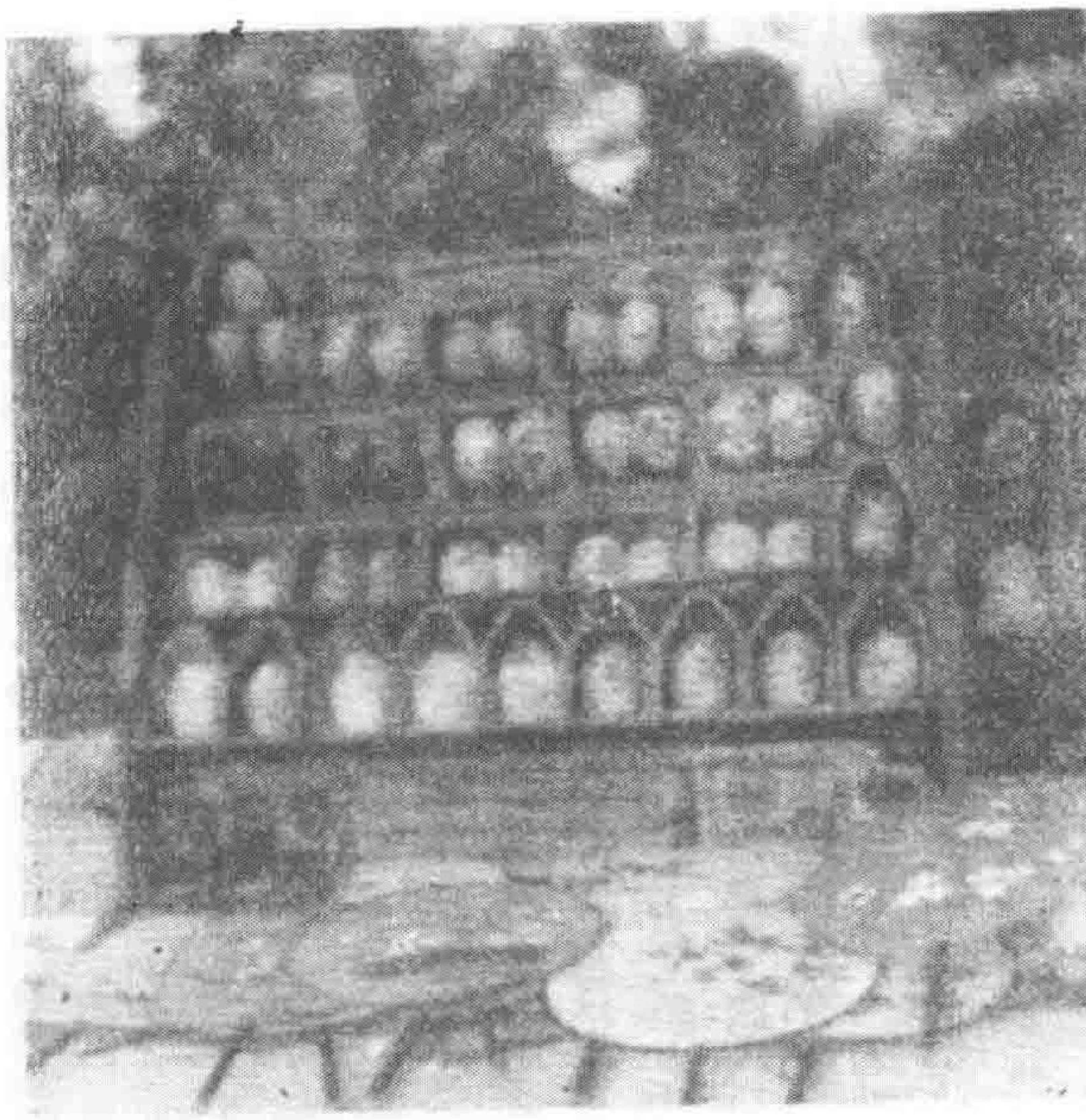
水則大海無際，潮汐衝撞，三江浩瀚，五湖汪洋，混混青龍，滉滉梅梁，石湖兮宸翰，劍池兮金精，荷花兮有蕩，流杯兮有隍，香水兮有溪，錦帆兮有涇，溪兮越來，井兮吳王，銷夏灣兮無暑，煉丹井兮有光，清頭清水兮有漾，白鶴白蜆兮有江，飲馬池兮投龍潭，釣魚灘兮走狗塘，青魚梘兮白馬澗，白雲泉兮明月灣，汾矣居吳浙之半，蔆兮兆風雨之祥，澹台以賢人顯，鶯脰由仙子彰，莫不滔滔汩汩，浩浩茫茫，宜汲宜灌，可桴可杭，其小河支港，迴湍急瀨，不可得而盡其詳也。

蘇州可以算作一個水國，漫說四郊四鄉，舟楫四達，就是城里的小河大流，也與陸上的大街小巷齊觀，搆成「天堂」的蘇州，對於水也走有極大關係，茲就上面所提及的，小釋一下：

太湖：在縣城西南三十里，河道溝通蘇州全境，湖東西長二百里，南北闊一百二十里，周圍五百餘里，面積寬廣約三萬六千餘頃，襟帶蘇州常州等三郡，是東西最大的一個水都，也是吾國著名的產米區，江南的肥沃千里，灌溉均太湖是賴。

三江：太湖的水源有三，所以名三江，(一)自天目山陰合宣州之水至長興之箬溪，分流爲二，一自夾浦而入湖，一自小梅口而入湖，(二)自溧陽經常州匯於宜興荊溪之下埠而入湖。

五湖：根據史記所說是胥湖，蠡湖，洮湖，陽湖，太湖是五湖，本章所指是太湖里面的五個小湖，而非洞庭等五個大湖，五個小湖的名稱：菱湖，周圍三十里，吳王曾於此種菱，故名。莫湖，周圍五十里，傍莫厘山故名。胥湖，周圍五十里，在胥山西南。貢湖，周



鴨蛋壳與團扇——蘇州的美術品

圍一百九十里，湖里有大小二貢山，故名。游湖，周圍一百九十里，吳王曾遊於此，故名。

香水溪：距城西二十里，在吳故宮中，俗云西施沐浴處，又云係吳王宮人洗妝於此，又名脂粉塘。明周南老有詩云：「吳宮香水溪，俗傳脂粉塘，暖波流漲膩，晴渚泛紅芳，美人曾此浴，魂消冰猶香，可憐清冷泉，照此妖冶妝，不濯郎衣塵，熟比華清湯，只今開寶林，曹溪源更長。」

梅梁：湖庭記云：吳時進梅梁至此舟沈，失梁後，每至春首，則水面生花，今洞庭有梅梁里。

石湖：距城西南十八里，相傳范蠡入五湖處，宋范成大因越來溪故址，建亭榭，清孝宗書「石湖」二字賜之，內有千巖觀，天繞閣，石佛寺，明文徵明有詩云：「杜苦舟邊宿雨過，行春樹下長靡蕪，青松四面山圍寺，白鳥雙飛水滿湖，故壘春歸空有跡，扁舟人遠不堪呼，相看不盡興亡恨，落日長歌倒玉壺。」

越來溪：在石湖東，相傳越兵由此入吳，山光水色，風景絕佳，清顧嗣成有詩云：「十里清山五里溪，短橋前過接長堤，網魚入市爭先買，野飯炊香穫稻齊，兩岸晚風蘆葉老，一林秋雨豆花低，遠灘漠漠輕烟里，無數人家住水西。」

走狗塘：越絕書云：闔閭走犬長洲。恐怕用作田獵之地，明朝高啓有詞云：「春隄長，春草淺，此地吳王曾走犬，獵場四面圍，畫旗紅炬照輦，還宮遲割鮮，夕宴誰共食，台上妃子非樊姬，春花年末草仍綠，韓盧已去多麋鹿，君不見：漢王走狗殊有功，逐兎直到烏山東。」

明月灣：在太湖石公山西，相傳吳王賞月於此。

消夏灣：在洞庭西山之下，闊三里，深九里，烟蘿塞望，水樹涵空，杳若仙鄉，殆非人境，傳吳王避暑處，唐皮日休有詩云：「太湖有曲處，其門為兩崖，當中數十頃，別如一天地，號為消夏灣，此名無所私，赤日莫斜照，清風多遙吹……我來此游息，夏景方赫曦，一坐盤石上，肅肅寒生肌。」

投龍潭：距城西一百里，林屋紀遺云：嘉定初，民於山下采藻中，獲吳越王所投金龍玉簡。

白馬澗：相傳晉支遁林飲馬處。

錦帆：沿城的濠河，相傳吳王錦帆以遊。現在濠還在的，舟楫可通。

白蜆江：距城東五十里。

陸：原野

若夫水村山郭，沃壤平原，洲渚相間，阡陌相連，柴門流水，茅店青帘，樵歌牧唱，農舍釣船，雲帆浪楫，蟹斷魚筌，鳥飛屏外，人行畫邊，漁郎聲俏，蓮女貌妍，所謂水雲之鄉，稌魚之區者。

青山不老，綠水常在，美麗的江南原野，還是跟往昔一樣，不過自

八載抗戰，敵人鐵蹄蹂躪以還，老百姓窮得不得了，復員八九個月到現在，農村的高利貸並未減低，人們遭受的血跡尙未塗乾，我對此美麗的江南，可愛的水雲之鄉，天上的「天堂」，眞不禁有今昔之感！

柒：街肆

與至於治雄三寢，城連萬雉，列巷通衢，華區錦肆，坊市棋列，橋梁櫛比，梵宮蓮宇，高門甲第，貨財所居，珍異所聚，歌台舞榭，春船夜市，遠土鉅商，宅方流妓，千金一笑，萬錢一箸，所謂海內繁華，江南佳麗者。



蘇州街巷水道相連
宛然意大利之威尼市

蘇州城池廣闊，城周四十七里，開八門，據現在統計，全邑的人口五十餘萬，繁華鬧熱處，不減上文所說。最近幾百年來，梵宮蓮宇，增加無數，林園宅第，更是不可勝計，蘇州最近林園宅地供人遊覽者，有獅子林，留園，網獅園，怡園等等，設計非常精巧，不過大半遭敵寇時或摧殘，或破壞，許多都零落不堪，獅子林曾作敵僞招待所，免遭浩刼外，如留園，作爲馬房，我國軍收復後亦仍舊，上海大公報的記者最近于一篇通訊「天堂近貌」中說得有：「可惜留園西園現已不復舊觀，留園斷壁頹垣中，維以駐軍的馬匹，那些過去騁馳戰場的馬與這荒蕪的亭園對映成趣，構成一幅極不調和的畫面，但亦可發人猛省：第一，昔日踐踏我國大好河山的敵騎，現在它主子投降以後，命運已是一落千丈了。第二，以這敗陣的畜牲安置在名園里，可使幽閒的遊客，緬懷到這些馬的故事。」

蘇州一到平時，眞是個安樂窩，水陸交通四通八達，豈僅是貨財所居，最近的美國玻璃皮鞋，原子水筆，充斥市場，誠珍異所聚而有餘了，遍街的音樂茶座，跳舞場合，歌台舞榭，古人老早就預言過。遠土鉅商，他方流妓，千金一笑，萬金一箸，人人仰慕的天堂，又有嚮導社可以引導，千金萬金，物價這樣高漲，更是不能說了。

關於街肆的景象，古人的詩也咏得好：

唐伯虎：「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又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兩水西東，五更市賈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吳王城里柳成畦，齊女門前水拍堤，賣酒當爐人嬝娜，落花流水路東西，平頭衣襪和鞋試，弄舌鈎輈繞樹啼，此是吾生行樂處，若爲詩句不留題。」

白居易：「闔門四望鬱蒼蒼，始覺州雄土亦强，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闔閭城碧鋪青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航，雲埋古寺山藏色，月耀娃宮水放光，曾賞錢塘兼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

捌：習俗

與其俗則斷髮變而峨冠，文身化而長裾，男耕女織，山樵水漁，家家禮樂，人人詩書，舞兮白紵，歌兮吳趨，火盆爆竹

兮殘歲樂，樓船蕭書兮莫春嬉，冬春米兮臘祀竈，照田蠶兮打灰堆，至於華棟宇，豐庖廚，侈婚喪，競游娛，恃常產，奉淫祠，多奢少儉，習俗所然。

蘇州是一個古氣泱然的社會，有許多地方還保持着舊禮敎的作風，不僅婚喪如是，一些小應酬都褥禮繁文，至於一般應用的物件亦如此，沐浴的大紅木盆，解手的紅漆馬桶，水煙袋，居家不可一日無此君，上文所說的「華豐侈競」，恐不見得，也許作者誇上渲染之故，談到棟宇，淸爽可以言，談到每日三餐，許多人家都簡單之至，不若廣東四川雲南人的好吃也，故市面的食館，異常零落。

玖：古跡

與其古跡兮，則樓有齊雲觀風，堂有木蘭白檜，館問潮兮應識，經采香兮多媚，坎鑄錢兮何愚，墩分金兮重義，館娃宮之繁雄，姑蘇台之佳麗，黃堂兮名遠，垂虹兮勝著，雞陂兮酒城，巫墳兮干隧，鴨谷兮盤野，義莊兮角里，楓橋兮花洲，鱸鄉兮鶴市，他如灣兮死亭，廊兮響屧，城兮養魚，闌兮鬥鴨，言公之巷，蔡經之宅，生公講堂，太公石室，石湖別墅，甫里別業，金谷兮有園，銀房兮有窟，皆挾秀探奇，留芳勝迹，可以臨眺，可以憩息。更有錦颿栴楣，金龍玉簡，石鏡金鼎，鶴瓢鷺殘，照心之鏡，鎮國之碗，鴻稽之鈎，干莫之劍，洗衣之室，傳埒之硯，銅椁銅溝，玉柱玉檻，銀尊珠襦，鐘乳鵝管，吳鐸秦石，項槍張箭，處士腹藁，有宋宸翰，神鐙不聲，瑞石騰燄，泝流觀音，光夢羅漢，是皆稀世之奇迹，而人所罕見者也。

蘇州的古跡實在太多，若一一解釋起來，一非個人的能力所能及，就是篇幅也不容許，好在有了綱目，讓關心的讀者細細地再去研討罷。現在蘇州有三寶之名，一是蒲圃外萬梅花圖，一是郛桎，一是寒山寺之鐘，前二者雖遭淪陷，尚能倖存外，後者早在九一八之前已被日人擄去，我於前期本誌中也談及。現在勝利了，應當去要回來，以成蘇州三寶。

拾：特產

物產則五穀爲首，播種以時，穲稏再熟，舜歌四岐，翠涙千里，黃雲萬區，萬囷儲粟，千艘轉輸，上供玉食，天下所需。八蠶繅繭，三眠遲遲，繅絲剖錦，利金價珠，至於鼠鬚之筆，鼉頭之硯，蠟牋畫牋，綵綫繡綫，玲瓏巧石，光潔白墡，燈名玉柵，席貴紵緣，藤枕蒲韉，花毬秧薦，鯗骨絲縧，象牙寶扇，其他川陸名產，類各不同，食味則釀柑醶冰，糖糰春繭，花糕角黍，蜜蟹擁劍，五酘之酒，四橋之水，渚山之茶，顧村之乳，鮓兮荷包，麵兮棊子，鱸乾傳浸井之方，鹽虀爲御冬之旨。

現在蘇州有名的特產，除繡花的織品外，要算一些小玩意東西，譬如一枚核核，可以雕琢很好的玩具，一個空蛋殼，可以畫一幅很好的圖畫。食的東西要算糖食店，品目不下千餘種，就是當地人也難喊出名目，而且做得非常精細可口。

拾壹：人物

其人則吳越春秋，元和郡記，吳事類補，圖經續志，虞陸所述，范盧所著，大書特書，班班悉備，吾亦安能枚舉之哉，姑述其尤之一二：忠義則朱艮之擊賊死難，王介之斥姦貶言，孫察之罵賊就焚，王玠之守節沈淵，或不忍鳩君而自斃，或不肯附賊而苟全，或臨難而寄意於哀詞，或既死而圖形於凌煙，循史則陸胤之受封，韓崇之加秩，沈豐之仁政，徐栩之清德，或留葬而立祠，或賜錢以追卹。儒林則皇侃之明三禮，陸慶之通五經，楊邦弼之師友，陳長方之弟兄，著易則俞隱士，褒仁則莫知軍，或稱老亭名士，或號樂圃先生。孝友則姚淳之感靈

芝，李鼇之降甘露，張昭乾之喪親哀毀，陸起壁之代兄按捕。等而上之，則王封表表，公爵偉偉，侯伯鏘鏘，子男濟濟，五宰相之勳名，七狀元之聲譽，十老之號耆英，四賢之稱忠義，莫不能輝後映，鱗次櫛比，雖族誅之剡藤，不能以盡載，禿盡毛穎，不得而悉，是以孝子忠臣，文儒武將，唐景之對也，吳中之秀，士夫淵藪，鄭穀之言也，風俗澄清，道教隆洽，隋志之術也，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天下之通諺也。蘇之山川，土物，風俗，人才，其大略如此。

蘇州濟濟多士，我們不能不相信這是得力於文物的教化和自然環境的培養，蘇州的人才，可謂代有其人，現在的秉政諸公，不少是蘇州的，很多的書上都告訴我們說，和燕趙健兒婉美的只有江南的才子，到蘇州多住一個時光的朋友，就相信這句話。上面原作者引了許多許多的人名典故，還是讓有心得的朋友們去搜索吧！

拾貳：尾聲

客聞此言，豁然大悅，相與一揖而出門，不覺隋林梢之殘月。

這篇賦也介紹完了，那麼，我的任務也達到了，希望有志於旅行的朋友，還是切實地來看一看天堂的蘇州，它是虛有一個名呢？或者還有意義呢？靜候讀者今後的指教！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旅途良友

名煙
大都會



上海
大新煙公司發行所
牛莊路七七〇弄五號
電話 九七五七八

歐美采風記

(五十五)

沁明女士

草地網球錦標賽

（六月廿一日）巴先生自 Munich 來電，說他的會期已屆，不能展緩行期，赴德之議遂作罷；接慕爾君的信，知他明日可抵倫敦，即送信到他所定的旅館約晤；與修及江君同往 Wimbledon 去看全英草地網球錦標賽，二時開始，我們按時而到；這項比賽包含三大錦標，即 (1) All England Lawn Tennis and Croquet Club, (2) the Official Lawn Tennis Championships on Grass Courts of the Lawn Tennis Association 及 (3) International Lawn Tennis Federation，是英國上流社會所注意的社交大事之一，分十五個球場，每場上有四起比賽，所以一天之內要想看全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祇能挑選那些比較精彩的節目去看，好角兒的比賽，觀衆格外擁擠；我們所看的幾場，經過大約如下：——

(1) G. Von Gramm（德國）第一盤以 3—6負於J. F.G. Lysaght（英國），頗顯得這新進的英國台維斯杯選手也有兩下厲害球，可是以後三盤，房克蘭姆即以 6—1, 6—2, 6—0 輕取，也足見老將的威風不小。

(2) Roderich Menzel（捷克）對 Jack Crawford（美國）是今日最緊張的一幕，他們兩個好手，抽籤就會在第一天碰在一起，所以一場惡戰，兩人的擊球技術和性格，迥不相同：曼撒耳動作迅疾，想以猛烈的側擊，急切取勝；克羅福則表面靜鎮，不求速效，前者曾在硬地上兩度戰勝後者，而曼曾作幽默表示，說草地祇宜於養牛羊而不宜於網球員，所以這一場較量格外有刺激性，終於讓克以6—4, 7—9, 4—6, 6—3, 6—4五盤的苦鬪將曼打敗，當然觀衆非常過癮。

(3) Frank Parker（美國）以 6—1, 6—1,6—3 戰勝中國的選手何君(J. H. Ho)，派克是台盃代表。

(4) J. Pallado（南斯拉夫）對 J.S. Olliff（英國），帕拉它的希望很大，可是勝奧里夫也頗費勁，結果是 2/6 2/6 6/4 6/0 與6/2，幾乎是反敗爲勝的局面。

(5) S. K. Kho（即許承基）對美國的 R. E. Mulliken ，結果是 6—3, 6—2, 6—3，贏來毫不費力。

(6) F. H. D. Wilde（英國）對法國的長人Y. Petra，這也是一場精彩比賽，可惜我們祇看了兩盤，先是懷爾德以 6—4 勝，後是配特拉以 5—7勝。

(7) N. G. Farquharson（南非）對美國的錦標 Donald Budge，法庫哈森是劍橋的名手，不過是一個平凡的第一流人物，十九必敗於勃琪之手，可是在『第十次』上，他也許會『冷門竄出』，譬如 1933 年，他曾經在這個地點以壓網方法擊敗英國的錦標 Fred Perry，所以有人給勃琪耽心，可是他的本領究竟高强，以6—3, 6—2, 6—1輕取了他的對手。

(8) Vivian Mc Grath（美國）對 L. Hecht（捷克），未看終場。

(9) John Bromwich（澳洲）雙鎗將，兩手都能擊球，戰敗英國的 J.S. Comery

(10) G. de Stefani（意大利）對C. J. Eedes（南非），結果不詳。

(11) 日本的 F. Nakano 對美國的 G. R. Harris是敗北的。

(12) 瑞士的B. Manef 敗於南斯拉夫的F. Puncec; Monaco的V. M. Landau 勝英國的 D. Mac Phail。

比賽取勝的方式分：——(1)男子單打錦標；(2)男雙打；(3)女單打(4)女雙打(5)混合雙打(6)全英男女單打等；獎品的價值大約由五磅至二十磅不等；雙打的第四名也有獎的，約值二磅半；女子選手中最著名的爲：——(1)Alice Marble（美）(2)Helen Jacobs（美）(3)Dorothy Round（英）(4) Kay Stammers（英）(5) Seniorita A. Lizana

（智利）(6) Fru. S. Sperling（丹麥）等，此賽結束後，將於七月廿四至廿七日在同地舉行台維斯盃英國邀請各國參加的國際賽，那時的門票最貴的為二鎊二先令，最便宜的為一先令一辦士。

（六月廿二日）午前到 Tork 飯店訪慕爾夫婦，陪慕夫人到博物院去看中國與日本古代的字畫，各種石刻及考古資料，中午在附近吃過飯，飯後接着去看維多利亞阿爾培博物院所珍藏的中國瓷器及玉器之類，累了就在館內的天井裏喝茶，晒晒太陽，舒服得很；休息了一會，再看印度部份陳列，然後出外購物：先到 Liberty 百貨公司買衣料，然後到 Imboff 音樂行購唱片，回到她的旅館，則慕君因事已赴英國南部去旅行，她由美國帶來兩雙絲襪，一雙皮鞋送我，式樣很好看，究竟美國出品不同；七時到中山樓等修，他今日又去看網球，他來後講起網球賽的滋味無窮：英國的第二把交椅Austin 竟給我國的選手許承基打敗，他講述許的球藝如何如何有進步，較之前在上海看時，已『士隔三日』大有『刮目相看』的必要，又說怎樣怎樣有希望，可惜國內沒有資本家肯資助他好好的練習，目下我國的大使館雖然略有津貼給他，但微乎其微，不能維持他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就不能不為糊口而放棄網球生涯；修又談許多女選手各個的姿態，以美國的Miss Marble 面貌較姣好有的雖已嫁人，可是精強力壯，並不亞於年青的少艾，帶着頭銜來參加的有法國的一位郡主(Countess de la Valdene) 和英國的一位貴族夫人 (Lady D. Pleydell Bouverie)；英國的女子代表最多，佔絕對大多數，美國和法國次之，荷蘭匈牙利與德國各一人。

（六月廿三日）與雕刻家Weiss 約定，一早去約克飯店找慕爾夫人同到懷斯的工作室去瞻仰他的作品，塑一半身石膏像，索費一千鎊，他已替三個皇帝雕刻，所以身價特高；慕爾夫人和他談得非常投機，因他打算明年到美國去，一來展覽，二來做些生意，所以訪問近來藝術界的異動甚詳，恰巧慕爾夫人對於藝術也是內行，談近況頗明晳，又與懷斯君的女友談舞臺佈置的技術，津津有味，坐了許久，然後回旅館，慕爾君已歸，他們即欲動身赴挪威，所以急忙收拾行李，飯後一時到 King's Cross車站搭車，轉 Newcastle乘船，我們因他們將赴法國游歷，買了一部英法會話的書送他們登車，然後自坐公共汽車赴推特藝術館(the Tate Gallery) 去參觀，此館係國家藝術館(National Gallery) 的支館，目的在搜藏全英畫藝中最精的代表作，近米亦旁及近代國外的美術作品，最初創辦由推特氏 (Sir Henry Tate 1899) 捐贈館址，連帶名畫六十五幀，後增添端納廊(Turner Wing) 附帶端納氏的搜藏及雕刻廊與近代外國藝術廊，復從國家藝術館轉移來老派英國作家的油畫二百幅，以後陸續添購一百餘幅，再加上凡能私人搜藏 (the Vernon Collection)，瓦滋(G. F. Watts, R. A.)所作的二十三幅，沙井(Sargent)的一套畫像，許多雕刻品，大宗可貴的十九世紀法荷名家作品，柯爾德 (Sam Courtauld) 基金所購置的近代大陸美術作品，總量已甚宏富，佈置整楚，編目清醒，許多著名作品如：——第一室內十八世紀畫家中有 Hogarth Gainsborough 及Reynolds 的傑作甚多；第二室內以William Blake 的水彩畫最為出色；第三室內為十九世紀初葉的作家如Landseer, Wilkie' Constable, Ward 等都有好畫；第四室內為拉飛爾以前宗派 (the Pre-Raphaelites) 如Millais, Watl, Burne-Jones等；第五室為體育活動之圖畫：第六至第九室皆為 Turner 的重大作品；第十與第十一兩室為近代法國選作，有Degas, Manet, Monet, Millet等；第十二室為近代派典型作家如 Van Gogh, Cezanne 等的作品，第十三室為德屬北比與法國派的作家如Israel, James Maris, Rosa Bonheur等，對於光彩研究很有成就：第十四室全是 J. Sargeant 的人像；第十五室為十九世紀後葉的名家如 Dicksee, Raleigh, Fildes 等的傑構；第十七室為Watts所贈其個人作品；第十八室為 Stevens 搜藏的漫畫；第十九室是Chantrey捐的名畫有作家如Walker, Orchardson, Shannon 等；以後六間則均為近代作品，有畫有雕刻；範圍之大，置身其中，如入八陣圖，目不暇給，東西都是好的，祇要有功夫去仔仔細細欣賞，不怕得不到益處，有許多美術學生和賣畫的藝匠，都在實地臨摹，製成倣本，可售善價；我們看得飽滿，便在館內喝茶，盼望將來國內，這類公共文化事業也能逐漸舉辦，必與民衆

敎育有很大裨益的。

（六月廿六日）晚赴施懷仁先生家吃飯，在座除克魯斯太太外，還有一位軍官，施先生很會享福，他是太古洋行的東家，獨身住一所大房子，佈置殊精緻，酒菜也考究；克太太待人和藹可親，似乎很喜歡和年輕人談天，說起寫作，她介紹我看幾本書，並領導我們參觀施先生的住宅，和他的搜藏，有幾件古玩是在中國購置的，他認爲很得意，最精美的珍藏是舊時的精印鋼筆畫，有一部極厚極大的拿破崙加冕典禮服飾大全，據說是他母親的遺物，也很有趣，談至十二時始興辭而出。

接二連三的好音樂會

（六月廿七日）飯後，卽到亞爾培堂去聽 Kirsten Flagstad 的音樂會，她是美國歌劇院的明星，拿起節目單一看她的照片，似乎比她本人好看多了，獨唱的第一項節目是 Scubert 的三曲 Robert Franz 一曲，Strauss兩曲，用德文詞句，可是有英文的譯本；唱畢有人鼓掌請多唱一歌，我覺她嗓音雖宏亮，然而高音時，好像不能連貫，拖長時會分成兩截，並且發音不圓潤；第二節目中 Hurum 所譜兩曲，並不見如何精彩，到 Alnaes 所著的："And I shall have a true love"一歌，非常動聽，就拍手不已，居然複唱了一遍，以下是 Grieg 的三曲，便到休息時間；第三項節目是低音梵啞鈴的獨奏，由Nicholai Graudan 彈了三段，技藝頗不惡，末了是佛拉格斯達獨唱 Fauré 作曲兩闋，又Michae Head, Ernest Charles 及 Mildred Tyson 作曲各一節："The Secret" 很慢，也很好聽；"Fleur Jetee"亦佳；"When I have Sung my songs" 歌喉極高；"Sea Moods" 的神情逼眞，頗能傳達詩中的趣味。這是因爲熟練的緣故，她的譜詞都背得爛熟，從不用譜；伴奏的鋼琴師 (Edwin Mc Arthur) 很賣力，用勁時身子都跳躍起來。

散後，順便到堪心頓公園中散步，遊人非常擁擠，想找個地方喝茶都不得，祇得轉到海德公園，時退伍軍人正在大規模檢閱，都穿便衣，胸前掛着許多徽章，心想英國已在注意國際情勢的最近發展了，否則這班老弱殘兵的古董，走路尙且搖搖擺擺，何必搬出來演習？

（六月廿八日）午後，房東太太來約我喝茶，堅邀我到鄉間去散步，便同她去Well Walk看 the Keats House，是紀念大詩人基滋的 "Lawn Bank" 和他的不朽作 'Ode to the Nightingale"，內陳列許多有歷史價值的古物；Highgate Woods 一帶的小茅屋；非常有趣。

（六月廿九）接大西洋月刊編輯寄來一信，藻飾鼓勵，頗感寬慰，他說回憶錄如果寫成，他們一定承受，將寄版權證明書來。午後到下院去旁聽議會的討論，滿想必定爭辯很激烈，誰想許多老態龍鍾的議員，發言時口齒出乎意外的不淸楚，照着他們議程單的提案，聽議員和政府代表的一問一答，怎麼也跟不上，既無頭緒，想打瞌睡，倒是修聽得津津有味，還說這個問題如何重要，那個態度怎樣中肯，我一再催他走，他總捨不得，要聽下去，直到五時半才出來，在聖傑姆斯一帶，遇着唐君伉儷，他們說適纔也在下院旁聽，因乏味得很，早就溜出來了。

在下院聽講時，見一位中年女子，頭髮散亂，手裏拿着紙筆，忙着筆記，鉛筆頭上的漆，已經脫落無餘，想必是用牙齒咬得多了；身上穿一件黑紗的長衣，通紅的臉，東張西望，累次換座，看她那緊張的神情，不免暗中好笑。普通英人，好像都是嘴唇皮薄到將會被淘汰掉似的，上下唇關得死緊，幾乎全吃沒了，留下一圈縐紋，若我們幼時頑的雞蔴袋一般，這段『特寫』，謂如不信，請仔細留心，十靈九驗。

（六月卅日）晚到中山樓吃飯，席間有一位王女士，是在巴黎得到博士學位的，兩個外國女孩子：一個喉管裏祇在燉肉，『嘚囉』之聲不絕於耳，一個學數學，像貌就如同臉上掛着加減乘除的招牌一般，兩個都有些書呆氣味，儘重覆講些陳古笑話，別人不覺好笑，她們却笑不可仰，一隻手又忙不及的掩遮口中一排凸凹不齊的門牙，有三分傻樣兒；王女士四川人，英法語都略帶鄉音，她是淸華畢業，到法時尙一字不懂，三年居然學成，論文題目是關於中國的考據資料，我心想研究中國學問何必定得到國外去？做出文來，西洋敎授們恐怕也未見得眞懂！他們是判斷對好呢？還是不對好？如果他們不敢武斷說不對，那末 Ph. D. 的

頭銜是不難得到的了！

（七月二日）飯後赴法國領事館，辦入境手續，到我國領事館取證明函件，到 Carter's買各種花籽二十餘包，預備帶回國去種。

（七月五日）午前有朋友陸續來打聽行期，修出外辦護照事，回來說未買船票，因船公司說法郎恐於最近將要貶値，等日後再買較爲合算，因此法國領事館也未去。

（七月六日）午後重遊溫沙頓皇宮，先到溫莎(Windsor) 去看溫莎宮的帝皇起居之所 (the State Apartments of Windsor Castle)，是英國最老的皇室住宅，建於『威廉征服者』(William the Conqueror)之手，現時偶爲帝后及親皇駕幸之地，這裏面的建築一色歌德式，最顯著的爲聖喬治禮拜堂 (St. George's Chapel)，由愛德華四世勅建，是全英最高權威的勳典的頒給地點(the Garter)，卜葬於此的帝后及皇族很多；游覽時非看不可的爲：

（1）宮的週圍：進亨利第八門卽是護城小河，過一吊橋，河內淺草成毯，門上爲囚監，以前凡在禁地捉到唐突之徒都在此室內訊問，左手爲侍尉室，通禮拜堂之西門甬道，卽許多君王陵寢所在，再前爲寇浮塔(the Curfew Tower) ，是宮中最舊部份；從禮拜堂圖書館前的空坪遠矚全城的風景，許多東倒西歪的古老房子，綴以鄉間的色調，殊有雅趣；接着是亨利八世的大宴會廳，以當日亨利之豪華，此廳內容之軒昂，猜想上去靡費的金錢當甚可觀。

（2）亞爾培紀念禮拜堂：建於聖喬治堂之前，華而賽會請求亨利八世恩賞此堂，作他死後的墳墓，所以他斥鉅資從事經營，勝過帝皇的豪華，而終於他死後葬在別的地方；不過裏面的裝飾殊富麗，有許多大名家的美術和歷史性紀念物。

（3）宮室之部：皇室不住宮內時，都可公開展覽，稍收費用（記得大約是一先令，兒童減半）充慈善事業之用，這裏面的繁華美麗，自不必說，最有趣味的是：

（a）瓷器博物館——陳列着許多套磁器，都是各位君主特別定造，各有其時間紀念的價値。

（b）龐大的樓梯走道——最引人注意的是帝國已遣散各部隊的旗幟，亨利八世的盔甲，喬治四世的大理石像，夏樂皇后的肩輿，及各式鋼盔，皇族徽章標識。

（c）却爾斯二世的餐廳——共計六間，後改爲招待外國君王來英拜訪時，招待之用，所以天花板是Verrio 畫的彩畫，題目是：『神人的宴會』，各種雕刻是Grinling Gibbons所作，代表海族，鮮菓及野味，許多名畫懸掛四壁，一切傢俱器皿都有歷史上考證的價値，緙絲畫亦名貴。

（d）會賓室——是招待國家至上賓客的主要一間，裏面的油畫多出於 Rubens 之手，維多利亞女皇曾在此室內看過Charles Kean所排演的戲劇，傢俱不用說都是珍貴的古董，裏面有幾件康熙和乾隆年間的名磁。

（e）帝后寢室——傢俱是紫檀纓絲織品的中國式木器，床是路易十六時代的，爲 Jacob 所設計，化粧，所應用的器皿及穿衣鏡都很講究，這裏名畫也不少。

（f）帝后更衣室——內懸名畫家的作品如林。

（g）畫廊——原是寫作室，現因張掛着無數的美術珍品，如極實貴的四幅Holbein 名畫，如Beauvais 的緙絲，如兩對乾隆白地青花瓶，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h）樊台克室——以前是 Catherine of Braganza 的舞廳，現在是AnthonyVan Dyke 所畫皇室人像的搜藏處，約有廿幅，這裏面的用具也很名貴。

（i）皇后召見殿——頂上Verrio 畫的彩色畫，意義很重大。緙絲畫的題材也很特殊，木上的雕刻出於 Gibbons 之手；名畫及精緻的傢俱也不少。

（j）皇后起坐室——與前大同小異。

（k）侍尉廳——與上面所述各室的佈置逈不相同，刀槍劍戟，冑鎧堆集，都有歷史上的掌故，最令人懷溯的是在 Trafalgar 送掉納爾遜海

軍上將性命的一顆彈丸及法皇 Francis 一世贈與亨利八世的一套所謂『且利尼盾牌』(Cellini Shield)。也掛着許多名畫及緋絲。

(l)聖喬治堂——愛德華三世建造，專為宴請最高勳位各爵（the Knights of the Garter) 的餐廳，是宮內最寬闊的一間，約二百呎長，三十呎闊，每年四月廿三日舉行聖喬治日，這裏是隆重交誼式的舉行地點；天花板門窗板壁，都繪着各爵的徽盾 (Coat of arms)，自1344年成立迄今，每一代的姓名都另有一牌鐫記着；廳的東頭有一架很精美的風琴，另有高廊，位置軍樂隊的隊員，火爐台上放着許多皇室中人的半身塑像，此外則掛着許多和 the Order of the Garter 有關的帝王畫像。

(m)覲見廳——皇帝在此接見赴宴會的貴賓，裏面掛着六幅很名貴的緋絲畫，(Gobelin looming)，中國舊時的銅壺滴露時計及氣象測驗器，其他好東西也不少。

(n)寶座室——是授勛的殿，維多利亞女皇曾在此授予法皇(Louis Phillipe及Napoleon III) 及意皇以此殊勛；愛德華七世曾在此招待挪威及葡萄牙國王。

(o)瓦特魯廳——在燈的四週，繪滿了各種皇室的標記及銘言，牆上掛滿了歷代名臣功將的畫像，多半是Sir Thomas Lawrence 所繪，鋪地的整塊地毯，恐怕是世界最大的 Agra 監獄中犯人替維多利亞女皇所製。

(p)偉大的入門處——進門後即見維多利亞女皇的大理石像，另有六個大玻璃櫃，陳列着各種有意義的古物，多半與英國拓殖史有關，或是東方的擄略件。

(4)大方場：三面均有房屋，左手方為今皇及后居住之所，當中有一石雕像，作者鐫有下面的字句『Tobias Rustat 皇帝最忠實的僕人獻於他最仁善君王却爾斯二世』者，花園是 Wytaville 所設計，各國君主與帝后出入此宮都由Castle Hill 小城，除非最隆重的儀仗，不由the Long Walk 出進。

(5)聖喬治禮拜堂：富於歷史的故事，建築奇特，最堂皇的是石的天花板，壯麗無比：其次是西窗 (the West Window)，分成八十格，每格六呎高，都繪着各重要人物的造像；大風琴也值得一看，下面是君王及皇室的座位：聖壇上面為紀念儲君皇子的窗，同時有三扇雲母石上金的雕刻畫(Reredos)，此外，十字架，臘台以及種種配饗的器皿，無一而不有其歷史意義；總之，這裏面的雕樑畫棟一角一瀏，令人目為之眩；古蹟繁多，一時也鬧不清楚許多，非有熟悉的指導員，不能完全了然；有一幅 West 所摹倣的『最後聖餐』畫，雖不及原作遠甚，却也能傳神於什一。

(6)御花園——景緻的美妙，祇能引證前人的形容語：『幻想不能刻畫牠的壯麗，環境天然，祇有時代可以造成，無與匹敵。』約三哩長的走道，兩旁樹木成林（1650枝每隔卅呎一株）新陳代謝，永遠維持着盛况。汽車之類，不得經過；另一條大道謂之安妮后的騎道，則滿植榆、栗、白檸檬各種樹木；皇家別墅（前稱皇帝小憩）是喬治四世休夏的住所；皇室學校在肯白爺大公寓邸的附近，為教育園工而設；另一吸引遊客的地點是Rhododendron Walk，約長一哩，每值樹花盛開時，其美景別無他處可得；此外，圓塔(the Round Tower)是舉世聞名，全宮的中心標誌，起初威廉氏用來作保護宮室的碉堡，後來監禁過許多歷史上有名的人物，現在宮廷總管的住宅，有時也作為招待客人的寓所。

參觀畢，在溫莎城內約略轉了一圈，分新舊兩部：舊城是一條約兩哩路長的小鎮，約有百餘家；新城隨皇宮興起，最重要的建築為愛德華七世紀念醫院；有一條橋橫過泰晤士河，可通伊頓，即著名之Eton大學所在地；市政廳近來重修過了。（伊頓大學的名額僅一千人，想入該校的人多為名門後裔，如果想入該校，雖不能說難於登天，可是小孩誕生下地，就得去報名，否則休想入內！也可算得是特別了。）

由Long Walk到漢浦頓宮，看見許多麋鹿，很悠然自得的在森林中蹤跳閒散，一種承平的景象，令人神馳，及抵漢宮，宮室的開放時間已過，祇能在花園中走走，『大葡萄籐』結實累累，號稱全歐最大的，也有

說是全世界最大的，實則未必是全英國最大的，不過，敢信是最老的，比任何其他籐的桿子粗一倍，近根處的週環爲八十英吋，最長的枝子爲百餘呎，植於1769年，德國漢堡種，每年可產2200爪，每爪重一磅到兩磅半，售得價欵捐助盲目士兵；『花匠的屋』爲一株極粗的紫籐所遮蔽，此籐亦有八十年的壽命，最粗一枝的週環約八英吋，開花極茂盛；安妮后的橘園連接諸蛑(Knott)園及南園，這裏最出名的十二扇鐵門，是1694年法國人Jean Tijou所鑄，每扇高約十呎，寬十四呎，當中雕刻的圖案是『玫瑰豎琴及薊』是國家的標識，"W,M"兩字是皇室的記認；穿過大濆泉花園當中有一條走道，兩旁是淺草徑，植短花樹，一條叫『春之徑』(Alley of Spring)，有一石座，篆刻着花神(Flora)的造像，懷中抱滿了鮮豔的花卉，美麗極了！一條叫『秋之徑』，手拿鐵鐮的石像代表『秋』，都是Robert Jackson所作。

接着到『曠郊』(the Wilderness)，出『獅子門』就是花園牆，一頭是『花盆門』，上面有威廉三世的短名，並雕刻着小孩捧着花籃花瓶之類，是荷蘭 Van Nost 的作品；園中各式花盆甚多，原是亨利八世的花圃，古木參天，濃蔭籠罩，接着是『馬上試槍比賽的花園』(the Tiltyard Garden) 當年比武之場，有五大高塔可容作壁上觀者，有馬房及侍從之住處，後來拆去改作廚園，種植菓樹菜蔬之類，今日已有三分之二改爲新式體育場，除小部份仍栽茶樹外，餘爲哥爾夫及網球場。

至七時許，經布希公園，當中有黛安納濆泉 (Diana Fountain 又名 the Great Basin) 是十七世紀意大利名雕刻家Fanelli所作，直徑四百呎，深約五呎，上面塑金的像，似爲金星女神，手中拿着金蘋菓，爲何稱爲黛安納泉，則殊不解。冬天水凍結冰，許多人在上面溜冰；我們坐公共汽車回城，已是八點鐘敲過，想去看『足尖舞』，因客滿，化十先令祇有站的地方；出至小館吃飯，回家，房東太太贈予小詩一本，絲帕一方，荷蘭褲一條，我送她青山石刻觀音大士一尊，黃緞床毯一條，這兩樣東西自國內帶來，已跟着我身邊走了世界的半圈，本有些捨不得分手，可是在這灰色的英倫，承她眷顧，給我多少陽光，使我在冬日裏得到春天的和暖，一則『投桃報李』，二則酬答她照應的盛情，秀才人情紙半張，這也是聊表寸衷的薄意，所喜她得此兩物，高興非常！

（七月七日）晨赴帕丁頓(Paddington)乘火車到Leamington Spa這溫泉浴場，是著名的健身遊樂地，頗形熱鬧，就浴後坐公共汽車去看Kenil Worth Castle，是 Walter Scott的小說策源地；接着到Warwick去看歷史上素負盛名十世紀的皇宮，現在是華威克公爵的府邸，建築殊講究，裏面的名畫甚多；接着到莎士比亞的故鄉 Stratford-on-Avon，地因人傳，想不到這窮鄉僻壤，今日會成爲舉世頌揚的莎翁鄉里 (the Shakespeare Country)？這誕生蓋世文豪的地方，果然山明水秀：叢生的樹木，甜柔的田園，濃郁的淺籬，古色古香的小屋及靜幽幽的小巷，無一而不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腦海中自然而然的產生無窮的詩意，這是悠思的泉源，是幻想的起點，祇能從莎翁的詩句當中去找這種安嫻秀美的畫境。我們從一條古老的橋上渡過愛望河，到 Barford 一個陳舊的鄉村，這裏的禮拜堂鐘塔上面還遺留着當日國會軍戰 Cromwell 時所射擊的彈痕，經過Wasperton Hill 和Charlecote來至公園，裏面有麋鹿成羣，莎翁的住宅在 Henley 街中，現在樓下闢爲博物館及藏書室，都是與莎翁有關的古物，他誕生的地點在樓上，佈置一如曩昔，花園中現植有各種花卉，凡他寫作中所提到的花名，無不俱備；附近爲市禮拜堂，是十五世紀時重建的，有警戒鐘每天下午八點，照樣鳴敲；鄰接着是學校(Grammar School)莎翁曾就讀於此，市政廳(the Guild Hall) 是莎翁與戲劇發生最初接觸之所；再前至正街有一所哈佛住屋 (the Harvard House) 是1596年 Sir Thomas Rogers 所蓋，他的女兒就是美國哈佛大學創始人 John Harvard 的母親，許多美國的游客甯可不看莎翁故居，還所木頭房子是非到不可的；出城約一哩之遙，我們到Shottery，就是莎翁的情人，後來嫁他做妻子的 Ann Hathaway 故居，茅頂屋；花園極老式，這是當日莎翁求愛的地方，嚮導員指給我們看他們倆談愛情時常坐的方向，描摹當時的情景，不啻一幕活劇，許多古老的傢俱依舊照原來的形狀陳設着，想起人事的滄桑，如一場大夢！

五六一〇七八

回Stratford我們到Mason Croft去看Marie Córelli舊居的房屋；接着是聖三位一體教堂，在記錄簿中看到莎翁在該堂受洗禮的記載及卜葬的年月日，他的墓就在聖壇的左側，碑誌非常簡明；再前爲莎士比亞紀念劇場，這戲園的建築非凡考究，不特外觀宏麗，內容也特別齊備，裝有最新各種舞台設備，進門處及場內的設計，極盡科學化能事！

有幾件事不可不記：——(1)莎氏幼時上學的學堂中他所坐的桌椅上，有一銅牌標明；(2)莎氏求愛時每天要走許多路去看他的情人；(3)住屋的窗上有許多名人的親筆簽名；(4)關於Kenilworth的皇宮，自1120年迄今，當中經過許多變遷，以前是John of Gaunt所最喜歡居留的地方，由他添建的部份甚多，最著者爲宴會廳，現在門窗及頂皆已殘缺，當日之盛况，今祇能想像矣；(5)華威克的風景良佳，在Black'ow Hill上面，有一塊光石碑，上鐫下面的文句：『在這塊石頭的穹窩裏，埋葬着1312年七月一日殺頭的Piers Gaveston，他是當日的康華大公一個極可恨君王的走狗，他生前死後都代表着永不泯滅的暴政。』此人罵華威克大公做『黑心的獵犬』，被Guy捉住，半夜裏宰首於此；Guy也是一位亂世魔王，我們曾到(Guy's Cliff)去看那所十八世紀時代的大府邸，可是此Guy不是那Guy，是另一人，因爲懨世，建屋於崖石中，不給他的郡主夫人發覺，全仗過路人的施捨，以維生活，這些事都是英國野史中有趣味的資料；(6)華威克宮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華威克瓷洗，這是四世紀時的作品，發現於意大利，爲此『洗』，專蓋一所房子貯存起來；此外聖瑪麗禮拜堂中有英國最壯麗的建築式樣，費時廿一年，耗金五萬鎊始完成，此教堂也不可不看。

同遊伴侶中有幾個美國朋友，可惜他們的智識粗淺，開口閉口講錢，未免有些俗氣；冷眼留心他們游玩的興趣所在，可稍爲明瞭英美人性格不同之點。

永利化學工業公司
主要出品——純碱·燒碱·肥田粉
硫酸錏廠：江蘇省六合縣卸甲甸
鹼廠：河北省塘沽
總管理處 上海四川路四一〇號四樓
華東區經理處 電話：一五六一六 一五六一七
其他各經理處 天津 重慶 廣州 漢口 等地

海屋劍客羣

（五）

葉勁風

（八）

這時候才早晨五點鐘，因是夏季，天已破曉。我們——曾氏兄妹，小汽泡和我，共四個人，只留下紹裘在院牆門外，作個外援，我們三個人，由小汽泡衝鋒，叫開院子門，直衝到一所大屋的大廳裏。這雖是一間鄉村莊院，這間大廳，也着實寬敞。小汽泡穿着紹華的一套深藍工裝，衣內斜掛着紹華的手槍，一頂軟布帽，直壓到眉尖上，左腮貼着一大塊紗布，又加上一副遮光的眼鏡，簡直把他的廬山眞面，完全改了觀。（小汽泡本來不肯這麼打扮，紹裘却因他是本地人，怕將來有遺累，所以不允許他露出本來面目。）

小汽泡在大廳上，大聲怪叫的一嚷，「唬，老爺們到了怎麼不看見一個狗雜種出來……？」

原先那個披着衣服打開院門的人，早一閃鑽到裏間去了，我同紹華坐在背光的一邊角裏，儘着小汽泡在那裏拍桌打椅，滿口夾七雜八，侮駡發威。這樣鬧着好一會，只聽見兩邊屋子裏有雜沓的脚步，嘁嘁喳喳的聲音，却始終不見一個人影。看看小汽泡已嚷得有些力竭聲嘶了，驀地瞧見廳裏上首角門，脫，脫，脫，走出一個白髮老頭兒，吃得腸肥腦滿，披着白布短衫，拄了一根紅漆拐杖，氣憤憤地，像一隻氣鼓蝦蟆；走一步，把拐杖往地上舖的青灰方磚上，狠命舂一下，「脫」。

「噲，你這個牙兒，這麼大清老早，天還不亮，跑到人家屋裏來，拍桌打椅……」老頭兒，一副賴皮像，驕聲狂氣，向小汽泡發話。

「呸，」小汽泡不讓那老頭兒囉嗦，「蕭老頭兒，你別裝佯，誰不知道你是這裏的坐地虎，蕭剝皮？人家叫你剝皮虎，老爺今天就要剝你的皮！」

老頭兒看見小汽泡抖出了他的底子，倒把先前的氣焰收下了些，見我同紹華斯斯文文的坐在那裏，便不理小汽泡，冲着我點了點頭：

「你這位先生貴姓？」

「敝姓余，」我抬起身來點了點頭，又坐下了。

「噢，請坐請坐，你余先生到敝舍來有什麼貴幹，這麼清早？」

「余大哥，別給他客氣……！」小汽泡拖了一張椅子，坐在大廳正中央，四面空洞洞地一大片。「這老鬼才會裝腔哩。」

「倒是要請教一件事，」我說，「昨天蒙你老先生，派了幾位弟兄，抄了我們的房間，還擄了我們的兩個人，不是我們自已看出路子來，還不曉得老先生要下什麼辣手咧。」

「這是那裏的話……？先生的話我一句也不懂。」老頭兒也坐下了，「我們一向是安分守已的人，靠種田吃飯，又不是官，又不是府，怎麼派人抄查人家擄人……？我怕你余先生找錯了地方……弄錯了戶頭吧……，請你們再去查查清楚……。」

「放屁……！」小汽泡休息了一下，嗓子又恢復原狀了，陡地一喝。

× × × ×

本來像這樣無頭無腦，跑到人家家裏，硬裁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未免無理取鬧，過分冒失。就算這蕭老虎是個土豪，昨天的事，並無憑據，怎知必是他幹的呢？殊不知九江一城，巴掌大的一塊地方，那裏載得下多少老虎？況且一地有一地的幫口，一幫有一幫的組織，一個幫口，也只能容下一個首領；這蕭老虎正是這裏的太上土豪，正如小說上霸王莊的寨主一般。本地的事，只要是擄人勒贖，謀財害命的買賣，不是受了他的指揮，必是得了他的許可，才能辦得。

可是這角色是個訟棍出身，袖子裏面，頗有些鬼八卦。別地的土豪

惡霸，有的還掛着招牌正式營業；惟有他，外表却裝着慈善老人的幌子，跟當地的首腦人物，不論好壞，都有聯絡。懂得江湖勾當的，和受過了他魚肉的本地人，沒有一個不叫他剝皮老虎，却是不敢言而敢怒。又因他手段陰狠，懂得法律，心計又好；所辦的事，都在法律之內，叫你抓不出他一點錯處，找不到一絲爲非作歹的痕跡。

他雖然善于裝腔，却因養得驕了，受不得刺戟，經不起侮辱。因此我們才議定讓小汽泡去挑逗，只要逗得急了，必定會把他的元神擠了出來。也知道他素有善惡兩種打發；善的，只要拿一張片子，就會把人送到監牢去押起來；惡的，他可喚出爪牙來，給人一頓悶棍，不怕你不屈服。這樣的人，要說用別的方法來對付，不僅是就擱時日；弄得不好，不是中了他裝佯搗鬼的計，就要被他弄了手脚，還得吃他一個大虧。

× × × ×

這時候蕭老虎聽小汽泡罵他放屁，只冷笑了一陣，站起身來，對我拱了拱：

『我也『大人不計小人過，』這麼大清老早，走上門來罵人，幸虧我多了兩歲年紀，不然……』

「不然怎麼樣？你把老爺們吞沒了？」小汽泡接下口去。

「……我早跟你們經官動府，」老虎仍繼續說，「好好教訓你們一頓咧。年紀青青，這麼不懂道理，眞是混賬……」

一句話還不會說完，早被小汽泡跳過去，叭的一巴掌正打在蕭老虎臉上。

小氣泡給蕭老虎這一巴掌，本是一種逗他生氣的方法，却沒防到，倒做了他們的暗號，只見登時前後兩重門外，大聲怪叫，一片聲嚷，一窩蜂似的，跳出了四五個打手模樣的壯漢，有的提着長棒，有的抓着短棍。其中一個徒手的大約是個頭腦，手脚眞快，鷹隼一般，嗍的攛到小汽泡身後，一伸左手抓住他的後領，拖着向後一帶，自己跟着轉過身去，提起右手，就是一拳。其餘幾個提着長棍短棍的，也圍了上去。這一路動作，我估計一下，連頭帶尾，最多不過一秒鐘，小說裏面描寫的，「說時遲，那時快，」一個熟辭句，正可放在這裏應用。

殊不知快的當中更有快的。我剛要瞧瞧紹華怎麼個舉動，誰知她早已從我身邊，閃亮一般，攛了過去，剛巧趕到那位快手，右拳提起來的當口。她上去一隻手按住那握拳的腕子，另一隻手一托，自己一扭腰，背轉身來輕輕一駝。這是一個摔交的手法。任憑你有多大氣力，只要手腕被人刁住，這的一擠一托，早也洩了勁，再經人反背一駝，沒有一個不被扔得老遠的。可是紹華這一扔，是個一搭兩就的目的，不向東，也不向西，正向那圍上來人堆當中扔去。

（事後我問紹華，當時她不早不晚，怎麼那麼巧，恰正趕着那雙握拳的手腕？據紹華說，這就叫做「得心應手」，人家一出場，自己早已動神，同打對子一般，人家怎麼來，自己怎麼動，好像練就的把子，一絲一毫都是吻和的，並且還不費思想呢。譬如拍球，人家一舉手，你已早作準備，等個正着。武功也就是練的這一點。）

小汽泡昨天晚上吃酒的時候，便出過很多英雄氣派，今天大早到這裏來，倒是當的一個很美的差事；也被他表演了一個淋漓盡致。可是好像做文章一樣，剛巧做到「頂點」尖上，却沒防後面吹過一陣風來，後頸上一吃緊，大約還帶了一陣劇痛，身不由己，被一股力扯的竟倒挫了大半個圈子，不是人家抓住的緊，早已躺下。同時忽又覺那股勁，往回一帶，把他帶的剛好站隱，頸子也鬆了，却大約還不明白究竟怎麼一回事咧。

比及看見一個人從他身旁飛了出去，又見自己旁邊還有一個人一長腰直立起來，却正是他佩服得只灌老白乾的管小姐，這才有些明白了——曉得自己落了難，被人救了。恰在這時候，又瞥見那飛出去的人，一個毬團似的，猛地向人堆裏砸過去，恰恰砸在兩個同伴身上，壓成一堆。小汽泡一半也是眞有了氣，一半大約是想着，這宗巧機會當口，不逞英雄，還等什麼時候？因此也不顧身家性命，一跺脚，一個海裏蹦，跳起身來，狠命的往人堆上撲下去，好像小孩子撲雪人一樣身段，也預備自己再砸他們一下。

誰知這一撲，可大大壞了事；因他剛剛撲下去，正碰着人家弓腰起

五六—〇八二

來，又是一個滿練過了一些武把子的打手，一舉一動，都帶着挺大勁頭，好像小說上寫的，「一個無心，一個有意」，兩下一碰，當然吃虧的是那力量小的，小汽泡早被碰的倒在一邊地上，還連滾了兩滾。滾停了，本可爬起來，人家可容不得他。那個打手，早一過箭步過去，乘他馬爬式子預備站起來的當口，對準他撅得高高的所在，下力一蹬，這一下可沒有人來救濟了。

照我的原來的計劃，只要動了手，那是紹華一人的事，我和小汽泡只須讓在一旁，亮出手槍，做個臨時監場，可以萬無一失。那裏知道小汽泡不照計劃，臨時翻出新鮮花樣，要逞英雄去碰人家一下？試問這一下就會被他碰着，連頭帶脚，才幾斤重，又有什麼道理？他既不照計劃，當然叫紹華也照顧不到哩。那麼紹華到那裏去了呢？

紹華把那個打手頭腦，擲了出去之後，接着把那個還握住臉的老頭兒，連人帶拐杖，捧着向我身邊一扔，叱了一聲「看住他！」就地一個轉身，一低頭，早從那舉起的兩隻木棒下面，走人縫裏，穿到其餘兩個打手背後去了；同時轉了兩轉，不知怎麼一來，噗嗵一聲，那麼粗壯，兩個大高個兒，早躺下了。

正在這個時候，那個打手頭腦，一脚蹬下了小汽泡，一邊一打手式，好像是吩咐，那剛剛爬起來的兩個下手，把小汽泡「拖去綁了」的意思，一順手，撈了一個下手的一隻長棒，舞起花來，向紹華直逼過來，一翻手，陰陽手，刷的一下，向紹華攔腰掃過去。紹華正料理了兩個粗大個兒，每人腰眼上，點了一足尖，一閃眼，看見木棒橫掃過來，只倒挫了一步讓過棒尖，乘他餘勢沒轉過來，早攛過去，白蛇吐信那般快，伸手在那傢伙頸喉上，拿了一把，那傢伙想躲，那裏躲得及，緊接着聽得吧的一聲，紹華一抬腿，正踹在他軟腰上，把那傢伙踹得滾到屋角裏，棍也扔了，人也不動了。紹華却頭也不回，向院子外邊跑去。

我呢？自從紹華一動手，我早按計劃，亮出了手槍，準備監場。却沒防到紹華臨時把那麼六十多歲的一個老頭兒，連拐杖一齊移交過來，叫我「看住他」。我一瞧，這倒是一個難題目；我怎麼看法？假定他是一個少壯，我還可以用槍鎮住他，不許他動。如今竟是這們一疲癃殘廢的糟老頭子，已經吃過一記耳光，手還握住臉護痛，哼哼不已，我再要拿手槍威嚇他，未免太也不人道了。不拿手槍威嚇他，又怕他猛不防，給我一下利害的，須知他手上還握住一隻老結實的拐杖咧。

幼年在九江念書，就知道隣縣瑞昌打手甚多，差不多人人都要練武。聽小汽泡說，這老頭兒，正是瑞昌原籍，雖說他自來要筆桿做訟棍，焉知他不是偃武修文，手底下還藏着那們幾下呢？而且從前看小說，每逢看到武場，只要有了幾個糟老頭子，糟老太婆出場，都差不多滿利害不過，也大半都拿幾十斤重的拐杖當兵器。這老剝皮恰正也拿着一根老粗的紅漆拐杖，只不知道有多大分量罷了，安知不是他的兵器？

那老頭兒被紹華一送，一個蹴踵顛到我身邊來，我一邊轉着念頭，一邊本能地舉起雙臂，連着手槍，預備去摻扶他。誰知事情竟有些出人意料之外；也許是他誤會了我的好心，以爲我要拿槍開他，便一鬆手，扔了拐杖，一個虎式，一面嚷着「我老子跟你拚了！」一面一低頭，向我胸口撞了過來。他這正是玩的京劇「八蜡廟」裏褚彪的那一手。可惜我不是費得宮，那裏禁得起他猛不防的這一頭？當時把我撞的重新坐在剛才坐的椅子上。

他要接二連三的鬧下去，同我撕打起來，我雖不見得會輸給他，可也不能討多大便宜。他那一頭，竟頗有些分量，設非近年來不斷練着太極，身體比較還結實，早給他撞閉了氣哩。我給他一撞坐下了；他呢，也留不住脚，竟一頭鑽在我懷窩兒裏，一雙手摟住我的下腰；一顆禿了頂，還賸下稀稀幾莖白髮的光頭，竟貼在我肚子上，挨的緊緊地。

我一瞧，這到底算怎麼一回事？這麼文不文，武不武，又不是親善，又不是對壘，簡直不成局面。於是我一抖威風，一隻手仍舊握着槍，一隻手抓住他肩上的衣服，陡地站了起來，用力一拉他：

「老頭兒，你安安分分的坐下罷！」我把他扯過來一推，按他坐下，「你要不知趣，別怪我動粗咧。」把手槍在他面前一搖，這們一威嚇，他才乖乖的坐在那裏，哼哼不已。我就往他身旁一站，這才算實地效

到看守的職務。這一段動作，過去得也很快；我剛站定，正趕着紹華把兩個粗大個兒打倒的時光。又見她把那個打手頭兒，跟手一脚踹翻之後，匆匆向院子外趕去，想是爲了趕救小汽泡的事。

眼面前這間大廳內，只賸了五個人，廳屋中央，睡着那兩個大粗個兒，在地上翻去覆來，痛的直嚷，直叫；也不知他們如何一下會傷的這般重——後來據紹華告訴我，他們傷勢，並不十分利害；僅是擒拿法裏的一手，踢的穴道，踢中之後，內臟必然十分抽痛，半邊身體發麻，好像我們無心碰麻了手肘拐上的麻筋一般，要是踢的時候，使的力量太大，也許致命，所以紹華僅是輕輕用足尖點了一下。屋角裏躺着的那一個，致傷所在，倒不腰下那一脚，却是頸喉上那一下抓揑，也是擒拿法中很利害的一下。只是那東西，雖有時轉動一下，手脚有時候一陣抽動，却不聽見他嚷叫。是個什麼緣故呢？後來知道他是一個啞子，拳脚很有功夫哩。除了地上三人之外，還有我和這老頭兒。

我想我的武功不行，不能幫紹華的忙，眼前只看守住這個糟老頭兒，好像太沒意思；何妨利用這點時間，同這老頭兒談談，也許找出一些道理來？

「老先生，您尊姓蕭？」我把紹華剛才坐的那把椅子，挪開幾尺，對他坐下，操着當地鄉談。

他光着眼珠子，對我轉了兩轉，顯出一副憎惡的態度，並不立刻答話。停了一會，哼了幾聲，忽然翻起眼睛來瞪着我。

「唸，我問你，你們這一起，究竟是那裏來的？……怎麼不怕國法？」

「那只怪你們做錯了事呀。」我把罪名硬戴在他頭上，可是心裏仍舊怕小汽泡的話，不十二分可靠。

「你說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你說說看啵。」他眼睛骨碌碌直轉。

「大概你幹的壞事太多，弄不淸楚了吧……別的我們也懶管，你們只不應該把上廬山赴會代表也弄了來？這是有關國事的犯法行爲，將來是個槍斃的罪啊。」我一面說，一面留心他的神色。他聽見『國事』，『槍斃』，這些話，面色也有些改變，可只是一霎兒，立刻仍舊回復那副狡詐的樣兒。從這一點上看，可知這老傢伙，是個『老奸巨滑』，作奸犯科的老手，確實應該裝到法網裏去。

「這是那裏的鬼話，一點揪兒都沒得，怎麼好瞎誣賴人？……」他仍舊狡賴，絲毫不變神色。

「這個你不用着急；眞憑實據早叫人給抓住了，回頭還有人來跟你說話。我們可是爲的另外一件咧。」我注視着他。

「什麼，另外一件什麼？」他從新裝作驚而訝的樣兒。

「另有幾個從下江到這裏來旅行的人……」我們直到此刻，還不知道匪徒抄查我們房間，哄騙紹華，究竟是什麼用意；因此想討討他的口氣。

「沒有沒有……！」他還不曾聽我說完這句話，早搖着頭不承認。

「沒有什麼？」我趕快抓住他的口風。

「我們……這裏……沒有什麼下江上江人。」他呑吐着，轉了一下眼珠，完成了這句話，好像很自得，以爲把我含混瞞過了。

「老先生……你這叫作『至死不悟啊！』」我冷笑着說。

「大淸老早，你不要血口噴人……！」

我想，這才叫老奸巨滑哪。本想再逗他幾句，但想着這種老世故，那裏肯鬆口說話，倒是白費精神，還不如休息一會罷。湊巧這時，院子裏起了一陣脚步，頭一個跨進來的乃是紹裘，後面跟着一個長條子身裁四十來歲的人，穿住青綢長衫，一步一拖，一張死了未埋，有氣無神的面孔，簡直就是皮包髑髏；兩隻長臂，躲在袖子裏，筆直直地吊着，再後却是小汽泡，走道兒還略有些顚蹶，氣憤憤地，嘴蹶得老高，滿臉的不願意。紹裘仍舊是那文質彬彬的神態，向滿屋子轉了一眼，笑着對我點點頭兒，又瞧了瞧我身旁的老頭兒，和地上躺着的幾個，小汽泡悶聲不響，找一位子先坐下了，怔怔地瞧着屋角地上，那個蹬了他一脚的打手。

「管先生請坐，」那長條子把藏在袖子裏的手臂，略抬了抬，有氣無力，對紹裘客氣了一句，自管自坐在我對面靠門邊一張椅子上，這才

瞧着我略點了點頭。

「坐坐，大家坐，」紹裘且不坐下，轉身瞧着門外院子裏。

我因坐在屋角裏，被兩扇格子門擋住，看不見外面。正要問紹裘「紹華那裏去了，」忽聽一陣急促脚步，又匆匆走進來兩個小夥子，一個臂下夾着一塊門板，一個拿着一根長竹棒，一串粗繩。

「一個個兒，」長條子指着屋角裏的打手，「把他們抬到後廂房去。」剛說完，見他又慢悠悠地抬身站了起來，也瞧着院子裏。

看這情形，我覺得沒有再看住老頭兒的必要，便也離坐，預備找紹裘說話。剛走了兩步，忽然瞥見院子外初昇的曙光下，人影幌動；一瞧，正是紹華牽着一個女子的手，向屋子裏走來。我心下十分奇怪，却又悶的慌；不知這十來分鐘裏，究竟起了什麼變化，一個很緊要的局面，忽然化成了一片寧靜和平。

「心佛兄，我跟您介紹……這是蕭小姐……余先生。」紹華進了廳內，仍舊拉着女子的手。

這位蕭小姐大約二十歲左右，蓄的童髮頭，圓圓一張面孔，眼睛圈紅着，像是剛哭過的；穿着一件綠綢短旗袍，倒是長的乾淨伶俐。我聽見這女子也姓蕭，想着必是那位老奸的什麼人——女兒或孫女。

女子對我一鞠躬，便對那兩個正在忙着結繩子的小夥子說：「你們先把太爺扶到房裏去；」又瞧着老頭兒說，「公公，你老人家去睡下休息罷，這裏有我就是了，你老人家……。」

老頭子這時忽然像扎了興奮針似的，陡地站起來，突出兩顆眼珠子，張牙舞爪地：

「有你什麼？……我睡什麼？……你小牙兒，剛出毛窩兒，……我的事要你管什麼？……我人在這裏，命是一條，看他們把老子怎麼樣，……還活吞了我不成？……」

「好了，好了，」蕭小姐鬆脫了紹華的手，走過去要攙扶老頭兒，「你老人家也累了，去睡一會兒罷！」

「不與你相干……你滾遠些……！我拿這條老命就算跟他們拚了！」老頭兒嚷着，一屁股又坐到椅子上，操起兩隻手來，把長着幾根鼠鬚的嘴，撅的高高地。

我一瞧，覺得這又是一個僵局，很替這位小姐為難。只見她回頭對我們笑了一笑說，「幾位請坐罷，」自己早走到老頭兒身旁，附着老頭兒的耳朵，唧噥了一兩句話。她邊說着，邊將老頭兒攙了起身。老頭兒不知怎的，忽然變得乖了起來，只對我們偷偷地掃射了一眼，便由他的孫女兒攙扶到裏屋去了。

（九）

我們擾了蕭家的一頓早點，告別的時候，還只七點多鐘。這裏因廬山脚下，雖在伏天，竟不大覺得熱。小汽泡主張岔小路走到十里舖乘車，他說比任何一條路近，順便還可看看「濂溪墓」，我們當然沒有什麼不贊成。幾個人走着，這才由紹華把蕭老虎家的事情，說明出來。並說我們今天，如若高興的話，還可看見一個「稀稀哈！」

我覺得天下之大，事情之多，變化之不測，竟沒有人能預料到一些。譬如我們今天到這裏來的目標，是要把那寶貝代表，由匪窟裏起出來，順便還要除掉一個坐地老虎。到了蕭家，雖說打了一大場，誰又料的到，所得到的竟是另外一種結局呢？

我們早晨四點鐘就從旅社動身了，這却有兩個原因，一方面聽小汽泡說，蕭家距離我們昨晚去的那個匪窩不到三四里，恐天亮之後，有老窠匪徒探到消息，事情就要發生變化，必得在日出之前趕到才妥當。第二件，紹華主張也像昨宵一樣，索性把匪窠剿了，再由××社的人去結束，算是包辦的意思，這是由於她過于好勝，才有這種主張。所以臨行的時候，由我打電話，約會××社林君六點鐘到那臨時的匪窩提人，順路到蕭老虎家來碰頭。這樣，萬一我們包辦不了，××社的人，正好趕來做我們的後援。

到了蕭家，一劇全武行動了手，紹華踹翻那個打手之後，跟手跑到院子裏，追逐那捉去了小汽泡的兩個打手，却不見人影兒。四下一瞧，

見大廳兩邊，各有一條窄走道，東邊牆上還有一道門。她想了想，似乎覺得剛才打的時候，那兩個匪徒拖了小汽泡，罵罵咧咧，好像是朝西邊去的，便也跑到西邊走道口。張了一張，見是一條夾道，兩邊都是牆壁，便拿了一個式子，向夾道內追去。跑完這條長夾道，見後面是一個菜畦，一片空曠，僅有幾顆樹，和牆角裏一個小披屋頂，不像藏人所在。

正屋的後身，一帶磚牆，雖有一個後門，却關得緊緊地，地上一點足印也看不出。走完正屋後身，見東邊是一色一樣的一條長狹走道，直通到前院子。一路留心，穿通了這條夾道，一些什麼的形跡也看不出來。

到了前院，紹華正在那裏打量那個東院牆上的小角門，瞥見紹裘恰在跨進院子，便一招手，自已也迎了上去，問可有人出去，紹裘搖搖頭，說影子也不曾見到一個。二人一商量，决定到角門裏去探探；還在邊說邊朝角門走去，忽然聽得呀的一聲，角門已自開了。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穿着一套白布學生裝，鑽了出來。孩子一見管氏兄妹，怔了一怔，便回身對門內招手，喊着「姐姐」。

「我趕上一步，」紹華說，「正碰見裏邊也走出一個女孩子，——正是那位蕭小姐。我見她臉上還有淚痕，怪可憐的，便問她是這屋裏什麼人。蕭小姐瞧我這一身行裝，不男不女，怔怔地看了一眼，便命她弟弟快去，又對我們一鞠躬，說『請兩位屋裏來坐。』

「她領着我到她房間裏——一半臥室，一半書房——先問了我們姓名，和幾句話，又叫人去把施先生放了出來，（在她那邊院子裏空屋內綁着。）才把她家裏的情形，很坦白地說了出來，請我們幫忙完成他的計劃；原來她家祖孫三代，有三種不同的信仰，做着三種不同的工作——她祖父，就是那個撅老頭子，玩着殺人不見血的勾當，她父親，那個長瘦個子，好大煙癮，專和一般不三不四的人來往，最近還認識了一個什麼野洋行的日商，替他們在暗中活動。

「她自己呢？在武漢大學念過書，還加入了青年政治團，同家裏决裂過幾次。本打算單身出走，却又不忍丟下母親和弟弟二人在家裏受罪，因她祖父和父親，都有小老婆；一家好比兩個敵國，嘔氣得很咧。最近她正同自己幾個同志，計劃着想要抓住她祖父和父親一些憑據，預備裏應外合，威協他們放棄這種生活。昨天的兩件事，她都得着了報告。

「她爲什麼要擄去那個代表呢？」我問。

「因爲那日商正是在這一類事上活動着。」

「這會議代表人物很複雜，難道沒有魚龍混珠的方法，何必繞這個大圈兒？」我又問。

『日本人小心眼兒，多疑，即或有其他的諜探，他們决不相信一方面的報告，……況且他自已拿了他們國家的津貼，還能不辦事？」

『他們把代表擄來……？』

她早接口說『昨天已經派人，拿了那代表一應文件，頂替去了咧——可是我們的報告，昨晚連夜也上去了，那東西這時候大概已經落了網了』……」

「這們說」，我插口問，「我們這兩天豈不是多餘忙了？……」

「那也不盡然，」紹裘好像按慰我似的。「沒有昨天的事，就不會有今天早晨的事；沒有今天早晨的事，那位蕭女士的家庭問題，也許一時竟不能解决，蕭……」

「蕭女士的家庭問題不能解决，社會上就多着這隻害蟲，國家也多着這個「爲虎作倀」的秘密機關，社會……國家……」紹華頑皮得像小孩子一樣，摹做他令兄那副文縐縐的口吻，一句一個點逗的說着；說到這裏，自已笑得說不下去了。

「後來呢？」我待她笑定之後問。

「後來她告訴我們，查抄的事，是他爸爸的經常工作，——敲詐而已——不過不幸遇見了我，把事情弄僵了。——以致弄成了一個吃虧的結果。要在旁人，他們至少可弄幾文咧。……

「今天早晨的事，却在她意料之外，一時無法着手，所以命她弟弟去請幾位同志來，預備調解調解，並且乘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好把她的祖父和父親按他們預定的計劃屈服下來。……我們費了一頓氣力，倒給她凑上了一個可利用的好機會。您可猜的出她在她祖父耳朶裏啣嚨了

五六一〇八六

兩句什麼？……後來我們吃早點的時候，她在我耳朶裏唧噥的，就是告訴我這話——她說我們都是南京派來的特務人員，特爲來抓他們的……」

我們沿路談着說着，由小汽泡指引，觀光了「濂溪夫子之墓。」不多幾步就要到十里鋪了，我忽然想起了那個寶貝代表，還沒聽見下落。便問管氏兄妹知道了沒有。

「這個，我也問過蕭小姐，她只笑着不肯說明出來」，紹華說，「只吞吞吐吐地叫我們向前途一打聽，也許就可見到『稀稀哈』兒。」

「什麼叫『稀稀哈？』」小汽泡問我。

「——不大看得到的希奇古怪——」我給他解說。

「心佛兄，」紹華走着忽然招呼我，「您還說白忙了兩天咧……瞧這一天一宿，您該要收集多少小說資料？」

「對哪，」我說，「可是，就您的意見，這小說應該怎麼寫法？」

「我看……」紹華眼睛瞧着地，想了一會，「我說應該拿蕭小姐作英雄；讓我陷在匪窩裏，讓她救我出來，跟我一路逃走……再不然，叫她晚上上我們那兒留鏢寄柬……海外奇談的穿插些什麼，我想這樣寫出來，怪合一般人口味兒的……再不就用俄國派的寫法，……弄點什麼超人思想哪，主義哪，人生觀哪，靈肉哪，解放哪……！」她說完還繃住臉，但一會兒早笑得吐不出氣來。

× × × ×

到了十里鋪車站，小汽泡死死拖住我們，一定要到他家吃午飯，下午到煙水亭去吃酒。紹華却要我打電話給林君，鬧着要看「稀稀哈。」紹裘主張先打電話，再到小汽泡府上相會，只吃一杯茶，然後回旅社去休息，答應下午準應約上煙水亭吃酒；事情就這們決定了。

在電話裏林君約我們立即上他那裏去，說那代表正在社裏休息着，去遲了「他」就要走了。

依舊是我們四個人，一部車子，不到二十分鐘就到了蓮花洞。林君依舊忙着辦公。鬧了一陣介紹煩文之後，林君把早晨的事，略略說明，告訴我們，收到我電話消息以後，如何正在佈置；如何緊接又奉到特務處知照，說頂替的代表，已經查獲，只須起出被綁的代表，其餘的事，因有別的關係，另有發放；如何在兩小時內，把諸事辦妥，那位代表，正在樓上休息，等等。我們聽了林君這個報告，知道所謂另有發放，必是蕭小姐的事，已經達到目的，十分替她歡喜。我又問林君，「稀稀哈」是怎麼一回事？林君聽了一楞，好像不解；想了一想，忽然大笑起來說，且等你們看了代表再講。說罷就吩咐一個下手，領我們上樓。我見他說的那們含糊，不好追問下去。不過看他說話神情，我們都明白，這個希奇古怪，必是與那位寶貨代表的事有什麼關係。

我們到了辦公處樓上，林君的下手推開了一間屋子門，自已閃在一旁。我們站在門外，向屋子裏一張，大家都一怔，小汽泡還莫明其妙，紹裘忠厚，止於是向裏面略略點頭就走開了，紹華先還怔怔的瞧着。突然好像眞的瞧見什麼怪物似的，握住嘴，往樓下直冲了去，大約是躲到那裏去笑了。

那屋子裏那裏有什麼代表？裏面坐着的，竟是昨天晚上，匪徒床上睡着的，那個又肥又壯，黑不溜湫的女人；仍舊穿着那套鄉下婦人衣服，又短又緊，綳在身上——原來她的那身漂亮西服，墨綠上裝，白嗶嘰褲，黑白的麂皮鞋，紗圍巾哪，什麼，都給匪人借用去了，一時不能取來咧。幸虧那付玳瑁圓茶鏡光度太深，不合實用，仍舊給了她，要不是他仍舊帶着那副茶色深度眼鏡，我們幾個人，誰也不想她就是那個寶貝代表。後來打聽出來，這傢伙也是個賴儱無聊的人妖，自幼女扮男裝慣了，可又喜歡專跟漂亮的女子起膩。這次，不知怎的，被她弄了一個代表名義，跑到這裏來。匪徒打聽她是南方來的孤鳥，與其他代表不相認識，這才下了她的手。

× × × ×

回到旅社，才十點鐘模樣，茶役送上一封電報，說是早晨賬房代收的。譯了出來一看，只有兩句話：

「滬寧兩地，營業甚盛。滬地如無發展，可速歸。尾上贅的是個「曉」字。

北寧站火車時刻表

35年6月1日改訂

由山海關至北平

車次	站名	山海關	秦皇島	北戴河	昌黎	古冶	唐山	胥各莊	蘆台	塘沽	新河	天津東站	天津總站	豐台	北平
7	特快	11.00	11.25 11.27	11.51 11.56	12.29 12.37	13.33 13.40	14.07 14.17	14.32 14.33	15.30 15.35	—	16.26 16.27	17.06 17.20	17.2 17.31	19.21 19.23	19.55
15	對號	15.40	16.0 16.07	16.31 16.34	—	18.12 18.17	18.44 18.54	—	—	—	---	21.20			
21	普快						7.30	7.45 7.46	8.38 8.46	—	9.56 9.58	10.42 10.56	11.05 11.0	13.30 13.34	14.10
23	普快	12.30	12.55 12.58	13.22 13.27	13.59 14.02	15.23 15.29	16.00 16.10	16.25 16.32	17.22 17.32	—	18.35 18.40	19.25			
41	普客									13.05	13.20 13.21	14.17 14.32	14.41 14.44	17.35 17.4	18.20
71	混合											6.45	6.55 7.09	10.5 11.04	11.50
43	普客	9.00	9.31 9.36	10.03 10.08	10.50 10.55	12.33 12.41	13.16 13.26	13.42 13.44	14.40 14.55	—	16.44 16.50	17.40 18.00	18.0 18.24	21.08 21.12	21.50
73	混合						9.25	9.57 10.44	12.23 13.25	—	15.50 17.18	18.48			

由北平至山海關

車次	站名	北平	豐台	天津總站	天津東站	新河	塘沽	蘆台	胥各莊	唐山	古冶	昌黎	北戴河	秦皇島	山海關
8	特快	10.30	11.00 11.01	12.35 12.55	13.04 13.15	13.55 13.56	—	14.49 14.54	15.35 15.36	15.51 16.01	16.2 16.30	17.41 17.45	18.14 18.18	18.4 18.44	19.10
16	對號				8.30	—	—	—	—	10.55 11.05	11.33 11.37	—	13.16 13.17	13.39 13.41	14.07
22	普快	14.25	14.58 15.00	17.19 17.22	17.31 17.46	18.31 18.38	—	19.42 19.55	20.43 20.44	21.00					
24	普快				10.45	11.29 11.34	—	12.38 12.40	13.36 13.46	14.03 14.13	14.44 14.50	16.13 16.16	17.05 17.10	17.33 17.39	18.05
42	普客	7.00	7.40 7.46	10.59 11.06	11.15 11.30	12.17 12.18	12.33								
44	普客	8.40	9.18 9.22	12.04 12.11	12.22 12.53	13.22 13.27	—	15.19 15.33	16.27 16.30	16.47 17.00	17.37 17.42	19.25 19.30	20.13 20.18	20.44 20.49	21.20
72	混合	17 10	18.25 18.29	21.43 21.5	22.00										
74	混合				15.0	16.40 17.10	—	20.37 20.57	22.37 22.53	23.20					

由天津至北平

13	11	3	1	對號	站名	對號	2	4	12	14
20.00	16.00	12.00	8.00	開	天津東站	到	10.30	14.30	18.30	22.30
20.09 20.10	16.09 16.10	12.09 12.10	8.09 8.10	到 開	天津總站	開 到	10.21 10.20	14.21 14.20	18.21 18.20	22.21 22.20
|	|	|	|	到 開	豐台	開 到	|	|	|	|
22.30	18.30	14.30	10.30	到	北平	開	8.00	12.00	16.00	20.00